



唐祝文周

四傑傳

程瞻廬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唐祝文周

四傑傳第八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回

煞壑難填盡情敲竹槓.....良宵易誤何處覓桃源

第九十一回

鴛夢未圓冷落唐才子.....鸚哥如意推舉女狀元

第九十二回

宴白亭祝枝山設計.....翰香堂華和園坐茶

第九十三回

平頭文契簽押六如.....捧腹文章清空一氣

第九十四回

紅粉兩行恍入女兒國.....金尊三獻歡飲壽星杯

第九十五回

李壽姑圖賴相思債.....華秋香羞進合歡樽

第九十六回

品玉簫同聆下雨歌.....媳銀燈戲贈權權與

第九十七回

辜姝麗女妙語解頤.....吉士佳人良宵匪夢

第九十八回

唐解元巧對一雙絡索.....祝希哲妄思三笑姻緣

第九十九回

一番秘策有意戲狂徒.....西字羅幃無心成佳兆

第一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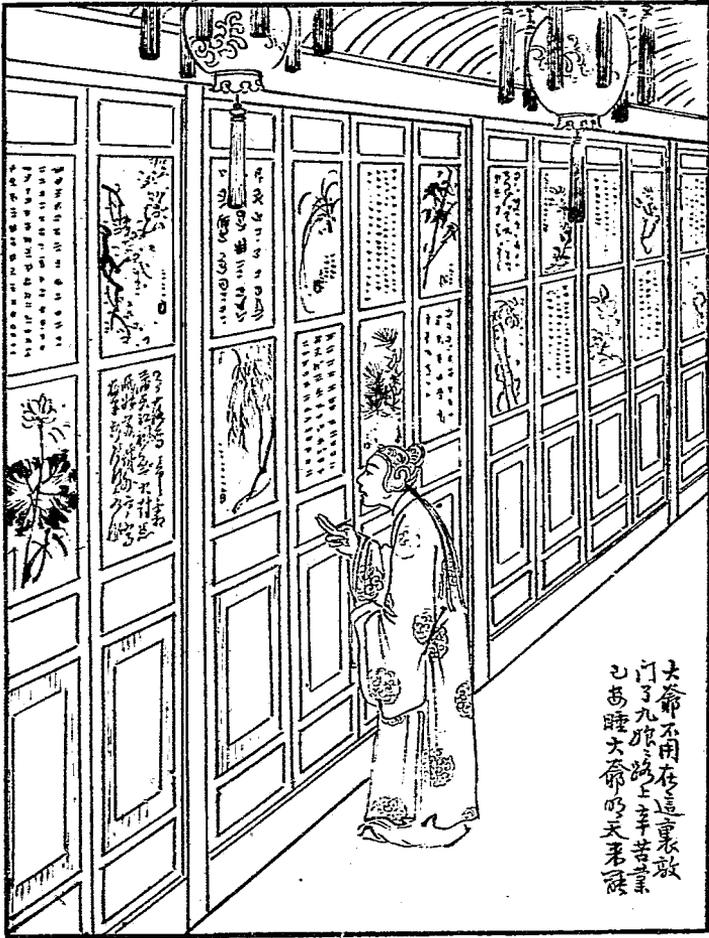
扮演假秋香逢揚作戲.....結束真才子對酒當歌

你要吩咐這位九
娘在我老親面
前也要笑這三笑



四傑傳 第九十四上 慈壑難填盡情敲竹槓

四傑傳 第九十回下 良宵易誤何處覓桃源



大爺不用在這裏取敢
門子九龍路上辛苦業
已安睡大爺明天弟錄

唐祝文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

第九十回

慾壑難填盡情敲竹槓

良宵易誤何處覓桃源



唐寅大笑道。老祝。你太無賴了。這幾莖蛇鬚。也要開單索賠。枝山道。你別看輕了。這七十五莖半的吟髭。旁的東西。都可論價索賠。惟有這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一膚一髮。卻是無價之寶。唐寅道。你是祝解元。不是周靈王。你要向我索賠。須得做了周靈王才行。枝山道。這是什麼緣故。唐寅道。你在損失單上寫着「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八個字。這幾莖蛇鬚。便不該向我索賠了。枝山要是拙荆一時失手。剝去了你的蛇皮。抓碎了你的蛇膚。那麼還可說是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只爲蛇皮蛇膚。確是父母的遺體。這幾莖蛇鬚。不是先天帶來。是後天生出的。假使你做了生而有髭的周靈王。我還承認你的蛇鬚。確是受之父母。我試問你。這幾莖蛇鬚。確是從母胎中帶出來的麼。枝山道。你別和我咬文

「嚼字是周靈王也好，不是周靈王也好。總而言之。這幾莖吟髭。斷送在尊闔之手。非得向你索賠不可。」唐寅道：「賠償也容易。拉一條黃狗。拔幾莖狗毛。狗毛抵償蛇鬚。那便五雀六燕。銖兩悉稱了。」枝山道：「小唐。你不願賠也好。我吃乾了這壺酒。便要謝擾回家。橫豎華老上門問罪。你自有應付之計。于我甚事。真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說時。連乾了幾杯酒。準備盡了壺。便即起身。唐寅道：「老祝別忙。我已準備着千兩紋銀。賠償你的損失。除卻家用物件八百多兩以外。尚有一百數十兩。作為賠償你的蛇鬚之用。這價值不算菲薄了。大概一莖蛇鬚。賠償二兩有餘。」枝山笑道：「瞧着朋友分上。我便賤賣了罷。但是還有一種要求。曾在東亭鎮舟中向你說過。今天便須實行。你可記得麼？」唐寅道：「什麼要求。我可不記得了。」枝山道：「你怎麼這般健忘。昨天授計與你的時候。我不是向你說的麼。事成以後。你要吩咐這位九姑娘。在我老祝面前。也要笑這三笑。和你說的笑三笑。留情一般。你已應允的了。今夜便請九姑娘出來。」

在這裏笑這三笑。唐寅聽了。覺得應允不是。拒絕也不是。這個那個。支吾了一會子。枝山頻頻催促。一定要摩挲老眼。試驗那三笑留情的美人。唐寅道。老祝休得逼人太甚。我已應允過了。決不抵賴。但是今夜不能。至少須過三朝。待有了日子。再來約你相見。枝山道。今夜相見不是一般的麼。唐寅道。今夜相見有二不可。我雖允許。還沒有得到我們九娘娘的允許。強他相見。未免不情。此一不可也。昨天所定的約。須在事成以後。才好教我們九娘娘笑這三笑。現在雖已成親。還沒有同衾同枕。而且華老跟蹤前來。夜長夢多。不免有種種阻折。全功還沒有告成。如何便可踐約。此二不可也。新娘見客。宜晝不宜夜。你的目光又短。在那燈光迷離之下。便是做盡眉眼。也不過俏眉眼做給瞎子看。此三不可也。老祝。你要他笑這三笑。不如換個日子罷。枝山拈着短髭道。你也說的有理。我便准許你過了三朝。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教這位嬌嬌滴滴新娘子。回着我一團茅草亂蓬蓬的祝大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也和我做一個

三笑留情。唐寅道：依你便是了。請問你到了來日。我們怎樣的應付華老。枝山道：且慢。假似你便在今夜。教那新娘子和我三笑留情。我的要求已遂。便可和你商量一個應付華老的計畫。現在你要展期三天。才肯實行。那們我的錦囊妙計。也是展期三天。再行告訴你罷。唐寅道：枝山。你又要爲難了。過了三天。這件事已鬧的糟了。如何可以展緩得。枝山道：那麼我還有一個要求。你的丹青。是名聞四海的。我們夫婦倆都要請你繪一幅肖像。你若應允。我便傳授你的秘計。唐寅道：要替祝大嫂描容。這是區區的拿手好戲。去年在相府曾替華太夫人繪過觀音大士。祝大嫂別號雲裏觀音。替觀音描容。定可勝任愉快。惟有替你祝大哥描容。那便把我難倒了。枝山道：同是一幅畫。你可替內人描容。難道不可替我老祝描容。唐寅道：若要替你老哥描容。須得向肉舖子裏。告借斧頭一用。枝山道：胡說。描容何須斧頭。唐寅道：借得斧頭。便把你的兩隻尊腳剝去。那麼描寫尊容。不致貽人笑柄。要是不然。誤把尊足也繪在裏面。這不是成

了。畫蛇添足了麼。說到這裏。博得賓主都是笑不可仰。笑聲未畢。唐興來稟告。馮家表少爺來了。唐寅喜道。原來良材表兄來了。連忙起身相迎。又令家人添着一幅杯箸。好教良材在一起兒飲酒。唐寅見過了良材。問了姑母大人的起居。便道。枝山也在裏面。請到那邊去把酒談心。於是三人對飲。唐寅和良材略敘契闊以後。便道。小弟今天匆匆返里。尙沒有到過姑母那邊請安。不知老表兄甚風吹得到此。馮良材指着枝山道。愚兄今天聽得枝山兄說起。知道你已接受了他的錦囊妙計。可以載豔還鄉了。愚兄大喜。待要到府來奉候。枝山兄却教愚兄別忙。且在傍晚時候。在杜頌堯太史那邊探聽。華鴻山可曾到來。要是華老已到了杜府。你便去拜訪他。借此可以探聽他的來意。連夜便到這裏來報告。唐寅道。華鴻山可在杜府。馮良材道。果然不出枝山兄之料。他今天果然跟蹤到來。便在杜太史那邊住宿。他見了愚兄。便央托愚兄來向你勸導。看你可肯向他老人家負荆請罪。說時。便把華鴻山央託的話。一一說了。唐寅

聽了。面上很有難色。馮良材道。華老在杜府守候消息。事不宜遲。總得想個應付之策。唐寅道。單是小弟去向華老負荆。明天不妨一行。好在有杜頌堯在旁。緩頰。料想華老總可相諒。若要小弟挈着新娘子。去向太夫人請罪。這是萬萬不能的。好容易夤夜脫逃。還我本來面目。要是到了東亭鎮。他們把新娘子扣住了。卻迫令小弟依舊伴讀書房。這便自投樊籠。永無脫身之日了。枝山笑道。小唐偷香竊玉。祝不如唐。設計行謀。唐不如祝。據我老祝看來。華老該向你賠財。你不該向華老賠罪。唐寅道。枝山錯了。我在相府中。雖然風流放誕。逢場作戲。但是捫心自問。畢竟對不住這位老人家。我向他賠罪是應該的。他怎會向我賠罪呢。枝山笑道。小唐。你沒有聽準字音。你向他賠罪。是罪過的罪。他向你賠財。是財帛的財。只消我祝某略施小技。管教他賠了佳人。又折財。唐寅大喜。便問計將安出。枝山道。這件事非得有三四人在旁幫忙不可。也是你的機會好。今天周文賓夫婦。以及他的如君素琴。特地到蘇州來上花墳。須有多天的。

勾留唐寅道。文賓到蘇好極了。明天一定請他過來。枝山道。非但周老二到來。嘉興沈達卿挈着他的如夫人芙蓉。也到蘇州來遊春了。你明天也可以請他到來。再加我和徵明。一共四人。他若不來問罪。便罷。他若到來。我們四個人去招待他。他是相國。我們是士人。明天準備着唇槍舌劍。演一齣「四士伴相」。非得教他大大的賠貼一副。齷齪不可。唐寅道。太夫人本有約言。過了幾天。要把我們九娘娘當着親朋。認爲義女。又須備着五千兩紋銀。置辦嫁禮。三千兩紋銀。作爲居家日用之費。當下便把那天秋香以退爲進。向着太夫人。曾有種種要求的話。述了一遍。枝山笑道。照這麼說。我的錦囊妙計。益發十拿九穩了。又向馮良材說道。你去回覆華老。只說見了唐寅。他已自悔自尤。很對不起你老人家。要他賠罪。他也辦得到的。不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他不肯到杜府來賠罪。防着傳布出去。作爲笑話。倘蒙你老人家親自光臨。他願設着筵席。替貴客洗塵。那時挈着秋香。向你老人家伏地請罪。聽憑你老人家怎樣發落。

這麼一說。華鴻山明天一定到來。只須他一進了大門。那麼入我彀中。便不怕他不把一副盛粧送將來也。又湊在唐寅耳朵上。把明天的計畫。如是這般的說了些大略。唐寅聽了。心花大放。於是一主二賓。開懷歡飲。飲到半酣。馮良材亟於要去覆命。唐寅也不強留。請他先吃了飯。用着轎兒。送他到城隍廟前。杜太史第去。臨走時。枝山再三叮囑良材。不要說起我在這裏。防着華老心存疑忌。不肯光臨。良材道。不須重言申明。我自理會得。良材去後。枝山貪杯。又是左一杯。右一杯的飲個不停。唐寅隔宿在舟中。一夜無眠。今夕何夕。正是千金一刻的春宵。掙扎着精神。準備和秋香勾銷這一筆相思帳。偏是老祝喝酒喝的起勁。不想動身。唐寅正要仰仗他的神機妙算。又不敢下逐客令。只得勉強奉陪。他的身子陪着老祝。他的一顆心。早飛越在秋香那邊。他知大姑娘已在堂樓上替秋香鋪設新房。而且他們八個人。對於這位新人。都是憐憫惜。親親熱熱。沒有一絲半毫的醋意。大娘娘尤其豪爽。他曾向唐寅說。你這半年來。飄

泊在外。和家中信息不通。難怪我們要怨你薄倖。自從見了這位九妹妹。我們的恨意全消。休說你見了他。不免神魂顛倒。便是我們八姊妹見了他。也有一種難繪難描的戀戀不捨。記得去年你受了我的奚落。便即口出大言。要覓一個頂兒尖兒的人物。成就那九級浮圖的最上一層。那時我笑你肆口誇張。斷不會在釵裙隊裏。選出一位高出我們之上的妙人兒。自從見了這位九妹妹。我們應了兩句成語。叫做「見夷光之貌。歸而自憎其容。」他真算得頂兒尖兒。他確是後來居上。可以當得九級浮圖最上的一級。這些話都是方才在園中談的。唐寅聽了。樂不可支。他準備今夜要上九級浮圖最上的一層。度此春宵。誰料老祝不識趣。乾了一壺酒。又添一壺。他喝酒不打緊。這陪客的主人。卻難以爲情了。在先。枝山和他講話。他還唯唯諾諾。隨口敷衍。後來由着老祝講他的話。他的一顆心。早在九級浮圖最高的一級上盤旋。他摩擦着鼻尖。自得其樂的描摹着未來的興趣。他想妙啊。昨夜在舟中。雖然相偎相傍。但是新娘

子躲躲閃閃。左一聲大爺穩重。右一聲大爺使不得。還加着這一葉扁舟。晃晃蕩蕩。防着舟子驚怪。只落得巫山咫尺。依舊天涯。現在你逃到那裏去呢。你說大爺穩重。大爺是不穩重的了。你說大爺使不得。我說這是周公之禮。有什麼使不得。一定使得。一定使得。唐寅正在忘形之際。卻不料事有湊巧。枝山正多喝了幾杯酒。笑說道。小唐。你若沒有我老祝。依舊在相府中充當低三下四之人。怎有一朵鮮花。入你懷抱。說到這裏。又涎着臉道。究竟這朵鮮花。怎樣的異香撲鼻。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鼻嗅。小唐。你肯給我嗅這一嗅麼。只怕你要說「朋友妻不可欺」。這是使不得的。唐寅卻沒有聽得上文。只是樂極忘形的說道。有什麼使不得呢。一定使得。一定使得。枝山聽了大喜。這真不愧是好朋友了。竟肯把新夫人給我嗅這一嗅。忙即摸着一團茅草。亂蓬蓬的髭鬚。迷花着兩隻色眼。笑說道。既是使得。來這一下子。「鼻之於臭也。有同嗜焉。」說時。唾沫亂濺。極態橫生。唐寅才怔了一怔。便道。枝山。你說什麼。枝山道。小唐。你

說什麼。唐寅道。我沒有說什麼啊。枝山道。你休抵賴。你已應許我了。這說道。有什麼使不得。一定使得。一定使得。唐寅笑道。老祝。你知道我的一定使得。使得的是什麼。枝山道。那便不須重言申明了。你的使得。便是我的使得。唐寅道。你的使得。又是什麼。枝山道。你又假作癡呆了。我以為使得。只怕你以為使不得。你既應允我有什麼使不得。那麼我既使得。你也使得。便是他說使不得。有你在旁堅說着。一定使得。一定使得。那麼使不得的也變成使得了。來來來。你喚他來。橫豎你說使得的。我便和他使得一下子。阿鬍子刺痛了嫩皮膚。他怨不得我。只好怨你連稱一定使得的。夫婿。唐寅才知道枝山不說着好話。便道。狗頭無禮。我不請你喝酒了。免得狗嘴裏不出象牙。於是便喚書僮替祝大爺上飯。幸而枝山說了幾句醉話。唐寅才好假作惱怒。不再添酒。枝山也覺得喝的夠了。草草吃了一碗飯。便即起身。走路時已走着經摺路。護龍街和桃花塢相距也有數里之遙。又是唐寅預備着轎兒。送他回去。臨走時。枝山又是再三要

求須得坐着那天坐過的這頂大娘娘新置的大轎才肯回去。唐寅唯唯答應。欺他是近視眼。又在夜間。又是多曷了幾杯酒。辨得出什麼新轎舊轎。便隨意雇了一頂轎。派着唐壽跟轎招呼。送他回去。不須細表。唐寅送客以後。覺得骨節輕鬆。這才是自家身體了一口氣。跪到八諧堂。以爲八美陪着秋香。一定在堂中談話。誰料八諧堂上闕其無人。又到堂樓下面。詢問婢女。據說九位娘娘一齊上樓安睡去了。唐寅道：你別弄錯了。八位娘娘自去安睡。這位九娘娘一定在新房裏坐候。決不會安睡的。那婢女道：恰才丫頭在樓上。眼見大娘娘親送九娘娘到新房中去。又怕他獨居冷靜。撥一名銀菊姐陪伴九娘娘。大娘娘去後。新房已閉上門了。又落了門。大爺要進房。須得早走一步。稍遲只怕新娘娘要入夢了。唐寅笑道：蠢丫頭懂得甚麼。新娘子怎會入夢。他一定悄悄銀燈。等候我上樓的。口中這麼說。早已舉步上樓。上樓也沒有好相。這十八級的轉。攆扶梯。恨不得一步便即跨上。比及到了樓上。這是前後五大開間的轉樓。九

房美婦。列屋而居。每人各佔一房。每房都分前後兩間。好在團團都是走廊。環繞着冰雪花樣的碧油欄干。向來前後樓的居中一間。作爲唐寅的休息之所。唐寅雖愛風流。但是好色不淫。懂得動靜相養的道理。動極思靜。靜極也思動。動的日子。當然挨着次序。進那八位姑娘的房。靜的日子。他便獨睡在居中的一間。好比現在的軍事家鏖戰已久。須得停止作戰。調在後方休養一般。大姑娘至四姑娘住在前樓。五姑娘至八姑娘住在後樓。遇着動而後能靜的日子。或者「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唐寅總住在這兩間靜室裏面。自從秋香到來。大姑娘便把後樓的居中的一間靜室。布置九姑娘的新房。因此前樓有靜室。後樓沒有靜室。後樓的靜室。變成新闢的運動場了。好在休戰的場所。得一已足。在事實上並無什麼妨礙。唐寅上了堂樓。從前樓轉到後樓。當然要向新闢的運動場進行。但是奇怪。經過的房間。都是閉得緊騰騰的。而且裏面又都寂靜無聲。轉念一想。他們都睡了也好。免得闖將進來。大鬧新屋。

辜負了合歡時刻。但是到了新房門外。果然雙扉緊閉。才知樓下婢女的稟報。並不撒謊。忙在房門上輕輕的彈指幾下。但是裏面不聞答應之聲。唐寅道。娘子開門。卑人來了。說了兩三遍。才有一名丫鬟名喚銀菊的。隔着門兒。輕喚一聲大爺。不用在這裏敲門了。九娘娘路上辛苦。業已安睡。大爺明天來罷。唐寅怒道。我在自己家中。你怎敢閉門不納。銀菊道。這是大娘娘吩咐的。大爺若要開門。須去通知大娘娘。再由大娘娘親來叩門。才可開放。這幾句話。便把唐寅嚇退了。他想既有命令。誰敢不依。看來今夜不能在塔頂上住宿。好在九級浮圖。都在堂樓上面。自來新不間舊。我還是去陪大娘娘罷。想到這裏。只得去敲陸昭容的門。他便轉到前樓。在陸昭容的房門上敲了三下。昭容道。是誰。唐寅道。是卑人。昭容道。我已安睡。恕不開門了。你到那邊去罷。所說那邊。是一句含糊語。不知指導唐寅到那一位的房中去。沒奈何。離卻這裏。挨着次序。去敲二姑娘的門。羅秀英道。是誰。唐寅道。是卑人。秀英道。我已睡了。對不起。那邊去罷。

說也奇怪。八位娘娘都是一般口吻。都是隔着房門道。我已睡了。對不起。那邊去罷。十叩闌門。九不開。唐寅明知又是大娘娘的惡作劇。他們既是同盟罷工。沒奈何只得自到那間靜室中去獨睡了。正是。

不會真個來圓夢。無可如何又獨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七十五莖半吟髭。索此重價。殆以吟髭與銀子其音皆諧之故耶。拔我吟髭。還我銀子。一團茅草亂蓬蓬。老祝直以銀庫視之矣。呵呵。

重演三笑留情。爲本書之曲罷餘音。此處預作伏筆。行文甚細。

替老祝描容。須向肉鋪子中借斧頭一用。咄咄怪事。不啻謝眺驚人之句。余讀至此。不欲遽觀下文。藉作啞謎猜之。搜索枯腸。竟不知謎底爲何。於是再觀下文。不禁拊掌曰。唐子畏匪夷所思。（其實是著者匪夷所思）

枝山語唐寅曰。偷香竊玉。祝不如唐。設計行謀。唐不如祝。寥寥一十六

字。實唐寅合傳中之絕好結論也。或謂此等合傳結論。是否取法龍門。余曰。否否。著者蓋取法於論語也。自來善作合傳之結論者。無逾孔二先生。試觀齊桓晉文合傳中之結論。僅僅一十四字。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本回之一十六字結論。實脫胎於此。「四士伴相之戲文。尙在下文。四士伴相之戲目。已於本回發表。老祝云。「他是相國。我們是士人。明天準備脣槍舌劍。演一齣四士伴相。」有此擴大宣傳。令人亟欲閱看下文。

四傑傳 第九十一回上 鴛鴦未圓冷落唐才子



九位娘不但梳洗完
畢且都下樓迎接
貴賓去了

四傑傳 第九十一回下 鸚哥如意推舉女狀元



若沒有這位女狀元陪坐在旁王秀英
杜月芳端的可算閨媛領袖了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一回 鴛夢未圓冷落唐才子 鸚哥如意推舉女狀元

十叩閨門九不開。所開的只有前樓居中的一間靜室。好在裏面也上了燈火。房分內外。外面陳設着書案畫桌。以便唐寅揮灑翰墨。描寫丹青。內房設着一張單人牀。以便他獨居休養。上面三字題額。卻是昭容手筆。叫做能靜樓。他畢竟是才女。在這題額上面。含有深意。大學上說的。「動而後能靜。」可見能靜二字。是動作後的一種休養。試想唐寅以一身周旋於八美之間。便是金剛不壞身。也不免告了消乏。幸而有了這位專權閨內的大娘娘。幸而有了這所後方休養的能靜樓。才能夠維持精神於不敝。只爲動靜之權。完全操之於大娘娘。宛比現代的大總統。講和媾戰。非經大總統發號施令不可。唐寅雖有動的工具。卻沒有動的主權。必須大娘娘體察情形。認爲可以動了。唐寅才敢待時。

而動。既動以後。大娘娘一定請大爺到能靜樓去休養。而且休養的日子可多可少。大娘娘自有全權處理此事。休養日子的久暫。當然以唐寅的精神爲前提。大娘娘的父親陸翰林。博學多能。兼通醫理。大娘娘得了家學淵源。對於望問聞切。色色精明。唐寅受了這種種拘束。妻房雖多。卻沒有色慾過度的弊病。這都是大娘娘一人之功。治家之道。通於治國。用兵之道。也須有個節制。要是仗着戰品的豐富。戰具的犀利。到處挑鋒。逢人討戰。戰勝了也要戰。戰敗了也要戰。唉。人身既無金剛不壞之身。國度也無金剛不壞之國。蘇東坡說的好。叫做「好色者必死。好戰者必亡。」可見貪歡人和浪戰者。都不能得着善果。陸昭容等八姊妹。彷彿是八國聯盟。雖不曾訂着非戰條約。卻都抱着節戰主義。現在添了一位九娘娘。國際聯盟之中。又添着一個簽字國。他們雖沒有經着簽字的手續。卻能履行着簽字的精神。只須盟主提議。全場通過以後。這議案宛比鐵鑄。任何人不得反對。方才唐寅陪着杖山飲酒的當兒。陸昭容在八

諧堂下和八位娘娘談話。大娘娘笑說道。恰才把大爺戲弄一番。並非愚姊故意的惡作劇。幹這不近人情的舉動。愚姊的意思。要教大爺的放誕風流。在今天告一段落。從此以後。不再萌發他的狂奴故態。要他悔悟。不得不給他受些驚恐。羅秀英道。大姊的一片好意。我們衆姊妹都是深知其細。虧得大姊有這一激。才激出大爺的良心話來。陸昭容道。虧得衆姊妹相見以誠。愚姊的一舉一動。大家都肯降心相從。但是仔細思量。我們的大爺。未免勞乏了。昨夜在船中通宵沒有安睡。今天到蘇。又飽受着虛驚。恰才聽得枝山報告。說什麼華太師將來問罪。不免又擔着心事。枝山又不識趣。強拉着大爺和他對飲。也不管人家身子疲乏。他這一席酒。不知要喝到何時才休。又笑向秋香說道。這惡客不去。未免辜負了新房中的千金一刻。秋香聽得大娘娘這幾句話。調笑之中。含有骨子。便道。大姊休得取笑。小妹的意思。但願枝山不去的好。大娘娘道。惡客不去。九妹不嫌寂寞麼。洞房花燭夜。這是人生難得的良宵。秋香忽的起立。

道。列位姊姊。小妹有個下情。趁着大爺沒有進來時。向衆報告。大姊說的洞房花燭夜。小妹以爲現在尙談不到此。一者大爺驚魂才定。須得請他休養精神。二者大爺在昨天忙了竟日。晚間扁舟旋里。一夜沒有合眼。大姊說他未免疲勞。確是疲勞之至。須得請他在安靜的地方。酣暢睡眠。不到日上三竿。休得起身。三者華相爺已到蘇州。來日大難。今夕何夕。並非苟且宴安的日子。與其貪圖着洞房花燭夜。還不如和枝山儘夜長談。想出一個對付相爺萬穩萬妥的方法。才是道理。陸昭容聽罷。不覺肅然起敬。連贊着九妹的見識。能見其大。我們八姊妹中。又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九妹。今夜我們各各上樓安睡。早閉房門。大爺的臥宿地方。已安置在能靜樓上。所有被褥等件。應有盡有。一律完備。乘着大爺沒有進來。我們早早上樓去罷。大娘娘首先發起。其他八位娘娘各各點頭。都簽了方寸間的諾約。這是桃花塢中九國條約。九位娘娘。都是委員。國一經協定以後。都要履行條約上的義務。既不能臨時悔約。退出他們的國。

聯。也不怕任何人的反對。希圖蹂躪這神聖不可侵犯的九國條約。唐寅上樓的當兒。分明要向秋香搗戰。自從飽受了九處的閉門羹。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長歎一聲。便在能靜樓上。繼續嘗那六個月來孤眠獨宿的况味。自古道。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他今夜卻住在羣雌粥粥的堂樓上面。教他如何不怨。他睡在牀上。咬着牙齦。輕輕的道一聲。妬婦。我認識你了。他雖沒有明言。妬婦是誰。然而不問可知。除却那發號施令的陸昭容。更無別個了。列位看官。我替婦女們說一句公道話。妬非婦人的惡德。卻是婦人的美德。做妻的有了妬意。男子便存了三分忌憚。縱有嬌妾美婢。也不敢肆意貪歡。做妻的出了一個妬的名聲。做丈夫的。卻因此可以愛惜精神。節省勞力。將來到了老年。也不至於彎腰曲背。動不動便做閻羅大王的點心。所以有一句老話。叫做「到老方知妬婦賢」。這是顛撲不破的閱歷之談。無論陸昭容並非懷着妬意。便算他是妬。也是有益於唐寅的。可惜唐寅在那春情衝動的時候。把好意當做了惡意。

分明大賢大德的娘子。竟輕輕加他一個妬婦的名聲。他道了一聲妬婦。慾念都消。睡魔便乘隙而入。無多時刻。竟栩栩然夢做蝴蝶去了。他博得這一聰美睡。也是受着妬婦之賜。要是不然。似他這般精神疲乏的人。還要在新關的運動場中賣力。幹一番劇烈運動。這便不是養生之道了。話休絮聒。且說能靜樓上的唐寅。夢騰春睡。直睡到紅日滿窗。方才睜眼。推枕而起。已回復了飽滿的精神。外面丫鬟聽得裏面有聲息。才來輕叩朱扉。接着遞臉水。送參湯。進朝點。唐寅問道。諸位娘娘都已起身了麼。丫鬟笑道。大爺可知道什麼時候了。量那日規恰是巳正光景。九位娘娘不但梳洗完畢。而且盥都下樓。去迎接貴賓了。唐寅猛吃一驚道。可是東亭鎮上的華相爺來了麼。丫鬟道。華相爺還沒有來。恰才馮府表少爺遣人來通信。說華相爺須得交了午刻。才能到來。唐寅道。華相爺既沒有來。九位娘娘去迎接什麼貴賓呢。那丫鬟道。好教大爺知曉。今天的貴賓。來了好幾起。都是女賓。不是男賓。唐寅忙問女賓是誰。那丫鬟道。周二

爺的大娘娘王秀英。二娘娘素琴。第一起到來。大娘娘是兵部千金。生的花容月貌。還加着珠圍翠繞。益發覺得富麗了。二娘娘是大娘娘的贈嫁丫鬟。面貌很秀美。只可惜裙下露出一雙鰻魚腳。有些美中不足。唐寅道：你懂得甚麼。西子王嬙都是大腳。只要面貌好。腳大些有什麼妨礙。還有第二起呢。那丫鬟道：第二起便是祝大娘娘和沈二娘娘。唐寅道：沈二娘娘是誰。那丫鬟道：聽說是嘉興沈大爺的二娘娘。相貌很好。人也是很和氣的。唐寅道：再有誰呢。那丫鬟道：第三起便是文二爺的家眷了。大娘娘杜月芳。二娘娘李壽姑。三娘娘柳兒。三位中間。自然是大娘娘生的最美。二娘娘也不弱。三娘娘是大娘娘的侍婢。人是很玲瓏的。眼睛裏也會說出話來。我們九位娘娘。都伴着他們在入諧堂上講話。單是這幾位娘娘。已是花蝴蝶的一般。看的人眼花撩亂。還有帶來的丫鬟。個個穿綢着緞。插花帶朵。說時指着指頭算道：周府的丫鬟八名。祝府的丫鬟三名。沈府的丫鬟二名。文府的丫鬟六名。還加着我們家中的姊妹。可以

排得丫鬢陣了。唐寅道：「你可知道。這許多女賓。爲什麼不先不後。都是今天到來。那丫鬢道：「只爲我們的九娘娘名望太大了。他們到來。一是賀喜。二是看看我們這位九娘娘怎樣的千嬌百媚。比衆不同。唐寅道：「他們見了九娘娘。可有什麼批評。那丫鬢道：「眼睛是人人都有的。見了我們九娘娘。個個稱讚不置。周府大娘娘王秀英。文府大娘娘杜月芳。尤其和我們九娘娘一見如故。彼此拉着九娘娘的一隻手。都說好像和我們九娘娘認識過的一般。唐寅道：「九娘娘怎麼說呢。那丫鬢道：「九娘娘說：「小妹和二位嫂嫂也像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一般。我們大娘娘在旁笑道：「看來你們三人彼此都有緣分。首次相逢。便似曾相識起來。周府大娘娘忽的提起一件事。卻使我們九娘娘謙讓不迭。唐寅驚問道：「提起的是什麼事。那丫鬢道：「提起的便是拜把子。他們三個人要想結爲異性姊妹。文府大娘娘聽了。也很願意。只有我們九娘娘卻謙讓起來。他說周家嫂嫂是兵部千金。文家嫂嫂是翰林愛女。都似天上神仙一般。小妹只是一

個泥中婢子。相去天遠地隔。二位嫂嫂這般說。豈不折煞了小妹。但是九娘娘越發是謙讓。兩位少夫人。越是要和九娘娘結爲異姓姊妹。他們都說。天上神仙。怎及你泥中婢子。你若不肯。便是瞧我們不起了。九娘娘情不可却。方才應允。聽說要揀了好日。在我們家中演一齣桃塢三結義呢。唐寅摩着鼻尖道。好一個桃塢三結義。這個名目。題的很好啊。是誰題的。那丫鬢道。大娘娘說的。你們既是一見如故。揀個好日。便在那邊演一齣桃塢三結義罷。唐寅點頭道。妙也。有了桃園三結義。便有桃塢三結義。桃園三結義。是英雄結義。桃塢三結義。是美人結義。丫鬢見他不癡不癩。只把鼻兒亂擦。笑說道。大爺不用擦鼻尖了。擦的皮膚都紅。成了一個赤鼻子。便不好看。唐寅道。休得胡說。我且問你。今天來的衆美人中間。那個最好。那丫鬢道。好是個個都好的。不過人怕人。比人怕貨。怕貨比貨。沈府的美蓉二姑娘。單獨看時。倒也不惡。一比便比掉了。他的面貌雖好。身段不佳。怎及文府的柳兒三姑娘。身材飄逸。走路時如驚鴻飛燕。一

般。但是面貌清瘦。怎及周府的素琴二娘娘。面龐圓滿。一笑兩個酒窩。只是裙下太不入時。生了西子王嬙的大腳。怎及祝大娘娘這般金蓮窄窄。走路很有大家風範。端的不愧是雲裏觀音。可惜年齡稍長。又加着新添官官。他的面貌不免憔悴一些。怎及文府的李壽姑二娘娘。年紀又輕。面貌又美。只可惜說話時略帶一分鼻音。自不及文府杜月芳大娘娘。他是翰林的愛女。才學又好。面貌又佳。難怪文二爺爲着他夢魂顛倒。非得要他做夫人不可。杜月芳大娘娘果然很好。但是和周府的王秀英大娘娘站在一起。王秀英大娘娘益發好了。但是怎樣的益發好了。教丫鬟也難以形容。只覺得杜月芳大娘娘考中探花。那王秀英大娘娘便得比他高上一級。考中榜眼。唐寅道。有了榜眼探花。還有狀元是誰。那丫鬟道。狀元是誰。便是我們的九娘娘。不瞞大爺說。杜月芳大娘娘單獨站着。杜月芳便是狀元。王秀英大娘娘單獨站着。王秀英便是狀元。惟有和我們九娘娘並站一起。那麼狀元屬於我們九娘娘他們兩位。只好一個

是榜眼。一個是探花了。唐寅聽到這裏。樂極忘形。竟把貓耳朵塞入老虎鼻孔裏去。這句話須容著者註解了。怎麼叫做貓耳朵塞入老虎鼻孔裏去。只爲唐寅一面和丫鬟講話。一面洗臉刷牙。吃參湯。進點心。今天所進的點心是一種麵製點心。形似貓耳。用着雞湯同煮。俗名喚做貓耳朵。唐寅且吃且聽他品評這女界三鼎甲。他說的金殿掄元。果然是當日扁舟追蹤的秋香。這一喜非同小可。一時自忘形骸。竟把送入口中的貓耳朵。送到鼻孔裏去。貓耳朵送入虎鼻。不但丫鬟好笑。唐寅自己也覺好笑起來。待到點膳完畢。丫鬟便替他理髮整冠。唐寅道。時候不早。要忙着去安排筵席。款待嘉賓。那丫鬟笑道。若待大爺去安排一切。扁擔粗的麵也被你弄糊塗了。大爺昨夜一瞌睡到這時候才想起身。你睡的正熟時。大姑娘已按部就班。一樁樁一般般替你安排好了。唐寅好生感激家有賢妻。做丈夫的便省却多少心力。卻把昨夜罵他是妬婦這一句話。在良心上自行取消了。正在說話時。卻聽得樓頭呼道。鸚哥姐。可是和夫

爺講話。大爺可曾舒齊麼。舒齊了。下樓陪客。鸚哥道。大爺正待要下樓了。銀菊妹子外面來的。誰人。銀菊道。嘉興沈大爺。杭州周二爺。本城文大爺。以及昨夜飲酒的祝大爺。都來了。唐寅便喚鸚哥收拾房間。自己卻整着衣巾。自去招待來賓。文祝周三人都是熟不拘禮。惟有沈達卿難得到來。須得殷勤晉接。才不失主人之禮。他打從備弄中經過八諧堂。略揭門帘。窺一窺裏面的女賓。銀菊跟着下樓來。悄悄的告訴主人。和九娘娘並坐的兩位美人。便是周文兩家的大娘娘。那穿銀紅鑲金衫的。便是周大娘娘。王秀英。那穿蔥綠蝴蝶衫的。便是文大娘娘。杜月芳。唐寅見了。暗暗稱妙。若沒有這位女狀元陪坐在旁邊。王秀英和杜月芳端的可以喚做閨媛領袖。仕女班頭。可見小周小文的豔福雖通。但是區區總比他們稍勝一籌。他又微揭門帘。向那邊窺這一窺。除却雲裏觀音。識面以外。其他不識面的美人。料想便是李壽姑和柳兒素琴蓉芙一輩。閨眷了。加着自己的九位娘子。和他們錯綜的坐着。真叫做桃腮和杏靨爭輝。玉

貌與雪姿比色。這座八諧堂。竟變做美人堂了。正待細細的賞鑒秀色。卻見唐興在備弄中叫喚道。大爺快到園中去。祝大爺沈大爺文二爺周二爺都在宴白亭中等候。大爺去談話。唐寅怎敢怠慢。便到園中去。和好友相會。這宴白亭是引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園的典故。爲着亭子四周。徧種桃花。這時候。又是上巳初過。春光未去。李白說的一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一恰恰的替他們寫照。唐寅到了園中。未見人面。先聞笑語。豔豔的桃花。開放正盛。這笑語聲音。都從桃花林中透出。唐寅闖入林中。連稱諸位光降。恕小弟不曾倒屣。沈文周二人都說不敢不敢。於是各各整衣上前。向唐寅連連拱手。口稱恭喜。恭喜。唐寅笑道。小弟也要向諸位恭喜。一賀達卿兄納寵之喜。二賀徵明兄箱中之喜。三賀文賓兄看燈之喜。文周二人聽得語中有因。都向老祝說道。你好你好。托你守祕密。你卻告訴了。小唐老祝笑道。說說何妨。風流佳話。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小唐是我們知己。不在隱瞞之例。文賓也向唐寅取笑道。子畏

兄。我有一個笑話在此。蘇州城中有三位書生。並坐談古。大家都是羨慕古代的忠臣義士。竭力的替古人捧場。第一個書生道。精忠報國。痛飲黃龍。我捧岳飛。又一個書生道。麻衣草詔。十族全誅。我捧本朝方孝孺。又一個書生。搜索枯腸。才想着晉朝血染帝衣的卞壺。但是他讀了別字。不把壺字讀作壺。教之壺。卻把壺字少看了一畫。誤認是個壺字。他道。小弟不捧別人。小弟只捧着便壺。(卞壺之誤)說罷。拍手大笑。沈達卿道。文賓兄太開頑笑了。不怕子畏兄臉上難堪。這叫做「王胖子投井。下不過去」。唐寅道。什麼便壺。不便壺。我不明白。文徵明道。這是老祝造的謠言。他向文賓兄說。昨天到東亭鎮上。眼見你捧着華老的夜壺。在河濱洗滌。文賓兄信以為真。才編個笑話。把你取笑。於是彼此一笑。分賓坐定。便商議對待華老的方法。枝山道。今天馮良材來看我。他說華老今天一定到來。但是華老曾向馮良材再三探聽。明日陪座。可有祝枝山在內。聽着華老的口氣。他似乎已知道我祝某的厲害。若有祝某在座。他一定

不敢到來。周文賓道：華老在少年時，和王本立齊名。一時有華龍王虎之稱。怎麼到了晚年，卻這般畏首畏尾，辜負了華龍的佳譽。唐賓道：這便叫做「惡龍難鬪地頭蛇」。啊。枝山道：「六月債，還得快。」你便要報那便壺之恥了。文賓道：馮良材怎樣回答華老。枝山道：小馮也是玲瓏剔透的人。他說：明日陪賓，不過沈達卿、周文賓、文徵明三人。祝某是不在其內的。華老聽了，方才慨然允諾。今天午刻，到這裏來赴宴，以便子畏向他負荆請罪。我又通知杜老，要是華老預備動身時，先遣僕人到來通個消息，以便我們有個準備。宴白亭中正在談論華老，忽的杜翰林府中的杜升前來通報消息，說太師爺已在整理衣冠，預備上轎出門了。正是。

掃徑最難佳客至，
迎門端賴主人賢。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能靜樓，命名甚雋。此非歇後語，乃歇前語也。古今來貪歡好色，喪

命於粉面夜叉之下者。何可勝數。推其故。皆由於不宿能靜樓耳。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色猶刀也。弗靜自戕。蘇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開口第一語。便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以疆場之戰。與牀第之戰相比。此非東坡謔詞。蓋其理實相通也。當今之世。民困於戰爭久矣。安得使操戈同室之人。一宿於能靜樓哉。噫。

游騎無歸之小說。最爲說苑通病。此書一矯其弊。有本領分寫十六美人。而不犯複。又有本領合寫十六美人。而不嫌煩。又有本領總校十六美人。而不涉私。至其用筆之靈敏。不落呆詮。則全在避去正面。而專用旁敲側擊文字。卽如此回。能靜樓春夢甫醒。而八諧堂上。已有此如火如荼之觀。又妙在出之於侍女口中。一一避免實寫。行文如是。筆墨化爲煙雲矣。

本書描寫唐祝文周之風流佳話。而祝文周三人事實。都以唐解元爲之線索。唐其主也。祝文周其賓也。八諧堂上之十六位美人。秋香其主也。其他十

五位美人其賓也。借賓形主則可。喧賓奪主則不可。今以鸚哥爲考官。對於衆美人一一加以評語。於是乎美之程度乃定。而秋香之爲本書中心人物。亦毫無疑義矣。

老祝這不是說笑話的當兒
尚使華老真個要我弄這
頑主意兒萬不能



四傑傳 第九十二回上 宴白亭祝枝山設計

四傑傳 第九十二回下 輪香堂華相國坐茶



老太師德望出魏
星山同春山北斗
情白謙讓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二回 宴白亭祝枝山設計 輪香堂華相國坐茶

杜升報告消息。說華太師已準備出門。將到這裏來赴宴。又說太師爺曾有宣言。名曰赴宴。實則來受唐大爺的負荆請罪。要是唐大爺不向他老人家叩頭乞恕。他老人家便要取出賣身文契。把唐大爺當做逃奴看待。捉回東亭鎮。用法板處治。我們老爺在旁苦苦相勸。請他老人家不須動怒。到了桃花塢。唐大爺自會向老人家道歉。太師爺又有宣言。到了這裏。不是尋常道歉便可了事。須得當着大庭廣衆。唐大爺依舊做那家奴打扮。頭上頂着家法板。膝行上前。聽憑太師爺處責。他老人家才肯大發慈悲。寬恕唐大爺的既往。勉勵唐大爺的將來。我們老爺派遣小人來預先通知。待到太師爺到來。須得順他的意旨。休把這事弄僵了。枝山道。知道了。你回便是了。杜升去後。唐解元的面。上大

有一種爲難的情形。頻搓雙掌。在那裏呆呆不語。枝山笑道。你呆什麼。快去更衣。頂着家法板。在我們面前演習一回。和禮部堂上演習儀注一般。唐寅道。老祝這不是說笑話的當兒。倘使華老真個要我弄這頑意兒。萬萬不能。枝山道。你不能。便怎樣。唐寅喃喃的套着孟子道。我視棄家室。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家。室。枝山道。好好。你便竊負而逃。你的背上。也負不得許多人。只好負着你所心愛的秋香。其他八位美人。作何辦法。還是教他們各逃生命呢。還是教他們擇其善者而從之。文徵明忙道。老祝留心着。跋扈將軍來了。枝山一怔道。誰是跋扈將軍。徵明道。跋扈者。拔鬚也。你這半邊鬚子。已經拔鬚將軍拔去。你若胡言亂語。只怕那一邊的鬚子。也要變做牛山濯濯。枝山瞪了一眼道。小文。你是老實人。今日裏也會「乾狗屎發鬆」。區區的半邊鬚子。但拔何妨。好在有了定價。也不過在損失單上。加上了一筆銀子。沈達卿道。不要說笑話了。華老行將到來。快快按着枝山兄的錦囊妙計。次第施

行。於是笑聲停止。準備着歡迎華老入門。當時議定步驟。沈達卿出門迎賓。文徵明周文賓二人陪着坐茶用點。大門洞洞開放。從門口直至大廳。兩傍站着許多羅帽直身的俊僕。這一輩俊僕。有的是唐府家奴。有的是臨時向親友人家雇用的。其名喚做拆管。都是齊齊整整的站班相候。另遣兩名伶俐僕人。便是徵明所帶的文祥。枝山所帶的祝僮。在遮堂門後聽取消息。一往一來的輪流報告。提及祝僮。須得附帶聲明幾句話。他到了杭州。便在三月初一日。和周府的丫鬟錦葵成婚。爲着周文賓挈帶家眷。要到蘇州來上花墳。所以祝僮結婚以後。便帶着錦葵一同赴蘇。唐伯虎在蘇州成就了三笑因緣。祝僮在杭州也成就了荷包因緣。今天祝僮夫婦。都在唐宅。祝僮奉着主人差遣。和文祥同在遮堂門後。打聽消息。錦葵跟着周府少夫人在內堂聽候使喚。好在唐府的大廳輪香堂。經着陸昭容大娘娘指派家奴。整理得富麗堂皇。真叫做昨日今朝大不同。昨天擺設的佛堂痕跡。完全收拾淨盡。黃紙匾額已扯去了。慈

光普照四個字。已不知去向了。只有輪香堂三字匾額。拭抹一新。寫的魯公筆法。落款的名字。便是守溪王鏊書。唐寅所題的西貝佛堂平頭詩。早已刮去。所有屏條字畫。重行張掛。而且張燈結綵。廳堂上所有的器具。都已煥然一新。堂中一席排設着三十二隻水晶盆子。都是高高的裝着水菓和細點。居中設着太師椅。鋪着紅緞椅靠。款待這位其尊無比的華鴻山華老太師。門前先派着迎候的人。非但對於華老待若神明。便是華老帶來的家丁。也有唐與唐壽做招待員。另在一處。備着八色茶盆。竭誠款待。無多時刻。華平華吉跟隨着華老的大轎。已從城隍廟前徑向桃花塢唐府而來。坐在轎中的華老。懷抱着一腔怒意。準備見了唐寅。大大的把他訓斥一頓。好在賣身文契隨帶在身。他若不願。見了這紙文契。也只有俯首受罵。做聲不得。比及將近唐府。卻聽得道旁的人。三三五五的議論。說今天唐解元府中接待貴賓。從昨夜到今日。忙個不停。大門洞開。僮僕們從門口直達大廳。兩旁站立有五十多人。華老聽了。已覺

奇怪爲什麼有如許的排場。誰知蘇州人說話無非「殺半價」。說有五十多人。實則不過二十多人罷了。那時華老的十成怒氣已消去了一成。以爲唐寅既然這般的款待老夫。那麼老夫對付他也須少留餘地。轎兒進了解元府第。樂工們奏動音樂。侍立的家丁們。個個垂手低頭。必恭必敬。專迎貴賓的沈達卿已恭候在轎廳上面。待到華老出轎。早已搶步上前。一拱到地。口稱晚生沈達卿。恭迎老太師。華老和沈達卿也曾會過數面。知道他是嘉郡名士。在江浙文壇中也是一位斲輪老手。連忙答禮不迭。口稱老夫來到這裏。深聽一個失蹤人消息。何勞足下出迎。逃……說到逃字。華老的意思。是要說逃奴何在。轉念一想。不要太過分罷。唐子畏雖然可惡。畢竟有些親戚關係。不好直呼他逃奴。想到這裏。便把逃字轉到唐字。好在逃字和唐字。只不過一聲之轉罷了。當下捋着鬚鬚問道。唐子畏何在。沈達卿笑道。敝友唐子畏冒犯虎威。端的罪在不赦。今天本待出迎。但是出迎以後。便褻瀆了老太師的尊嚴。華老道。這倒奇

怪。怎麼一經出迎。便會褻瀆了老夫。沈達卿道。敝友出迎以後。便是自居主人。卻把賓禮款待。老大師。這不是褻瀆了老大師的尊嚴麼。因此央求晚生代爲出接。待到少頃坐席以後。便請老大師朝南坐着。敝友用着很隆重的典禮。向老大師伏地請罪。華老聽得隆重典禮四個字。知道少頃唐寅出見。一定參酌着面縛銜璧的成規。負荆請罪的先例。頂着家法板膝行上前。他或者已承認了。想到這裏。又把十成怒氣消去了一成。那時沈達卿陪着華老。先在旁邊花廳上少坐。華平華吉兩書僮。自有唐興唐壽領着款待。送茶送點。格外殷勤。卻教平吉二人。心中不安。但願自己的主人。不要和這裏的主人爲難。才是道理。且說沈達卿陪着華老。略敘寒暄。伺候的僕役。獻茶的獻茶。獻湯的獻湯。先上了富貴湯。是棗脯和桂圓拼合而成。後獻的蓮貴湯。是蓮子和桂花拼合而成。沈達卿道。這是敝友的一些敬意。富貴湯。是祝頌老大師大富大貴。連貴湯。是希望兩位公子同步青雲。華老捋着長髯道。他倒還記得書房中的公子說時。

怒意又消去了一成。只爲提及兒子。便想到開通茅塞。唐寅確有指導之功。十
成怒氣。只剩了七成。便向沈達卿說道。足下既和子畏深交。子畏的一切行爲。
料想深知其細。從來名士風流。未嘗無人。不過似子畏這般風流放誕。未免太
過分了。沈達卿道。不但老太師責他放誕。便是晚生等見了子畏。也曾極言忠
告。不瞞老太師說。昨天子畏回來。外內交謫。備受窘迫。外則受謫於朋友。內則
受謫於室人。他一時自怨自艾。閉着門戶。懸梁自盡。幸而衆人覺察。破扉入內。
才把他解救下來。悠悠甦醒。今天敝友困憊已甚。頭目暈眩。日高三丈。兀自睡
在牀上。但是敝友說起。待到老太師坐席的時候。敝友無論如何。總得匍匐匍堂
前。向老太師泥首請罪。華老點頭道。子畏的爲人。又是可恨。又是可憐。但願他
從此懺悔了罷。做了念書人心術不正。便辜負了自己的錦繡文章。說這話時。
顏色漸霽。十成怒意。只剩六成。沈達卿又道。今天敝友邀了文衡山周文賓兩
解元。奉陪老太師在大廳上用茶點。華老道。這又何必呢。茶點已在這裏用過。

了。沈達卿道。今天老太師光降此間。敝友認爲無上的榮寵。現在只算暫作休憩。還沒有上堂坐茶。稍盡敝友的敬禮。老太師請在大廳上坐。文周兩解元候久了。華老憶及昨天要和衡山閑談。偏是他沒有工夫。陪着周解元踏青去了。今天文周兩解元同作陪賓。總算有幸之至。便即離座。由着沈達卿做引導員。引至大廳上面。階下樂工一齊奏樂。在那笙歌聲中。文徵明周文賓搶步上前。請華老在輪香堂上。堂皇高坐。華老奇怪起來。自己是來做賓客。又不是來做他的老子。那有廳堂上面。居中設席。自己面南而坐的道理。當下辭讓起來。不肯就坐。周文賓不比文徵明忠厚。他的心思。有時不在老祝之下。但看在杭州喬扮鄉姬。賺取老祝書扇。他的口才。便可想而知了。他見華老遜讓。便即語裏藏機。的說道。老太師德望巍巍。是此間的泰山北斗。倘不朝南而坐。教敝友唐子畏怎能心安。華老笑道。周孝廉太把老夫抬舉了。恭敬不如從命。只好有僭了。說罷。向南坐下。文周兩解元便在左右相陪。華老心中。十成怒意已消釋了。

一半。誰知周文賓的說話異常狡獪。他說泰山北斗。着眼在泰山二字。他既聲稱華老。是此間的泰山。分明說華老是唐寅的丈人峯。還加一句。偷不朝南而坐。教唐子畏怎能心安。表面上是恭維之言。實則這朝南二字。很不好聽。蘇州人有一句刻薄話。把「朝南烏龜」四字。當做岳丈的代名詞。華老吃了鹽堧。還沒有知曉。派在遮堂後面竊聽消息的祝僮。早已聽出其中的骨子。一溜烟跑到花園中。在唐祝面前詳細報告。枝山點了點頭。教他再去探聽。祝僮去後。枝山笑向唐寅說道。華老已承認做朝南烏龜了。停一會子。你去拜見你的丈人峯罷。拋下園中。再說輪香堂上高坐的華老太師。見他們款待的禮式。異常隆崇。僕人獻茶。都是趨步上前。手托着茶盤。在席前跪獻。然後由旁侍的家人。接取在手。分送賓主。三十二隻高脚水晶盆。滿滿的盛着時鮮果品。精巧乾點。文周二人把來一一敬客。華老道。文孝廉。那天光降敝廬。老夫很覺接待不周。當時匆匆便去。不肯稍作句留。聽說要往鎮江一帶遊玩。怎麼又不曾去。卻已

早返吳門。徵明沈吟了片晌。便道：「那天趨府參相。在吉甫堂上面聆教訓。非常榮幸。臨行時。又蒙老太師厚賜贖儀。更深感激。本待往遊金焦二山。只爲祝枝山臨時變計。憚於遠行。以致不克遠遊。折回蘇郡。華老笑道：「文孝廉啊。不是老夫倚老賣老。有幾句逆耳忠言。請你詳察。徵明欠身答道：「老太師肯施教訓。小子自當洗耳恭聽。華老道：「這位臨時變計的祝孝廉。端的詭計太多了。那天他在老夫家裏。信口胡言。那有一句真實的話。似這般的言而無信。大非端人正士所爲。老夫接談之下。便不願和他再見。聽說文孝廉和枝山很是莫逆。可知道：「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習與俱化。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是習與俱化。」枝山有毒蛇之稱。更比鮑魚可怖。文孝廉合該早與絕交。免受其累。老夫是一片好意。昨天曾經和令岳談起這件事。今天又向足下面進忠告。」「良藥苦口利於病。良言逆耳利於身。」足下切勿當做老生常談。才是道理。徵明諾諾連聲。不敢替老祝剖白。周文賓忽的連連念着：「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身。」點頭播腦。好像有什麼感想一般。華老道。周孝廉連聲念這兩句格言。敢是效法「子路終身誦之」麼。文賓道。晚生偶爾想起昨天枝山也曾道過這兩句格言。他說那天祝某見了老太師。也是一片好意。面進忠告。「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身。」可惜老太師不會俯納忠言。以致上了唐寅的大當。發生男女夤夜私逃的事。要是聽了祝某的忠告。便沒有這般事發生了。華老道。枝山那天在吉甯堂上。只是無中生有。架起空中樓閣。何曾有一句忠實之言。老夫素來謙恭下士。他有忠言。斷無不受之理。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之言。尙且可以採納。何況一榜解元乎。只是他沒有忠言相告罷了。文賓道。可惜枝山沒有在座。否則請他把所進的忠言。申說一遍。老太師聽了。便可豁然。華老笑道。周孝廉。你休相信他的言語。他怎有忠言告人。總是一片胡言。文賓道。老太師聽稟。不是晚生袒護着枝山。論到他的為人。確是很有熱心的。對於年高德劭的元老。尤其不敢放肆。一定開誠布公。說

幾句忠實的話。人家只道他存心欺詐。卻不知道他的欺詐。分明因人而施。遇着欺詐之徒。他便以欺詐待之。至於老太師這般盛德巍巍。名聞朝野。他非但不敢欺。而且不忍欺。他告訴晚生。說那天在吉甫堂上。確有幾句苦口忠言。只可惜老太師聽而不聞。以致辜負了枝山的一片好意。華老聽了半信半疑。便問文賓道。他端的道些什麼來。文賓道。那天晚生沒有和枝山同上華堂。他的說話。晚生但據傳聞。並未目擊情形。好在衡山兄和他同日參相。他說的什麼忠言。老太師只問衡山兄便是了。華老果然回轉頭來。笑問道。文孝廉。那天吉甫堂上。你也在座。枝山有沒有忠言相告。只怕沒有罷。徵明吞吞吐吐的說道。有是有的。但是小子受了老太師的教訓。枝山便有忠言。小子也疑他是作偽。所以不敢告稟。華老道。是真是偽。老夫自會知曉。文孝廉儘把他的忠言。申說一遍。徵明道。老太師聽稟。那天登堂謁相。一者問問老太師的起居。二者爲着子畏兄失蹤半載。曾有人祕密相告。說他在相府中充當書僮。此來也好物色。

子畏勸他早日回去。小子曾和枝山秘密商議。要是遇見子畏。是說破的好。是含糊的好。枝山道。這是兩難的事。說破呢。教子畏當場出醜。似乎對不住好友。含糊呢。好友分上對得住了。但是幫着子畏欺騙你這位盛德巍巍的老太師。未免於心不安。華老點頭道。這也慮得很。是後來可曾商定什麼方法。徵明道。後來枝山想定了一個計畫。他說寧負好友。莫欺賢相。老太師天上星辰。人間吉甫。我們後生小子。理宜開誠布公。說破相府中的華安。便是唐寅變相。好教老太師預爲之計。莫把他當做真個書僮。華老道。既這麼說。爲什麼不道破機關。徵明道。那天吉甫堂上。枝山見了子畏。曾經兩度點破機關。第一次枝山問了子畏的姓名。知道他改稱康宣。康和唐相似。宣和寅相似。枝山劈口便說很像很像。他分明在說。這不是康宣。是唐寅啊。唐寅和康宣很像很像。他以爲老太師聽了這蹊蹺的話。一定可以從康宣相像的字。悟出康宣便是唐寅。可惜老太師不曾注意及此。華老點頭道。那天老祝確有這句話。但是老夫素性爽

直。怎會猜這啞謎兒。他既要道破機關。何不直捷爽快的向老夫進言。爲什麼隱隱約約。弄這玄虛。徵明道。枝山爲着老夫。不曾注意及此。他第二次點破機關。便直捷爽快的向老夫進言了。那時子畏。站立在老夫背後。老夫師問及子畏。枝山便指着老夫師的背後說道。唐寅在這裏。說了兩遍。老夫師回頭兩次。可惜都被子畏躲去。依舊不曾看破機關。華老點頭道。枝山果然這般說。但是老夫爲着他胡言亂語。不說真話。因此疑他和老夫大開頑笑。他既然自稱直捷爽快。爲什麼老夫問他唐寅在那裏。他又說是扇面上落款的唐寅呢。徵明道。老夫師只管和枝山覲面談話。誰知站在老夫師背後的唐寅。向枝山扮着鬼臉。一會兒努起眼睛。一會兒捏着拳頭。枝山雖是短視。不過那般磨拳擦掌的情形。他也有些覺察。因此他才不敢直言。只說是扇面上落款的唐寅。把這事支吾過去。這是枝山不得已的苦衷。老夫師須得格外原宥。華老沈吟了片晌道。那麼老夫錯怪着枝山也。他既經兩番通知老夫。那麼這次上了

唐寅的營。老夫之咎。非枝山之罪也。正在談論時。忽的裏面傳出消息道。請太師爺到八諧堂上坐席。以便新郎新娘向太師爺謝罪。華老正待謙讓。文周兩解元卻已離座相陪。一定要請太師爺到八諧堂上去用午膳。華老覺得却之不恭。只得請文周兩解元引路。同到內堂赴宴。正是。

兩部管絃三月飲。一般裙屐六朝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陸昭容之徽號至多。母大蟲以外。又加以拔鬚將軍之榮稱。一牙牌書不盡矣。

三笑因緣以外。又有荷包因緣。一僮一婢。有附載之價值。

盛氣侵人之老太師。一上輪香堂。便即怒意潛消。我服文周二解元之口才。我尤服祝枝山之錦囊妙計。

華老視枝山如蛇蝎。作者偏有本領。使華老與枝山同席。吉甫堂上調笑之。

詞今日卻可作爲居功地步。妙妙。

枝山苟不與華老同席。則四士伴相劇中。便缺少一主角。又安有下文種種奇恢譎詭之觀乎。賴有衡山一席話。使華老厭惡枝山之心。渙然冰釋。然衡山之言。實出於枝山之指授。錦囊妙計。層出不窮。吾故曰。枝山斌媚煞人。華老一入八諧堂。而四士伴相之幕開矣。花團錦簇。悉在下文。此全部百回中之結晶品也。安得不亟索下回讀之。

他還有句不好聽
的話說你死枕臭
比着鮑魚還臭



四傑傳 第九十三回上 平頭文契簽押六如

四傑傳 第九十三回下 捧腹文章清室一氣

晚生斗胆先要動問大師
鬼子和婢女究竟誰認誰疏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三回

平頭文契簽押六如

捧腹文章清空一氣

運籌帷幄的祝枝山和沈達卿唐寅同坐在宴白亭中。一面探聽消息。一面靜待時機。唐寅道。老祝。須得你和華老會面以後。仗着你的滔滔雄辯。才好使華老返嗔作喜。不和區區爲難。枝山笑道。小唐。「火到豬頭爛。」何用性急。華鴻山對於我老祝。恨得牙痒痒的。要是遇見了我。便要拂袖而去。不交一語。那麼這件事便弄糟了。現在用着釜底抽薪之計。借重達卿徵明文賓三人。和他敷衍。解解他的火氣。達卿道。鴻山下轎的時候。滿面都是怒容。我把他迎了進來。說了幾句恭維的話。他的怒容已消釋了一半。看來這位老太師。卻是好好先生。依着枝山兄的錦囊行事。他一定入我彀中。枝山笑道。若不是好好先生。怎麼小唐會在他相府中。住了半載有餘。卻沒有認出這色鬼的本來面目。要是

我做了華鴻山。休說半年。便是半天也瞞不過我。立時把那假書。按倒在地。剝去褲兒。他想發我丫鬢的鬘。我便「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沈達卿搖手道。這不是取笑的時候。你看文祥。又來報信了。枝山道。這裏便是中軍帳。探子快快報來。文祥忍笑說道。華相爺正和我們二爺談話。談起你祝大爺。枝山道。談些什麼。料想沒有好話說出。文祥道。他說你大爺不是好人。他勸我們二爺不要和你往來。枝山道。爲什麼不要和我往來呢。文祥道。華相爺還喃喃的背着幾句詩。小人聽不明白。大約把你當做一種臭魚看待。但是魚的名目。小人有些模糊了。好像把你比做爆魚。不過小人想起爆魚。是用油爆的。不會臭的啊。恐怕不是罷。枝山道。你聽不明白。他說的「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文祥伸了伸舌頭道。祝大爺。你的耳朵真長。華相爺確是念這幾句詩。他還有一句不好聽的話。他說你的死蛇臭。比着鮑魚還臭。枝山道。放屁。文祥道。這是華相爺放的屁。和小人無干。枝山道。我不罪你。再去探聽。隨時來報告。

文祥去後。唐寅笑道。你要取笑我。卻被華老取笑了。枝山道。由他取笑。我自
報復之道。停了一會子。祝僮又來報告道。虧得文二爺竭力替大爺申辯。華相
爺不怪大爺。卻怪自己了。他說上了唐大爺的大當。咎在自己。不在你大爺。你
大爺本是很熱心的。曾經兩度點破機關。華相爺自己粗心。不曾留意及此。他
現在已自知懊悔了。枝山笑道。那麼老祝出場的機會不遠了。便令祝僮通知
內堂。快去請這位老太師在八諧堂上赴宴。又向沈唐二人說道。我們也須按
着錦囊行事了。按下運籌帷幄的祝枝山。且說文周兩解元陪着華鴻山直入
內堂。其時八諧堂上。已鋪設得金碧輝煌。居中設着一桌山珍海味的豐盛筵
席。定的位次。華老南面而坐。兩旁四人恭陪。所有椅靠桌幃。都是大紅縐紗洒
金大枝牡丹。很有富貴堂皇的氣象。恰才聚會的唐家九美。文家三美。周家二
美。以及祝家一美。沈家一美。一共一十六位美人。都暫避在丹桂軒中。這丹桂
軒便是第一回書中唐解元。和文祝周三人飲酒行令的所在。丹桂軒便是八

諧堂前進的旁落房屋。距離是不遠的。按下慢題。且說華老到了內堂。由陪賓的請他上坐。他坐在居中。上首坐的是沈達卿。下首坐的是文徵明。周文賓。每首坐兩人。上首却空着一張坐位。沈達卿道。老太師原諒。今天恭陪鈞座。本定着祝沈文周四人。只爲老太師對於枝山稍有芥蒂。因此他恐怕老太師見了不歡。預先避席。陪座之中。少了一人。實在不恭之至。華老笑道。便是祝孝廉一同飲酒。這又何妨。老夫聽了文孝廉的話。所有芥蒂。完全消釋了。徵明道。既是老太師海量寬容。枝山便不須避面了。聽說他怕着老太師譴責。今天到了這裏。只是躲在園中。不敢出面。華老笑道。出面何妨。誰與他計較往事。文賓道。老太師既然不咎既往。我們不如遣人去請他入席。於是吩咐家人到花園中去請祝大爺入席。無多時刻。祝枝山早已進了八諧堂。向着華老深深一揖。謝了那天餽贈川資。方才入座。家僮們兩旁敬酒。不須細表。酒過三巡。枝山假作驚訝道。老太師當朝柱石。如何下顧吳門。倒要請教。華老道。老夫此來。爲着尋覓

唐寅枝山拈着短髭道。老太師要覓唐寅。爲什麼近處不覓。先到遠處來呢。那天唐寅便站在老太師後面。晚生幾回指點。老太師卻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華老道已往的事。現在不必說了。那裏知今日的逃奴。便是昔年的才子。唉。一作逃奴。便失卻了才子的聲價。祝孝廉老夫爲這分上。很替你們吳中才子可惜。枝山道。恰才聽得子畏說起。去年賣身作奴。不過遊戲三昧。並沒有什麼真憑實據。華老怫然道。祝孝廉休得聽那逃奴的妄言。賣身投靠。須立文契。文契現在。怎說沒有憑據。枝山道。子畏又曾向晚生說起。他雖然做了低三下四的人。卻抱着一種光明磊落的態度。進門的時候。便把來意說明。出門的時候。又把姓名說破。中間還有題的小詞。做的對仗。他又處處把自己的來意說明。不知老太師可曾處處理會。華老道。他臨走時的題壁詩。平頭寫着「六如去也」。這是有。不過發現在他既逃以後。要是他早題了這首平頭詩。老夫便可以看破機關。不容他這般猖狂無禮。至於他在題詞中表明來意。是在去年描寫

觀音時題的一首平頭西江月。嵌着「我爲秋香屈居僮僕」八個字。不過題畫時。老夫不在家中。這幅圖畫。也在唐寅出走以後。方才看見。要是早見了這首平頭西江月。老夫便算糊塗。畢竟也會看破機關。可惜發現得太遲了。枝山道。聽得子畏說起。每逢老太師出了上聯。他對的下聯。總把他的來意說明。可是有的。華老聽了。很有些不好意思。只爲「賞風賞月賞秋香」七字。明明是唐寅道破心事。可笑自己被瞞過。翻被二郎一言道破。他想到這裏。便沈吟了片晌。枝山又催促道。老太師這對仗。可是有的。華老是注重不欺工夫的。對於濂洛關閩四道學家的學說。都下一番深切的研究。便道。祝孝廉說也笑話。這是八月中秋所出的對仗。他把「賞風賞月賞秋香」七個字。對那老夫的上聯。「思國思民思社稷」。其時老夫卻被他瞞過。二小兒索性愚魯。倒被他猜破機關。惜乎老夫固執己見。以爲秋香二字。並不指着上房婢子。反而斥責二郎道。他是徒讀死書。枝山道。子畏表明來意。不僅在中秋夜的對仗中間。微

露端倪。據他向我說。八月十三日。他進了相府。老太師便出對句。試試他的才情。其時相府中來了貴賓。老太師偶然觸機。便出了一個上聯。叫做「太多多情。快意人來千里外。」可是有的。華老點頭道。確有其事。又向徵明說道。這一天便是令岳到來。徵明道。子畏兄對的什麼對句。怎樣的自己表明着來。意。華老道。對句是很工的。說時又搔了搔霜鬢。便道。老夫畢竟年邁了。這個對仗。三天前曾經想着。怎麼便在口邊。一時又想不起來。祝孝廉。他可曾說起是怎樣對的。枝山道。他對的「姮娥有約。」以下的句子。老太師記得麼。華老道。你提起這四個字。老夫便想着了。他對的是「姮娥有約。訪秋香滿一輪中。」其時正近中秋。他對的是應時對仗。並沒有表明來意啊。枝山道。老太師試誦一遍。便可以知道他的用意了。華老道。他對的上四下七。上句是「姮娥有約。」下句是「訪秋香滿一輪中。」他只說些中秋典故。何曾表明來意。枝山大笑道。老太師高才博學。怎麼把子畏的對仗讀了破句。這句奚落語。又激怒了華老。

連卽正色說道。祝孝廉休得胡言。老夫早登甲第。久掌文衡。便是周誥殷盤。也不能把老夫難倒。何況這淺近對仗。不是上四下七的讀法。怎樣讀法。枝山道。老太師你讀作上四下七。唐寅的來意。容易瞞過。你讀作上七下四。唐寅的志願。便可瞭如指掌了。老太師如不相信。且照着上七下四重讀一遍。華老道重讀何妨。上句七字。便是「姮娥有約訪秋香」。沈達卿和文周兩解元聽了。也都大笑起來。都說這七個字。便是子畏的供狀。他的用意。早已如見肺肝。枝山道。老太師讀了這七個字。感想如何。華老攢眉道。老夫上了唐寅的當了。當時讀作訪秋香滿一輪中。訪秋兩字略停。香字和滿字相連。因此他藏着婢女的名字。老夫可以被他騙過。枝山道。這便是老太師一時失察了。華老聽了失察二字。好生難受。便道。祝孝廉且慢相譏。老夫忠厚待人。怎識人心險惡。「君子可欺以其方」。他便把這對句來嘗試。其實呢。上七下四的讀法。也叫做一時強辯。上句「姮娥有約訪秋香」七字。便算成立。下句「滿一輪中」四字。如

何解法。欠佳啊。欠佳。不通啊。不通。枝山笑道。老太師。這四個字也有用意。子畏志在娶了秋香。在那輪香堂上。圓滿姻緣。老太師方才坐茶的地方。便是子畏的輪香堂。輪香二字。便運用「香滿一輪中」的典故。華老搖頭道。老夫又不是神仙。怎會知曉唐寅七曲八繞的心思。况且他家中的大廳。喚做輪香堂。直到今日才見。老夫又不會未卜先知。枝山道。子畏又向晚生說起。不但對仗上面表明來意。便是他親寫的一紙賣身文契。也曾表明來意。這不是他的賣身文契。這是他的志願書啊。老太師如不相信。儘可遣發貴管家到相府中去檢出這張文契。子畏的志願不難一目了然。華老笑道。不須遣發家奴。這紙文契便在老夫身邊。文契的格式。雖有未合。但是寫的明明白白。爲着家况清貧。鬻身作奴。這便是唐寅的來意。並沒有其他的志願啊。枝山道。老太師既把文契帶在身邊。便請一觀。究屬真相如何。不難水落石出。華老便在袍袖摸出這紙文契。傳給衆人觀看。確是唐寅親筆。除卻年月日和署名以外。分着四行。繕寫

每行二十二字。

我康宣今年一十八歲。姑蘇人氏。身家清白。素無過犯。只爲家况清貧。鬻身華相府中。充當書僮。身價銀五十兩。自秋節起。暫存帳房。俟三年後支取。從此承值書房。每日焚香掃地。洗硯磨墨等事。聽憑使喚。從頭做起。立此契爲憑。

枝山大笑道。老法師。你怎麼「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子畏題的平頭詩。平頭西江月。都逃不過你老人家的法眼。惟有這紙平頭文契。卻沒有看出破綻。華老聽到平頭文契四個字。才注意到平頭四個字。卻是我爲秋香。不覺又羞又憤道。這小子戲弄老夫。今天決不和他干休。「君子可欺以其方」。看文契時。總是直行看起。誰知他在橫行裏面弄這蹊蹺。枝山道。老法師且慢責備小唐。他不但在平頭四字表明來意。而且他在最關緊要的地方。也曾把來

歷說明。只是老太師沒有留意罷了。華老道這又奇了。他在什麼所在。說明來歷。枝山道請問老太師。這紙文契的緊要所在。卻在何處。華老道緊要所在。便在署名。他署的是康宣二字。誰知他是唐寅化名。枝山道署名不算緊要。更有比着署名還得緊要。華老道那便是簽押了。枝山道子畏曾向晚生說起。署的名是康宣。簽的押卻是唐寅六如四字。不過寫得花了一些。老太師你曾注意麼。沈文周三人聽了。彼此細認簽押。確是一筆所出。狂草寫着唐寅六如四字。不過筆畫細如飛絲。須得子細觀看。才能認識。華老聽了不信。重把這紙文契細細觀看。不覺惱羞成怒道。可惡的小子。今天老夫到來。決不和他干休。說時把文契納入袖中。依舊藏好了。枝山道請問老太師怎樣的不和子畏干休。華老道他不該欺侮老夫。賣身投靠。而且老夫待他不薄。更不該騙了婢女。夤夜逃走。枝山大笑道。老太師善做反。這文章明明是老太師欺了子畏。子畏並沒有欺你老太師。明明是子畏待老太師不薄。怎說是老太師待子畏不薄。呵呵。

這真叫做「反裝着門印子」了。華老聽了，茫然不解，便要請道其詳。陪賓的四人見華老停杯不舉，急於解釋這疑問，都說晚生們各敬老大師一杯，再行解釋這疑問不遲。於是沈祝文周各各敬了華老一滿杯。華老飲乾以後，再向枝山討論方才的問題。枝山道：「老大師怪着子畏相欺，道他不該更姓換名。前來喫騙你老人家。華老捋着長髯道：「誠哉是言也。枝山道：「但是據子畏說，並沒有欺侮你老大師。所寫的一紙賣身文契，既已表明來意，收處「從頭做起。」他已點明從這平頭四個字上做起。他又把唐寅六如四字簽在契尾，算得光明磊落。一事無不可對人言。」你老大師把他收作家奴，填補華安的名字，羅帽直身，屈居皂隸。他又不曾接受你老人家的身價銀，所有賣身銀兩，完全存在相府中的帳房，不曾支取分毫，便是逢時逢節，你老人家賞給他的東西，他一一封裹完密，並沒有帶回家中論理呢。賣身為奴，須得受了身價銀，才好把他當做奴才看待。子畏不曾據受身價銀，卻肯低頭屈膝，受你老人家的呼來

喝去。請問老太師。這是你欺侮了子畏。還是子畏欺侮了你。華老默然片晌道。老夫早知道他是唐解元。決不會把他充當家奴。枝山道。老太師又來了。賣身以文契爲憑。文契以簽押爲憑。他既已簽着唐寅六如的花押。又平頭寫着「我爲秋香」四字。又在收句寫着「從頭做起」四字的字樣。老太師便該看出他是唐解元爲着秋香而來了。華老道。這算是老夫的疎忽。不過老夫雖把他充當書僮。卻沒有薄待了他。自從他進了大門。便把他另眼看待。王本立老夫子辭館以後。又把他拔升伴讀書僮。百般籠絡。惟恐不至。誰料那天足下光降以後。他便存了異心。種種詭計。層出不窮。騙得秋香到手。便即去如黃鶴。全不想六個月來。老夫怎樣的把他誇獎。把他賞拔。把他親如子姪。把他愛若天驕。唉。祝孝廉。天下無情之人。無有逾於此者。老夫待他不薄。他卻薄待老夫。怎說是反逼文章呢。枝山道。既蒙老太師下問。晚生自當申明一切。不過老太師又是停杯不飲。卻教晚生等不敢貪杯。華老道。好好。老夫且來浮個大白。當下

又乾了一杯酒。便道：「祝孝廉請道其詳。」枝山道：「晚生斗膽。先要動問老太師。兒子和婢女。究竟誰親誰疏。」華老道：「這有什麼懷疑呢。自然兒子親。婢女疎。」枝山道：「否否不然。祝某以爲老太師待婢女甚親。待令郎甚疎。」華老道：「祝孝廉熟讀國策。又套襲着『觸讟見趙威后』的語氣。來和老夫問難。但是老夫不是趙威后。秋香又不是燕后。兩個小兒也不是長安君。祝孝廉擬不於倫了。」枝山道：「老太師且聽晚生細道其詳。晚生爲什麼說老太師厚待婢女。薄待令郎呢。據子畏說起。自從老太師把他拔充伴讀以後。他便感恩知己。對於兩位令郎的文學。百般開導。百般誘掖。從前延請老夫子時。公子們讀書多年。進益甚少。一經子畏伴讀以後。公子們的文思。便卽滔滔不竭。和昔日大不相同。華老點頭道：「誠然誠然。唐寅之功。未可抹煞。他旣向足下道及小兒。他可曾說兒輩的文字怎樣的和昔日大不相同。」華老說到這一句。笑容可掬。原來父母有愛子之心。聽得人家稱讚他的兒子。當然笑容滿面了。沈文周三人都敬了一杯酒。枝

山慢慢的說道。據着子畏說起。公子們在六個月前所做的文字。恰是清空一氣。自經子畏指導以後。現在公子們的大作。也是清空一氣。華老笑說道。祝孝廉弄錯了。只怕兒輩現在的文字。或者清空一氣。昔日的文字決不會清空一氣。倘如祝孝廉說。六個月前是清空一氣。六個月後依舊是清空一氣。那麼兒輩的文字。進步何在。枝山道。同是清空一氣。卻分兩船解釋。六個月前的清空一氣。是文字荒謬的清空一氣。六個月後的清空一氣。是文字進步的清空一氣。六個月前的清空一氣。是在清早空肚的時候。讀了公子們的文字。不覺胸頭一氣。現在的清空一氣。便是筆筆清順。句句凌空。前後一氣。和昔日大不相同。說到這裏。博得在座的都笑。華老尤其快活。掀髯大笑不置。只這一笑。把胸頭剩餘的五分怒意。完全拋爲烏有了。正是

三杯權作掃愁帚。四座咸開含笑花。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寅所書之平頭文契。嵌寫我爲秋香四字。此已見於第六回。讀者已知之矣。至於契尾之從頭做起。語含雙關。以及簽押字樣。爲唐寅六如四字。則第六回中固未明言。直至本回方始水落石出。則一紙文契。非但瞞過鴻山。抑且瞞過讀者。文心狡獪。如是如是。

將衆美人位置於丹桂軒中。章法至妙。此書始於丹桂軒行令。亦終於丹桂軒行令。一部洋洋纒纒六十萬言。一百零一回（連同楔子在內）之說部。歸納於一酒令。其始也。「九秋香滿鏡臺前」一令。發生種種恢奇譎詭。沈浸釀郁之文章（見第一回）其終也。「蝶戀花」一令。完成花好月圓香溫玉潔之好夢（見九十八回）席間行令。足以鑿楛全書。在說部可謂別開生面。枝山代唐寅剖曰。確有理由。與強詞奪理者不同。余平心論之。半年伴讀。使一雙獸公子。俱成可造之才。唐寅無負於鴻山。罪於何有。華老之上門問罪。未免客氣用事。一經枝山開導。此老卽回心轉意。足見勇於服善。與剛愎自

用者不同。休休有容。相國器度。讀者幸毋以儇儻視之。
清空一氣。此課卷上習見之評語也。枝山却能推陳出新。用作別解。此老滑
稽。處處引人捧腹。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世界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特價二元零四分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每冊一元零四分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飽，新穎可喜，而筆調之精警，情文之斐麗，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先生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先生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穢之筆變化多出意外而事事皆在情理之中

徐卓呆先生說 看小說如吃菜現在市上的菜吃得噴噴淡出鳥來發實吃下去這碗醜菜却別有風味

徐枕亞先生說 為文深出淺入富陽秋於皮裏

張春帆先生說 絳乞之詞

趙茗狂先生說 我個人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這樣細膩的小說

施濟羣先生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徐恥痕先生說 此書於女子立身既多啓示於社會家庭學校各方面尤多諷刺能寫

鄭子褒先生說 凡女學生在校中之浪漫生活以及一切癡夢之情形形色無不描寫入微

◀埠大各省各▶

◀中路馬四海上▶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四傑傳 第九十四回上 紅粉兩行恍入女兒國



不知鬧的甚麼把戲

四傑傳 第九十四回下 金尊三獻歡飲壽星杯



爹在上女兒跪
香拜見爹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四回

紅粉兩行恍入女兒國

金尊三獻歡飲壽星杯

同是清空一氣的四字評語。半年以前的清空一氣。和半年以後的清空一氣。相去何啻霄壤。一經岐山解釋。喜的華老霽色頓開。喜的華老心花怒放。喜的華老口中爬出許多活蟹來。華老口中那裏有活蟹爬出。只不過疇哈疇哈的一片笑聲。疇哈二字和江南人說的活蟹相似。周文賓趁這機會。又來敬酒。口稱老太師持螯飲酒。何妨多用幾杯。華老笑道。周解元弄錯了。這是三春。不是九秋。飲酒則有之。持螯則未也。文賓道。活蟹便在老太師口頭。怎說沒有。華老又是幾聲活蟹。酒落歡腸。一飲而盡。論到華老素性方嚴。後生小子和他說。他便要板起面孔。連稱豈有此理。但是現在則不然。一者聽得人。兒子萬不料兩個蹠頭也有清空一氣的日子。二者酒到半酣。

謔詞。他也不會和人家認真起來。周文賓敬酒以後。達卿微呷。

一杯。都說恭賀兩位公子文運亨通。指日飛黃騰達。直上青雲華。

謬讚。又連乾了三杯。所有對於唐寅的憤怒。完全付諸九霄雲外了。停杯。又問枝山道。祝解元。你說老夫厚於待婢。薄於待子。還不曾申說明白。倒要請教。枝山道。老太師聽稟。晚生說老太師薄於待子。爲着愛其子必敬其師。子畏雖不是府上所延的西賓。但是半載以來。和令郎切磋琢磨。竟能脫胎換骨。造就到這般地步。他的功勞。竟和良師一般。老太師既有愛子之心。便該優待子。畏如孟嘗君之於馮煖。平原君之於毛遂。尊爲上客。不以家奴相待。所有賤役。完全豁除。老太師厚待子畏。便是厚待令郎。才不失卻「愛其子必敬其師」的道理。華老道。祝孝廉錯怪老夫了。自從唐寅伴讀以來。老夫早已把他特別相待。除卻伴讀以外。所有賤役。完全豁除。枝山大笑道。老太師。你竟老當益壯了。你的說話。竟似年輕人的口吻。華老聽了。又是茫然不解。枝山道。老太師有

所未知。蘇州人的俗老話。叫做「嘴上無毛。說話不牢。」今天在座諸人。沈文周三人都是嘴上無毛。他們的說話。偶爾脫節。這是不足爲奇。至於老太師長髯過腹。一言一語。自然都成信史。便是晚生年齡尙輕。卻已于思于思。晚生的話。也不敢憑空撒謊。華老捋着長髯道。難道老夫說謊了麼。枝山道。老太師啊。你說把小唐的賤役完全豁除。爲什麼那天晚生和衡山登堂參相。老太師卻喚小唐出來送茶呢。這一句話。堵住了華老的嘴。只好向枝山呆看。肚裏尋思。真叫做「一點水滴在油瓶裏。」平日不遣伴讀書。僮捧茶敬客。偏生那天要賣弄書僮的本領。難倒他們吳中名士。卻強迫書僮出外捧茶獻客。以致被老祝捉住了破綻。飽受奚落。做聲不得。枝山見華老這般窘迫模樣。便道。晚生妄談。老太師無須頂真。晚生也知道老太師喚令小唐送茶獻客。並非真個侮辱他。只是要教他賣弄才華。足見得相府家僮不輸吳中才子。華老笑道。老夫那天確有這般的用意。難得祝孝廉竟會體貼入微。枝山道。老太師雖然別有用。

意。但是小唐心中殊覺難堪。他在半年內用盡心思。使兩位公子的文學大有進步。老太師依舊不肯相諒。卻教他捧茶獻客。做那低三下四的行爲。薄待小唐。便是薄待了令郎。老太師以爲然否。華老沒話可說。只好點頭默認。周文賓接着說道。聽得老太師今天到來。要向子畏問罪。且要他頂着家法板。向老太師長跪待責。晚生以爲這是傳言之訛。未必是真。無論子畏沒有大罪。便是罪在不赦。也得看着兩位文郎的分上。網開一面。要是傳聞不誤。那麼子畏伴讀半年。老太師不以爲德。反以爲怨。今日裏定要使子畏下不過去。未免用着泰山壓卵之勢了。枝山暗暗好笑。道。阿二語中有骨。又是一個泰山嵌在裏面了。華老道。上門問罪。要他頂着家法板出見。老夫在先確有此意。現在聽了祝孝廉的種種譬解。早把問罪之心。付之煙銷雲散。唐解元伴讀半年。畢竟功大罪小。將功抵罪。尙有餘功。枝山道。老太師說他有罪。罪在那裏。華老道。他騙得秋香到手。連夜逃奔。在這分上。自有相當罪名。枝山笑道。老太師不是晚生阿其

所好。小唐確是有功無罪之人。他的功。老太師既已明白了。他的罪。卻無一椿成立。道他是賣身爲奴。背主私奔。他既沒有接受身價銀。他便不是老太師的家奴。既不是家奴。或留或去。他便可以自己作主。合則留。不合則去。何罪之有。道他是騙取婢女。居心不正。但是府上的秋香。是老太師夫婦賞給小唐做妻房的。又不是偷偷摸摸得來的。又不是大鬧元宵把美人攔腰搶去的。說到這裏。向文賓瞧了一眼。文賓暗暗的罵一聲狗頭無禮。但是華老毫不覺察。只靜聽着老祝的辯護。老祝又道。況且子畏臨行的時候。不曾攜帶金銀。他是來去分明的。來的時候。表明着來意。去的時候。留詩作別。自露真名。至於府上的秋香。雖然承蒙老夫人認作義女。但是還沒有舉行承認的禮數。依舊脫不了是個婢女身分。老太師爲着婢女的事。太覺小題大做了。氣吁吁的遠道而來。興這問罪之師。不是把婢女看的太重了麼。爲着婢女而要把公子們曾沾教益的伴讀先生。頂着家法板當衆出醜。不是厚於待婢而薄於待子麼。華老聽罷。

這一席話認爲義正詞嚴。無可辯駁。便道：「祝孝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老夫也認爲唐寅有功無過。從此以後。便不再把他當做書僮看待。儘可名正言順。教兒輩從他爲師。但不知這位解元公。可要把兒輩拒之於門牆之外。枝山道：「老太師既有此意。少頃見了子畏。自然容易商量。但有一層。公子既從小唐爲師。那麼見了秋香。作何稱呼。難道依舊把他當做婢子看待。華老笑道：「妻以夫貴。當然不能以婢子相待了。沈達卿接口道：「老太師既無問罪之心。那麼子畏不用疑懼。便可出來參相了。周文賓道：「子畏再不出見。不免慢客了。要被人家批評一句：『有眼不識泰山。』這便如何。枝山又向他瞟了一眼。暗暗好笑。又是一個泰山了。這時候。席面初上大菜。照例須得主人敬酒。忽的外面傳來消息。說道：「九娘娘準備在筵前跪獻三杯壽星酒。華老忙問道：「這是什麼道理。枝山道：「老太師不用盤問。見了自會知曉。晚生等須得避席片時。且待九娘娘獻過了壽星酒。再來奉陪。老太師說罷。沈祝文周四人。同時告退。華老也想

離席卻聽得外面奏動細樂。一對對樂工分班站立筵前。還有頭插金花的掌禮。也在兩旁站立。華老到了這時。欲走不得。只好高坐在上面。看他們作何辦法。他默念唐寅擁有八美。九娘娘便是秋香。筵前跪獻壽星杯。宛如兒輩跪獻孝順杯。但是見了秋香。老夫怎樣的呼喚他呢。老皇封雖曾認他作女。但是認女的禮節。還沒有實行。他雖強。總是一名婢女。他喚我一聲相爺。我便答他一聲秋香。也不好算輕待了他。華老滿腹狐疑的時候。外面一對對的丫鬟。打扮的花花綠綠。都在庭院中站立兩旁。一對一對。約莫總有十五六對。捱捱擠擠的站着。華老益發奇了。那天在東西鴛鴦廳上排的丫鬟陣。怎麼這裏八諧堂的庭院中。也排起一個丫鬟陣來。鴛鴦廳上的丫鬟陣。是專供那件讀書僮挑選妻房。八諧堂下的丫鬟陣。這是什麼用意呢。敢是唐寅和老夫比賽陣圖麼。敢是老夫教唐寅點中一名丫鬟。唐寅也教老夫點中一名丫鬟麼。唉。唐寅錯了。老夫是研究濂洛關閩之學的。對於女色上面。此心已如稿木死灰。

一般。豈似你們這輩自命風流的人物。見了美色。魂靈兒便飛往九霄。在這當兒。忽聽得樂工們又奏動細樂。在那奏樂聲中。外面娉娉婷婷走進一位盛粧的美人。華老以爲是秋香到了。比及走近。卻是個半老徐娘。值席的僮兒稟報華老。這是祝解元的祝大娘娘。那時祝大娘娘上了八諧堂。並不上前招呼。只在一旁站立。華老很替祝大娘娘可惜。好一個品貌端莊的婦人。卻在毒蛇窠裏生活。這也算得遇人不淑了。祝大娘娘上了八諧堂。樂工們不住奏樂。進來的盛粧少婦。益發多了。值席僮兒又是一一的屈膝稟報。這是嘉興的沈二娘娘。這是周二爺的大娘娘。二娘娘。這是文二爺的大娘娘。二娘娘。三娘娘。華老見了。好生疑訝。不信世間佳麗。都會聚於一堂。老夫年邁了。要是輕了三四十歲的年紀。見了這般的粉白黛綠。難保不目迷五色。心羨羣芳。但是現在讀了關閩濂洛諸道學家的語錄。收束此心。便可以漠然不動。華老雖然這般設想。但是被那釵光鬢影的眩耀。自己這顆心也有些搖搖不定。樂工們又是不絕。

的奏樂。唐家八美依次上堂。在那香風拂拂的中間。值席僮兒一一稟告道。進來的便是我們八位娘娘。這是陸昭容大娘娘。羅秀英二娘娘。九空三娘娘。謝天香四娘娘。馬鳳鳴五娘娘。李傳紅六娘娘。蔣月琴七娘娘。春桃八娘娘。這時候。八諧堂上一共站立着一十五位娘娘。沈祝文周等七位娘娘是賓。站在東邊。唐家八位娘娘是主。站在西邊。卻把坐在中央的華老。弄得方寸地恍恍惚惚。不知道鬧的是甚麼。一回把戲。自笑此身宛比到了女兒國中。除卻值席書僮樂工掌禮以外。竟尋不到一個男子。便問書僮道。諸位娘娘到來做甚。僮兒屈着一膝稟告道。啓稟相爺。只爲今天九娘娘親到筵前。向相爺跪獻三杯壽星酒。所以衆位娘娘都來觀禮。華老道。諸位娘娘對於這位新娘子。是否互相投契。僮兒又屈膝稟告道。好教相爺聽了歡喜。新入門的這位九娘娘。確和天上神仙一般。諸位娘娘沒有一位不是愛他敬他。尤其周文兩家的大娘娘。他們和九娘娘一見如故。便要拜爲義姊妹。周大娘娘是王兵部的千金王秀英。

文大娘娘是杜翰林的閨秀。杜月芳。華老點頭自念。秋香交着好運。一交跌到青雲裏來了。王兵部曾和我同站朝班。杜翰林是我的兒女親家。閱閱人家的女兒。都和秋香認姊妹了。秋香的身分便不低了。少頃出見。他喚我一聲相爺。我若回答他一聲秋香。未免太不客氣罷。但是除了喚他一聲秋香。喚他什麼是好呢。唉。這便難於應付了。華老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悠悠揚揚的細樂。奏了三遍。兩旁掌禮已高喝着奉請九娘娘上堂行獻酒禮。那時先有兩名婢女。捧着紅氍毹和紅拜墊。在筵前鋪設端正。掌禮的早在金漆盤內放着三個銀杯。滿滿的斟着琥珀也似的酒。但聽環佩丁冬聲中。又有兩名豔婢。捧着打扮和天仙一般的九娘娘。輕移蓮步。徐徐的走上華堂。掌禮的喝着跪見相爺。敬獻壽星杯。那扶新娘的丫鬢。把秋香扶到紅氍毹上。方才退下。華老已離了座位。偏立一邊。冷不防秋香到了紅氍毹上。口稱着爹爹在上。女兒秋香拜見爹爹。願爹爹福壽綿綿。說罷。盈盈的拜將下去。列位看官。華老做夢也想不到今

天會得在八諧堂上見起女兒來。他這女兒兩個字，是不曾預備在口頭的。他正苦着沒有一個相當的稱呼。卻被秋香乘其不備，下跪的時候，向着他三呼爹爹。華老不由自己做主，的道了一聲女兒罷了。這都是祝枝山的錦囊妙計。用着許多旁敲側擊的方法，直使那華老不曾預備的女兒兩個字，會得從牙縫中迸出。秋香聽得華老喚出女兒兩個字，益發把爹爹兩字叫得熱鬧起來。跪着說道：女兒身受爹爹媽媽撫育之恩，才有今天的日子。飲水思源，恩深義重。先向爹爹跪獻壽星酒三杯，補盡孝道。請爹爹不要推卻。請爹爹領受女孩兒的孝心。這爹爹的呼聲，出於秋姑娘鶯聲燕語之中，何等輕靈。何等圓熟。華老生了耳朵，卻沒有聽過女孩兒家這般親熱柔媚的喚他爹爹。向他喚爹爹的，只有一吃一刀的兩個頭。聽了不大悅耳。而且偶不注意，便把老生活做代名詞。相形之下，益見得秋香的可愛。便道：女兒請起。爲父的領受你的好意，便是了。說罷，親到秋香身邊，領受他的三杯壽星酒。都是一飲而盡。秋香道：多

謝爹爹賞臉。女孩兒還得拜這四拜。答謝大恩。請爹爹上坐了。爹爹不坐。女孩兒便長跪不起了。說也希奇。父女雖然是假的一經承認。卻也會發生着天性關係。華老怎樣捨得嬌滴滴的女孩兒長跪筵前。一時情不可却。便即高坐在太師椅中。兩旁插金花的掌禮。輪流喝禮。互說吉語。樂工們笙簧並奏。這一幕認女的喜劇。方才實現。比及秋香拜罷起立。東面的七位女賓。西面的八位姑娘。又依次的來到筵前。齊向老太師萬福。慌的華老離座答禮不迭。衆美人賀喜完畢。紛紛退出。卻剩這位九姑娘站立筵前。華老道。女兒不用相陪。且去休息休息罷。秋香道。告真爹爹。恰才是女兒拜見爹爹。行的是認父禮節。女壻還沒有出見岳父。女孩兒還得偕同女壻。在筵前雙拜你老人家。華老尙未答言。樂工們又奏起樂來了。掌禮的又喝起禮節來了。在那奏樂喝禮聲中。唐伯虎打扮的煥然一新。頭戴解元巾。身穿繡花海青。足登粉底皂靴。居移氣。養移體。竟和羅帽直身時候的華安。大不相同了。口稱岳父在上。小壻唐寅拜見。慌的

華老連喚賢壻少禮。夫婦倆同在紅氍毹上拜了四拜。說也可笑。華老意思中頂着家法板的逃奴。卻變成了射中孔雀屏的快壻。拜罷起立。彼此都不提前事。略道了幾句客套。樂工掌禮。以及排班的衆丫鬢。都簇擁着一雙新貴人。同到丹桂軒中去了。華老越想越覺好笑。獨坐在椅子上。又是笑出一串活蟹來。方才避席的沈達卿。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四人。都到筵前深深作揖。口稱晚生等恭賀老太師新添雛鳳。喜得乘龍。華老離座答揖。笑說着老夫夢想不到。會得在這裏認女認壻。說罷。一同入席。活蟹活蟹的笑個不休。祝枝山道。今天這一席筵宴。確是人生難逢的好機會。老太師失卻了一僮一婢。多了一壻一女。沈達卿道。恰才晚生向老太師稟告。子畏拜見老太師。須得用着隆重的禮節。便是預料有這一番壻女雙拜的佳話。周文賓道。恰才晚生曾經三上祝詞。先說老太師是此間的泰山北斗。又說子畏有眼不識泰山。又說老太師休得泰山壓卵。三呼泰山。含有深意。果然不出晚生所料。老太師便做子畏的泰山。

文徵明道。好教老太師知曉。今天一切的經過。都是枝山預定的計畫。他向晚生說。今天老太師進了八諧堂。一定可以相子畏認爲翁壻。華老笑向枝山道。這都是仗着祝孝廉的妙計。老夫才收得這麼一位好女婿。承情之至。說罷。又是幾聲活蟹活蟹。文賓笑道。老太師在這裏出上聯了。活蟹活蟹。可對毒蛇毒蛇。枝山看了文賓一眼道。小周。你休逞口。且留心着。華老今天很感激着枝山笑說道。人人都把祝孝廉比做毒蛇。其實不然。祝孝廉是成人之美。一些是不毒。枝山道。承蒙老太師謬贊。毒是不毒的了。不知究竟臭不臭呢。華老笑道。那裏會臭。祝孝廉說笑話了。枝山道。只怕比着鮑魚更臭咧。華老猛想到方才確有這句話。不知怎樣的會得傳入枝山耳中。當下付之一笑。不說甚麼。又飲了一巡酒。枝山忽的想起行酒令來。卻要老太師做令官。正是

天地有情容我醉。江山無語笑人愁。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八諧堂上之十六金釵。姍姍而至。不但華老眼花撩亂。卽余讀至是回。亦於行間字裏。聞環佩之聲。搥脂粉之氣。文字感人。一至於此。

女兒二字。華老固不曾預備出諸口中者。也不曾預備出諸口中。而莫或使之。若或使之一經盈盈下拜。女兒二字。遂卽躍躍而出。純由作者妙筆。爲之運動成熟。故女兒之呼。殊不嫌其突兀也。

夫所謂運動成熟者。何也。唐寅旣居賓師之位。妻以夫貴。不得再以賤婢目之一也。秋香跪獻壽星杯。分明與兒輩跪獻孝順杯無異。二也。衆美人與秋香異常投契。不以青衣而藐視之。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三也。兵部千金。翰林閨秀。均願與秋香通譜。聲價一高。脫胎換骨。四也。羣婢列隊。典禮崇隆。氍毹初上。身分自高。五也。有此五因。於是乎女兒二字。遂躍出於不知不覺間矣。名曰枝山設謀。實則作者畫策。良工心苦。於此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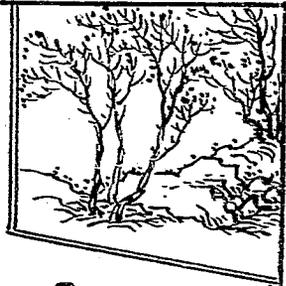
認女以後。當然認婿。水到渠成。絕不費力。周二公子三呼泰山。尤足使人絕

唐祝文周四傑傳 第九十四回

倒。

活蟹毒蛇相映成趣。卽席妙對。無踰於此。

好雖好只是把新
姑爺太嘲笑了防
他知道不和你干休



四傑傳 第九十五回上 李壽姑圖賴相思債



九妹不可違令悒
喝兩杯成雙酒

唐祝文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五回

李壽姑圖賴相思債

華秋香羞進合歡樽

枝山道。老太師。今天歡飲。該想一個佐酒的方法。晚生推舉老太師做令官。行一個酒令。何如。沈達卿。文徵明。周文賓。都表贊成。華老的興致。異常奮發。今天喜事重重。心花開放。衆人要他行令。他不推辭。約略想了一想。便道。有了。老夫定下的酒令。第一句是千字文。第二句是詞牌名。第三句是詩經。第四句是唐宋人詩。每人輪說一個。須得叶韻。說的對。依次飲一杯門面酒。說的不對。罰酒三杯。諸位都是大才。槃槃罰酒。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只不過大家各飲一杯罷了。衆人聽了。都說。惟令官之言是聽。請教了。華老捋着長髯。想了一想。他是做過宰相的人。出言吐語。總帶些貴官氣息。他道。

化被草木。感皇恩。于林之下。不須檀板與金樽。

沈達卿道。這酒令冠冕堂皇。不是林下鉅公。何能道其隻字。請老太師飲了門面杯。以便晚生接令。華老舉杯一飲而盡。沈達卿道。方才令愛千金向老太師敬上壽星杯。以代岡陵之祝。晚生也來恭頌幾句。便道。

福緣善慶。壽星明。以介眉壽。漢廷鳩杖。賜桓榮。

華老道。承蒙贊許。老夫也來陪你一杯。於是彼此飲了一杯酒。輪到枝山。便道。賀了壽星。便該賀新郎了。

弦歌酒讌。賀新郎。今夕何夕。春來多半爲花忙。

在座的聽了。笑聲大作。笑聲裏面。華老的活蟹。又爬出了一大串。沈達卿道。這「春來多半爲花忙」七字。確是子畏定評。一刻春宵。九美團聚。真個大忙而特忙了。文賓道。枝山的酒令。無一不解人頤。記得去年八月初十日。子畏在丹桂軒中宴客。枝山行的令。也是妙解人頤。他說。唐伯虎娶八美人。入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臺前。枝山道。祝某不是自誇。卻會未

卜先知。和本朝劉伯溫先生。按下的風水一般。酒令裏面。早知道子畏所娶的第九位美人。喚做秋香。所以引用的一句唐詩。叫做「九秋香滿鏡臺前」。文徵明道。聽得昭容大嫂。向內人月芳談起。子畏失蹤。和這句酒令很有關係。當時大嫂聽了這酒令。心中不以爲然。到了來日。便和子畏研究這「九秋香滿鏡臺前」一句詩。譏笑他有了八美。還思九美。子畏卻說兩句大話。叫做「全憑竊玉偷香手。去訪沉魚落雁容」。大嫂聽了。益發不悅。便要子畏去訪出一位沉魚落雁容的美人來。只爲閨房戲語。便成了事實。過了一天。子畏真個雇着一葉扁舟。去訪沈魚落雁容了。所以枝山的一句詩。確是九美團圓的佳讖。在座的聽了。個個稱奇。尤其是華老。奇啊。奇啊。喚個不止。枝山飲了門面杯。徵明接令道。方才的筵前認女。也好編入酒令。

毛施淑姿。好女兒。琴瑟在御。碧桃花下酒盈卮。

華老道。本地風光。確是好酒令。老夫也來賀你一杯。於是彼此又一飲而盡。周

文賓道。輪到我便要收令也。來向老壽星恭上幾句頌詞罷。

肆筵設席。醉春風。爲此春酒。催捧蟠桃獻木公。

這個酒令又值得衆人讚歎。華老道周孝廉承情謬贊。老夫也來陪你一杯酒。於是彼此又一飲而盡。酒令行了一周。大家都有幾分醉意。華老道老夫帶來的兩名家僮都到那裏去了。怎麼不來伺候。枝山道兩位貴管家也在茶廳上開懷歡飲。有本宅家僮陪着飲酒。老夫師放着他們快活一天罷。編書的趁着這當兒。且把茶廳上的一席酒補敘一下。免得詳於主人。略於家僮。惹人評論。我有了入主出奴的觀念。一枝羊毛筆脫不了階級思想。且說茶廳一席酒。華平華吉坐了上座。陪賓四人。便是文祥祝僮唐興唐壽。華平華吉和唐子畏會做了半年的同伴。子畏不忘其舊。所以今天預備的酒席也是上品佳餚。只不過比着八諧堂上的盛筵稍遜一籌了罷。華平華吉爲着主人含怒而來。防着他見了唐寅大起衝突。所以很替唐子畏捏一把汗。後來有人告訴他們說太

師爺已在八諧堂上認了女兒女婿。老人家怒意全無。笑容滿面。只是喊着活蟹活蟹。華平華吉方才放下胸頭一塊石。彼此開懷飲酒。又聽得八諧堂上的主賓都在行令。唐興唐壽便請平吉二僮也想一個酒令玩玩。華平說起元宵佳節。相府中僮兒聚會。那時這位新姑爺在相府中和我們做同事。大家推我行令。我便想出一個俗語令。我說的是「豁綽豁綽走過來。扒吼扒吼兩碗飯。」新姑爺接着說道。「哀足哀足挑糞擔。刮辣刮辣斷扁担。」引得我們哈哈大笑。今天諸位要行令。我想也來行一個俗語令。略爲變通一些。諸位看來。好不好呢。衆人不約而同的都道了一個好字。便請他舉一個例。華平道。第一句俗語。包含一個人。第二句俗語。嵌着頭腦兩字。第三句須有鄉下人弗識的字樣。第四句和第五句。都要押韻。我說的太師爺吃壽星杯。便有這麼的四句俗語。

識寶太師。壽頭壽腦。鄉下人弗識駝子。長輩（漲背諧音）說說笑笑。倚老賣老。

酒令開始。合座稱妙。輪着第二人。便是華吉了。華吉想了多時。便道。我來取笑這位舊同事的新姑爺罷。他先在丈人家中住了半年。他便是俗語說的貓脚女婿了。華平道。貓脚女婿便怎樣。華吉道。

貓脚女婿。滑頭滑腦。鄉下人弗識土地堂。上他當。油腔滑調。

齊全八套。

華平道。好雖好。只是太把新姑爺嘲笑了。防他知道了。不和你干休。華吉笑道。你把太師爺嘲笑。說他壽頭壽腦。要是老人家知曉了。不怕他動怒麼。華平道。太師爺正在活蟹活蟹的時候。怎會動怒。華吉笑道。新姑爺也在十分有趣的時候。益發不會動怒了。輪到文祥兄弟。快接令罷。文祥道。我便說這新人九娘。但是用什麼俗語稱呼他。有了。喚他一聲黃花閨女罷。

黃花閨女。拘頭拘腦。鄉下人弗識扒耳朵。小有趣。撮撮撩撩。眉花眼笑。

華平笑道。你怎知道他們小有趣。也許已經大有趣的了。文祥道。我想唐大爺不見得這般極形極狀。蘇州人做親是有規矩的。叫做一讓天。二讓地。三讓父母。直待第四夜才許大有趣。唐興笑道。也不定是第四夜。或者第三夜已經大有趣了。俗語說的好。「第一夜陌生。第二夜肉香。第三夜塘裏魚進浜。」衆人聽得這般說。又是一陣喧笑。第四輪到祝僮了。祝僮道。我來說一個呆大女壻。隨意說說。不一定指是誰。你們聽罷。

呆大女壻。 鬚頭鬚腦。 鄉下人弗識落帽風。 發癡（髮吹諧音） 強

凶霸道。 臀凸肚躑。

文祥道。祝僮兄弟。這個呆大女壻是誰。只怕就是你罷。唐興也幫着說道。一定是你。一定是你。你到杭州去就親。成就你的荷包。因緣。敢是強凶霸道。臀凸肚躑。做出一副鬚頭鬚腦的模樣。說得在座的拍手大笑。華平華吉不明白荷包。因緣四個字。唐興便把祝僮到了杭州。怎樣的猜中一條「想入非非」的燈。

謎怎樣的得到了一隻沒有排鬚的荷包。怎樣的把這荷包贈與錦葵丫鬢。怎樣的三月初一在杭州成親。今天才到蘇州。唐興把這事一一告訴了華平華吉二人。祝僮拍了唐興一下道。你原來不是個好人。我講給你聽時。你說替我守祕密。唐興笑道。這叫做荷包口收的住。人口收不住啊。輪到我接令了。你說呆大女婿。我便說黃毛丫頭。也是隨意說說。不指定是誰。你且聽者。

黃毛丫頭。輕頭乖腦。鄉下人弗識走馬燈。又來了。一擲一跳。

一顛一倒。

在座的聽了。都向祝僮好笑。祝僮道。由着他嚼蛆。和我無干。收令的輪着唐壽。便道。我說搖鐸（吳語音篤）道人。這是我胡謔的。在座的並沒有這個人。

搖鐸道人。賊頭狗腦。鄉下人弗識藕樸。老騷（稍諧音）七顛八

倒。廿五送灶。

六個人行令一周。酒已噶了不少。裏面丹桂軒中十六位娘娘坐了兩席。上席

七位是沈祝文。周四家闔眷。下席九位便是唐家九美。在座的才女居多。喜行令的要行令。喜猜拳的要猜拳。那時閑煞了這位唐解元。他便獻一個「羯鼓催花令」。要教衆美人不拘一格。各擅所長。他的酒令。須把左右兩席十六位美人聯絡一氣。每席推舉一位令官。輪到獻技。須聽令官的命令。左席的令官。是祝大娘娘。右席的令官。是唐大娘娘。唐寅自己作鼓吏。便在丹桂軒的回廊裏面。設着鼓吏席。旁邊安置着一面大鼓。兩個鼓槌。席上備着佳肴美酒。自斟自酌。擊鼓時。取槌擊鼓。停鼓時。舉杯飲酒。丫鬟們攀折兩枝碧桃花。送往左右二席。外面擊鼓。裏面傳花。鼓聲一停。花枝在誰的手中。便由誰應令。應的什麼令。須聽令官指揮。令官察看執花的有什麼技能。便可指揮他卽席獻技。善唱着。着令唱小曲一支。善說笑話者。着令說笑話一則。善做詩善猜謎者。着令他吟詩猜謎。總在不拘一格。各獻所長。要是違令。須得罰酒三杯。要是所行的令。和在座者發生關係。那關係人須得陪飲一杯。要是停鼓的時候。花枝恰恰傳

到令官手裏。那麼令官也得命令着自己。卽席自獻技能。唐寅獻了這個羯鼓催花令。好教十六位美人。都不感受寂寞。只爲十六位美人的文學和技能。彼此參差不齊。要是規定了一種酒令。有擅長的。也有不擅長的。擅長的固然與致飛揚。不擅長的未免意味索然。有了這羯鼓催花令。五花八門。兼容并包。一個酒令之中。又包括着許多酒令。所以衆美人聽了一致贊成。唐寅的鼓吏。也是唐大娘娘委任的。只爲丹桂軒中。今天宴請女賓。當時的男女嫌疑。辨別最嚴。當然不能教唐寅入席。但是教他一人向隅。未免寂寞寡歡。因此在軒外。另設一席。教他充當這鼓吏的職權。鼓吏須聽裏面令官的指揮。令官不着他起鼓。便不能擅自起鼓。當時丹桂軒中。互相謙讓。唐家九美。堅請左席祝大娘娘傳令起鼓。左席諸女賓。也是堅請唐大娘娘傳令起鼓。後來議定章程。賓席和主席輪流傳令起鼓。先賓後主。無庸推辭。那麼祝大娘娘無可推卻了。千難萬難。開令最難。幾次吞吞吐吐。要想喚一聲。唐家叔叔起鼓。古代的婦女何等面

嫩待要開令。又覺得沒有這般勇氣。隔了片晌。依舊不曾出口。那時侍席的婢女。手執着桃花。專候一聲令下。好把花枝交付與令官。其時左席第一位是祝大娘娘。捱次而下。沈二娘娘。文大娘娘。文二娘娘。文三娘娘。周大娘娘。周二娘娘。一共七人。飲酒的當兒。惟有文二娘娘李壽姑不大舉杯。每上佳肴。他也難得下箸。只揀着糖果中的梅子。吃了一個。又吃一個。周大娘娘道。文二嫂怎樣只吃青梅。祝大娘娘笑道。敢是有了身孕麼。李壽姑俯首不語。杜月芳卻豎着三個指頭。表示着二娘娘已有三個月身孕了。主席上的陸昭容道。賓席上可以傳令起鼓了。祝家姊妹做了令官。有發號施令之權。千萬不要客氣啊。祝大娘娘被逼的無可如何。只好道一句。唐家叔叔起鼓。軒外坐的唐寅。正靜聽着將令。只這一聲吩咐。便放下手頭的酒杯。取起鼓槌。蓬蓬的擊將起來。那時侍婢手中的花枝。已交付與令官祝大娘娘。右手接着。便傳給沈二娘娘。又傳給文大娘娘。又傳給文二娘娘。又傳給文三娘娘。柳兒外面的鼓聲戛然而止。花

枝卻在柳兒手裏。祝大娘娘知道柳兒的長技。會唱小調。便令他唱一支動人情緒的小曲。文三娘娘沒奈何。便將花枝交付與侍婢。俯着粉頸唱道。

小奴奴腹中起了一大塊。左推也不開。右推也不開。喚丫鬟替我請個大夫來。可是有了病。可是有了災。那大夫眉頭幾皺連聲喚。也不是病來也不是災。就是情人留下的相思債。

柳兒唱這支「相思債」的小曲。可算是惡作劇了。唱一句。卻偷眼看着並坐的李壽姑。唱的李壽姑面上火一般。熱看的李壽姑面上霞一般。紅。一曲唱畢。滿座笑聲。祝大娘娘道。同席的只有文家二嫂懷孕。要請文家二嫂滿飲一杯。但是李壽姑那裏肯飲。只說祝家大嫂。我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啊。柳兒笑道。二娘。這一筆相思債。你想抵賴。方才我家大娘已告訴了同席。你已是三個月身孕了。說時。滿斟着一杯酒。定要李壽姑一口飲盡。李壽姑側着頭兒。那裏肯飲。他定要抵賴這一筆文郎留下的相思債。祝大娘娘道。你不肯飲。便把酒杯沾

一沾脣。要是躲躲閃閃。潑去了杯中酒。怕不要沾染了衣服。李壽姑真個沒法。才把櫻脣碰了碰酒杯。柳兒放着酒杯笑道。那麼這筆想思債。二娘已承認了。李壽姑輕拍着柳兒的肩道。三娘。你不是個好人。你幫着大娘作弄我。畢竟你們都是一家人。說時。又引得衆人大笑。坐在軒外的鼓吏唐伯虎。自斟自酌。聽了軒中的鶯鶯燕燕。互相調笑。他怎不快活。但是又起了一種感想。暗思文衡山去年冬季結婚。已有夢熊之兆。自己娶了九美。至今嗣續尙虛。轉念一想。我大不知足了。既得隴。又望蜀。自己年齡尙輕。愁他做甚。列位看官。唐伯虎占盡了人間豔福。但是美中不足。將來並無子息。這不是編者咒詛他。翻讀六如居士全集。便知分曉。至於文二娘。腹中一筆想思債。將來呱呱出世。又是一位文學家與美術家。至於衡山的兒子是誰。這不在本書範圍以內。諸位但去翻檢明史文苑傳。自會知曉。按下閑話。且說賀席上傳過一回花。接着便該主席上傳令起鼓。這位唐大娘娘陸昭容。並不像祝大娘娘這般的吞吞吐吐。他很

乾脆的喚道。鼓吏聽者。快快擊起鼓來。唐寅怎敢怠慢。放下酒杯。又是蓬蓬的敲動羯鼓。主席上照樣傳花。主席上的坐次挨着順序。自大娘娘至九娘娘。圓着圓桌而坐。這時候的擊鼓。擊的長久。傳過一回花。鼓聲未停。周而復始。桃枝兒傳到二娘娘羅秀英。鼓聲止了。陸昭容道。二娘的填詞工夫。很是不弱。請你口占小令。須合眼前風景。羅秀英不敢違令。放下花枝。便道。大娘容想。思索了一會子。便道有了。我口占的小令。喚做蝶戀花。更琅琅的讀那詞句道。

有女堆雲髻。小立銀屏裏。妙齡取次問伊行。幾幾幾。綠似珠妍。碧同玉豔。
一般年紀。

念了半闕。已博得衆人欣賞。陸昭容道。這個妙人兒。除卻我們九妹。還有誰呢。秋香聽了。低着粉頸。只不做聲。羅秀英又念着下闕道。

粉臂紅粧膩。秀黛青絲細。昨宵曾否夢巫山。未未未。今夜香衾。月明人靜。
恐難逃避。

錦心繡口的羅秀英。卽席填詞。填成這香豔絕倫的蝶戀花。上闕已似調侃秋姑娘。念到下闕。句句卻指着秋姑娘。分明說他昨宵躲過檀郎。今夜無論如何。總躲不過了。秋香聽到這裏。羞的不可開交。在座諸人都讚美羅秀英的蝶戀花。可以移作秋姑娘的催粧詞。坐在軒外的唐伯虎。很佩服羅秀英的蝶戀花。但是又替秋姑娘擔驚。生怕陸昭容不肯放鬆他。果然不出唐寅所料。陸昭容便指派着秋姑娘。喝兩杯成雙酒。秋香道。這首詞和我沒相干。怎麼要我喝起酒來。陸昭容道。九妹不可違令。快快飲這兩杯成雙酒。你若限於酒量。便仿照東邊的文二嫂嫂。在脣上碰這兩下。便夠了。原來九美所坐的圓桌。秋香的左邊。正坐着大娘娘陸昭容。右邊正坐的八娘娘春桃。彼此都是斟了一杯酒。定要秋香沾脣。秋香卻把手帕遮着櫻脣。堅不肯飲。陸昭容道。鼓吏聽者。九妹不肯飲酒。你便代飲了罷。唐寅很鬆脆的應一聲得令。便卽揭帘而入。接着昭容春桃的酒。立在筵前。都是一飲而盡。口稱一聲謝令官的賞賜。放下酒杯。依舊

退到外面。那時兩邊席上的倩笑聲音。同時並作。笑了一會子。祝大娘娘向李壽姑說道。文二嫂。你卻吃虧了。李壽姑聽了。茫然不解。便道。大嫂。你道我吃什么虧。正是。

雙關語織千般錦。相印心通一點犀。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著數十萬言之小說。不難。難在脈絡貫通。前後呼應。吾見今之著長篇小說者。能放而不能收。能開花而不能結實。能作野戰而不能成節制之師。能橫生枝葉。而不能使千年樹木。葉落歸根。此等說部。完全採取「出門不認貨」之方式。照此做去。即千百萬言。亦可以剋日告成。況數十萬言乎。何也。無脈絡貫通之方。以精其結構也。無前後呼應之法。以清其眉目也。於是乎每一書成。則正集以外。必有續集。續集以外。必有三四集。以至無窮集。此非著作人之文潮獨富。有源源不絕之觀也。蓋既打破說部之常識。脈

絡可以不必貫通。前後可以不必呼應。則無論出至若干集。必無終止之日。汗牛可也。充棟可也。而欲全書之告一結束。不可也。非惟不可。且亦不能。彼既存出門不認貨之心。則下集云云。不必顧及上集可也。甚至下卷云云。不必顧及上卷可也。尤其甚者。下回云云。不必顧及上回可也。此例一開。凡是小說家。人人可以著作等身。此長篇之所以取厭於社會也。矯其弊者。端推是書。

著者曾語余曰。古人作一短文。凡所引證。至收處。恆有一總結。東韓昌黎之諱辨。引經引律。引史引掌故。引習慣。而入後則融合一處。務使全篇生動。其尤著者也。我撰唐祝文周全傳一百回。根據昌黎諱辨之筆法。務使百川同流。一爐共冶。納全書情節於最後數回中。處處加以左縈右拂。前呼後應之筆。一矯說界「出門不認貨」之弊。予其待之。余聞斯言。始以爲疑。及讀至本回。乃知著者之言。信而有徵。初非言大而夸者比也。借羯鼓催花一令。爲

全書之總結。凡本書之重要情節。悉於行令中點退。尤妙在不落呆詮。有純任自然之致。

這般妙技一時
燕岡名家陸
得入神



四傑傳 第九十六回上 品玉簫向聆下兩歌

四傑傳 第九十六回下 熄銀燈戲贈催粧曲

今夜裏你是躲不過的
我們也不許你躲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六回

品玉簫同聆下雨歌

熄銀燈戲贈催粧曲

祝大娘娘笑道。文二嫂。你看人家有代酒的人。你家的二爺卻不在這裏。你不是吃虧了麼。快快請二爺到來。在筵前替你飲酒。李壽姑笑道。大嫂。我一向算你是忠厚人。原來你也會捉弄人。我可知曉了。敢是祝大伯教授你的。在座的見主席已傳過一回花。便請祝大娘娘發令起鼓。文大娘娘道。大嫂。你做了令官。該喚鼓吏起鼓。不該喚唐家叔叔起鼓。祝大娘娘道。那麼請外面的鼓吏起鼓。唐寅又是蓬蓬的擊起鼓來。這一回的傳花。卻停止在周二娘娘素琴手裏。祝大娘娘知道周二娘娘熟於曲牌名。便請他連說八個曲牌名。須得叫韻。素琴想了一想。便道曲牌名是有了。只是祝大嫂須得喝兩杯酒。於是念道。

好姐姐。賽觀音。傍粧臺。玉樓春。懶畫眉。點絳脣。耍孩兒。稱人心。

祝大娘娘道。這酒令和我何干。卻要我飲酒。素琴道。怎說不飲酒。大嫂別號雲裏觀音。這便是好姐姐賽觀音。大嫂又新添了一位寶寶。這便是耍孩兒稱人心。該飲一杯。一共奉敬兩杯酒。祝大娘娘沒法推辭。只得飲了兩杯酒。但是執着酒壺。又滿滿的斟了一杯。回敬素琴。素琴道。這算什麼。祝大娘娘道。你也該飲一杯。你也是好姐姐賽觀音。偷把你的鞋襪去了。跌坐在蓮臺上面。不是和觀音菩薩一般無二麼。這句話一說。羞得這位周二娘娘素琴抬不起頭來。只爲十六位美人。倒有十五位都是纖纖蓮鈎。單是他的裙幅以下。卻藏着兩隻蓮船。教他怎麼不羞呢。他便吃虧在做了十六世紀的中國婦女。要是生在目今世界。他便可以大出風頭了。只怕十五位纖纖蓮鈎的落伍美人。都要羞的抬頭不起。惟有周二娘娘素琴。卻可以躡着摩登式跳舞鞋。在跳舞場中博那觀衆的熱烈歡迎。祝大娘娘見素琴低着头不肯飲酒。便道。周二嫂。你不飲酒。便是違令了。違令者須得罰酒三杯。素琴才不敢抗令。只得乾了這一杯酒。

賓席上的酒令方才過去。主席上的陸昭容又是第二次喚着鼓吏起鼓。唐寅播起鼓來。才打着兩下。便即停止。這是唐寅有意和大姑娘開玩笑。鼓起即停。好教陸昭容手中的花枝不及傳給別人。果然這花枝尙在昭容手中。鼓聲已停止了。衆人笑道。大姊發令的是你。接令的是你。昭容道。我沒有什麼擅長。我只會講講笑話。衆人都說。便是講個笑話也好。昭容道。這笑話不是我杜撰的。便是我們大爺的笑話。在座的諸位妹妹。除卻九妹。誰都知道的。那邊賓席上的祝大娘娘道。我們諸姊妹也不知曉。請你講的高聲一些。昭容道。記得去年正月裏。我們斜對門的王老太太七十壽辰。爲着鄰居之誼。我們大爺也去祝壽。那王老太太取出一幅泥金箋。定要大爺題首壽詩。大爺道。題詩不難。難在沒有資料。王老太太道。老身便是資料。還有老身的一子一女。今日裏都來祝壽。也是資料。大爺毫不思索。便提筆在泥金箋上平寫四句。

王老太太不是人。

令郎令媛不是人。

一男一女都做賊。

將來個個沒飯吃。

王老太太見了這四句詩。氣的手都顫了。臉都青了。扶着龍頭拐杖。顫巍巍的向大爺說道。唐解元。老身沒有開罪於你。爲什麼罵了老身。還要罵我的一子一女。大爺笑道。老太太。你休性急。爲着泥金箋上墨迹難乾。所以先寫上面的四句。還有下面的四句。待到墨迹乾了以後。再行書寫。成爲一首通俗的壽詩。管教只有頌揚。沒有咒罵。其時壽堂上許多賓朋。圍着觀看。個個皺着眉兒。以爲無論如何。總不能把咒罵的句子。變成頌揚口氣。待了一會子功夫。泥金箋上的墨迹。方才乾了。大爺才續寫着兩句。和上句一氣讀下。便成了一首祝壽的詩。

王老太太不是人。宛比靈山觀世音。

令郎令媛不是人。卻是善才龍女身。

一男一女都做賊。偷得蟠桃獻娘親。

將來個個沒飯吃。九轉靈丹囓圖吞。

王老太太得了這一首壽詩。立時回嗔作喜。十二分的感謝我們大爺。後來八月裏大爺失蹤。王老太太知道了。急的了不得。特地赴杭州燒香。祝我們大爺路上平安。這便是感謝這一首壽詩的緣故。衆人聽得陸昭容講完這趣事。都是笑聲不絕。秋姑娘且笑且想。去年大爺繪的雕鷗圖。也是先罵後頌。先寫上句。後寫下句。原來這是大爺弄慣的玩意兒。這是大爺的拿手好戲。昭容忽的向秋香說道。九妹。你須飲一杯酒。還有外面的鼓吏。也得陪你飲一杯酒。秋香道。大姊講笑話。怎麼又要小妹飲酒。昭容道。聽得大爺講起。去年描寫觀音大爺自繪做善才模樣。卻把你繪做龍女。這是和笑話有關係的。所以準備着兩杯酒。你和大爺各喝一杯。秋香沒有話說。乾了一杯龍女酒。唐寅也到筵前。領

受了一杯善才酒。春桃拍手笑道：「你們一個善才，一個龍女，却不要「一男一女都做賊」才是好啊。」這句話不打緊，惹得秋香暈起着臉上朱霞。唐寅笑道：「我以後不做戲游詩了，免得你們借我的拳頭撞我的嘴。」唐寅到了軒前，賓席上的祝大娘娘，又喚着請鼓吏起鼓。唐寅應聲擊動這催花的鼓，待到鼓聲停止，周大娘娘王秀英手執着花枝，正待授給二娘娘素琴，恰在尷尬的當兒，王秀英還沒有脫手，素琴却已伸手去取一枝花在兩人手裏。席上衆人請問令官，畢竟這花枝算在誰人手裏。祝大娘娘道：「周家大嫂二嫂分應此令。」素琴道：「我才恰已應過了。」祝大娘娘道：「便是應過，這番也得換一個花樣獻獻技能。」聽得周家大嫂的鳳凰簫，在杭州城中獨一無二，便請大嫂吹一回簫。再請二嫂依着簫聲唱一回曲。兩位合奏妙技，一定可以使人滿意。於是王秀英和素琴附耳數語，彼此訂定了歌曲的名目。侍酒的丫鬟送上鳳凰簫，秀英品簫，素琴便按着拍子唱那「下雨歌」道：

濛濛的雨兒不住的下。偏偏情人不在家。情人若在家。任憑老天下多大。勸老天住住雨兒。讓他回船去罷。濕了衣裳事小。滑了情人事大。常言道。
「黃金有價人無價。」

這時候。丹桂軒中寂靜無聲。大家聽的入神。吹簫吹的佳。唱歌唱的好。這般妙技。一時無二。但是在座中的文大娘。杜月芳。徐徐的俯首至臆。祝大娘見了。猛記得一件趣事。便道。文家大嫂。須滿飲一杯。杜月芳勉強抬頭道。大嫂爲着甚來。祝大娘道。你不記得去年文二爺遇雨滑跌的舊事麼。那天冒雨上船的情形。和恰才的「下雨歌」。如出一轍。這杯酒。不教你吃。教誰吃呢。王秀英聽了奇怪。怎麼我們所唱的歌曲。和文二爺的舊事相合。祝大娘便把那天文解元喬扮隨役。飽餐秀色。爲着王閣老前來遊山。慌的躲避不遑。冒雨下山。身遭傾跌的事。說了一遍。王秀英道。原來無意巧合。文大嫂你便飲了一杯罷。杜月芳沒奈何乾了這杯酒。主席上的令官。又喊鼓吏起鼓。這一通鼓聲。

停止。這花枝兒恰在秋香手中。陸昭容道。我們和九妹初次相逢。却不知道九妹擅長的是什麼技能。請九妹自己說了罷。秋香道。大姊問及小妹。却是萬分慚愧。小妹却無一技之長。昭容那裏肯信。定要秋香說出秋香一味謙遜。昭容向着軒外的鼓吏高喚道。鼓吏聽者。九娘娘有什麼奇才異能。快快報來。唐寅道。啓稟令官。這位九娘娘是猜詩謎的杜家。他在相府裏。逢到元宵張燈。表妹馮玉英所製的燈謎。大半被他猜中。令官要他獻技。不如編幾個燈謎。請他一猜罷。昭容聽了大喜。便道。九妹既是猜謎杜家。愚姊有一個謎面在此。你且猜者。

釵兒半卸鞋兒墮。燈邊熄却銀缸火。勾銷一粒相思顆。射一字。

秋香道。大姊的謎面。不易猜破。要是猜不中。便怎樣。昭容道。猜不中。罰酒三杯。但是九妹冰雪聰明。沒有猜不中的道理。秋香道。那麼小妹領受了三杯罷。昭容道。你別謙遜。一定可以猜中的。秋香摸了摸鬢角。又把牙箸蘸着杯中的酒。

在空碟裏面書寫了一會子。便道：有了。敢是發財的發字麼？昭容道：九妹端的好心思。不愧猜詩謎的杜家。但是同席的諸位娘娘。大半不明白這謎底發字。和謎面三句詩作何關係。昭容笑向二娘娘羅秀英說道：你會填這很豔麗的蝶戀花。料想這謎面的用意。總可知曉的。羅秀英點了點頭兒。衆人又闖着羅秀英說明用意。羅秀英道：賓席上的才女正多咧。這裏有秀英。那邊也有秀英。這裏的秀英是不行的。那邊的秀英。才是秀色可餐。英英露爽呢。衆人聽了。真個要請賓席上的周大娘娘王秀英解釋這啞謎兒。王秀英道：妹子是愚魯之輩。怎會解釋這啞謎兒。便會解釋。也不能越俎代庖。還是請唐二嫂打破這啞謎兒罷。羅秀英不能推辭。便說明這啞謎兒道：這用的拆字格。把發字拆成三部分。一發。二弓。三火。謎面上說的釵兒半卸鞋兒墮。釵兒又稱釵股。卸了一字。便是發字。鞋兒墮。是指着女鞋。只爲上面有釵兒半卸字樣。那鞋兒便不問可知是窄窄的弓鞋了。那便是個弓字。燈邊熄却銀缸火。燈邊去火便成爲

登勾銷一粒想思題。想思題是紅豆的豆。登字去豆。便成夬字。夬爻弓合在一起。不是發財的發字麼。大姊的謎面做的曲折。九妹的謎底猜的也細密。一個是做詩謎的杜家。一個是猜詩謎的杜家。昭容笑道。你呢。羅秀英道。我不會做謎。也不會猜謎。昭容道。你便是解詩謎的杜家。羅秀芳笑道。左一個杜家。右一個杜家。我們這裏沒有杜家。真正的杜家。便是賓席上的文大嫂杜月芳。祝大娘娘道。你們的玩意兒鬧到我們席上來了。文大娘娘杜月芳道。我的杜家。雖然有名無實。但是覺得這個謎兒好。雖好。却有些美中不足。女鞋未必一定是弓鞋。要是遇着周二嫂。即使釵兒半卸鞋兒墮。也不會墮下一面弓來。說時衆人大笑。羞的素琴把一雙蓮船縮到裙裏去了。祝大娘娘道。文大嫂借此報復了。方才周二嫂唱了「下雨歌」。罰他喝了一杯酒。「六月債。還得快」。他便借着弓鞋把你取笑一回。好了好了。那邊的酒令業已行過。我們這裏又要起鼓了。主席上的陸昭容道。且慢。我們這裏沒有人飲酒。照例行過了令。須得

有人喝過了酒，才算令畢。說時，他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酒，向在座的徧看一回。道：「這杯酒誰該喝呢？有了請九妹喝這滿杯罷。」秋香道：「大姊，怎麼教小妹領罰呢？」小妹猜中了這啞謎兒，理該領賞，不該領罰。昭容笑道：「這不是罰你，這是賀你。你會猜謎，難道不會猜這謎外的謎。」秋香搖頭道：「小妹不明白什麼叫做謎外的謎。」昭容道：「明人不消細說。」你要我說，我便說了罷。這謎面上的三句詩，是我贈你的催粧詩。今夕何夕，只有你和這三句詩相配。秋香道：「大姊取笑了。」這三句詩，在席的諸位姊妹，誰都相配的。臨睡的時候，誰都要卸下釵兒，褪去鞋兒，熄卻燈兒，要喝酒。大家都喝。陸昭容道：「九妹，還有一句呢。」勾銷一粒相思顆。這便是確定你九妹，移易不得的。我們大爺爲着你，三笑留情，不離鄉背井，在東亭鎮上住了半載有餘，卻沒有勾銷這粒相思紅豆。今夜裏，你是躲不過的了。我們也不許你躲。恰才二妹詞中說的「今夜香衾，月明人靜，怕難逃避。」他用怕難兩個字，還是測度之詞。我卻不須測度，可以預先決定。

的。你便老老實實的喝個滿杯罷。衆人齊聲好笑。秋香益發不好意思了。低着頭不肯飲酒。春桃擎着酒杯。強迫他沾一沾唇。方才罷手。這時候的快活。莫快活於昔日書僮今朝鼓吏的唐解元。唐伯虎。他昨宵在能靜樓上。捱受着孤眠獨宿。昨宵不必說了。今宵不知怎麼樣。羅秀英雖然填這一闋蝶戀花。但是員令操於大娘娘。不操於二娘娘。要是大娘娘。今宵再令唐解元睡在能靜上。那麼秀英的詞。便不能見於事實。現在好了。唐解元親耳朵聽得昭容吩咐。秋香說道。今夜裏。你是躲不過的了。我們也不許你躲。這十七個字。非同小可。灌入唐解元耳朵裏。宛如十七道甘泉。奔赴耳竅。又從耳竅灌到心竅裏。面把唐解元這顆收束不住的心。深深的浸在甜水裏面。他想這是大娘娘的皇恩大赦。今夜不把鴛鴦拆在兩下裏了。妙也妙也。說不盡的妙也。唐解元一壁起着手指摩擦鼻尖。一壁喃喃的念着妙也妙也。丹桂軒中又輪着寶筵上行。令祝大娘娘道。請鼓吏起鼓。喚了一聲。卻不聽得鼓聲發動。祝大娘娘道。奇了。敢

是唐家叔叔生了氣麼。我是不該喚他鼓吏的。便改換着呼聲道。請唐家叔叔起鼓。喚了兩三聲。依舊鼓音寂然。便遣發丫鬢去探聽動靜。畢竟唐大爺是不是在迴廊裏面飲酒。還是喝醉了。還是睡着了。丫鬢悄悄的出了丹桂軒。唐解元依舊沒有覺察。依舊摩擦着鼻尖。依舊喃喃的自語道。妙也。今夜裏妙也。你是躲不過的了。妙也妙也。我們也不許你躲。妙也妙也。說不盡的妙也。丫鬢掩着嘴笑道。大爺發癡了。祝大娘娘喚你起鼓。你卻在這裏造廟。左一個廟也。右一個廟也。這是什麼廟。城隍廟呢。還是神仙廟。唐寅聽了。自覺好笑。便即應令起鼓。鼓聲停時。這花枝兒停在沈二娘娘芙蓉手裏。祝大娘娘道。沈二嫂初次見面。你會的技藝。我們不知道。請你自己說了罷。芙蓉道。祝大嫂饒了我罷。我是嘉興的鄉間女子。懂得酒令茶令。祝大娘娘笑道。你便唱一隻嘉興山歌也好。芙蓉待要不唱。祝大娘娘卻要罰他喝酒。三滿杯。沒奈何。只得低着頭唱道。

一隻雞。嗶嗶啼。港南大姐幾時歸。大船載。不歸。小船載。不

歸。風大落雨自己歸。阿爹看見女兒歸。撥開船頭買魚買肉歸。

阿媽見了女兒歸。揩抹桌笑迷迷。阿哥見是妹子歸。挑了糞桶

直向西。阿嫂聽見姑娘歸。躲在房裏弄布機。兄弟聽得阿姊歸。

拿了書包亂趕歸。妹子見了阿姊歸。揭開箱子換新衣。

芙蓉操着嘉興調。歌中的歸字都讀作居字。大家聽了。都覺得別饒趣味。祝大娘道。歌是唱了。令是行了。這杯酒兒教誰吃呢。大家都揣摩着歌中的句子。覺得在座的諸人都沒有和歌兒相合。文二娘娘道。大家都不要飲酒罷。只因李壽姑開了口。祝大娘娘猛的想起一樁事。便道。來來。文二嫂請你飲這一滿杯。李壽姑道。祝大嫂又來了。怎麼「園中果子揀熟吃」。我已罰過一次酒。又要我罰酒。沈二嫂唱的嘉興歌。和我何干。祝大娘娘道。誰說沒相干。歌中未一句揭開箱子換新衣。不知箱子裏面可藏着亂磚頭。李壽姑漲紅着臉道。不

要說了。受罰便是了。說時，自斟着一杯酒，一飲而盡。座中諸美，除卻祝大娘娘和文家三位娘娘以外，誰都沒有知曉這一「換空箱」一幕趣劇。都向祝大娘娘詢問這啞謎兒，怎麼叫做箱子裏的亂磚頭，怎麼文二嫂肯飲這一杯罰酒。祝大娘娘笑道：這件事要算趣聞。待我道來，好教諸位知曉。這句話不打緊，頓使杜月芳李壽姑不安於席。這是不曾公開的趣事，如何可以講給大眾知曉。又不好喝止他。只是小鹿在胸頭亂撞，畢竟杜月芳有主意，假把牙箸拂落在地，趁着俯首拾箸的當兒，便在桌子底下打照會。潛在祝大娘娘的裙幅上拽這一下。祝大娘娘不過嚇嚇他們，並非真個放什麼野火。忙向在座的說道：方才說的箱子，是李家老伯的畫箱。李老伯喜藏名書名畫，所有書畫都藏在畫箱裏面。一天吩咐他的女兒開箱取畫，誰料不開猶可，說到這裏，文二娘娘的篋兒也落地了。借着拾篋，欲把篋兒在祝大娘娘的鳳鞋上打了一下。祝大娘娘很從容的說道：誰料打開看時，卻是一箱的亂磚頭。原來李老伯喜藏古董。這

是盛着秦磚漢瓦的箱兒。他女兒竟誤開了。衆人聽了。也都不疑。杜月芳李壽姑方才心定。卻佩服祝大娘娘有急智。主席上的唐大娘娘又喚着鼓吏起鼓。唐解元正待提起鼓槌。卻見僕人來稟報道。華相爺已經宴罷。要準備上轎去了。大爺快去相送。唐寅便放下鼓槌。整着衣巾。到八諧堂去送他的丈人峯出門。不但唐寅恭送鴻山。便是秋香也要歡送他義父。丹桂軒中的羯鼓催花令。暫時告一停頓。正是

待到春來花自好。不如歸去鳥初啼。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數回文字。對於全書重要情節。無不左縈右拂。前呼後應。前評已詳言之矣。素琴蓮船盈尺。曾於杭州書中一度言之。當時以爲涉筆成趣。與下文未必發生如何關係。孰知閑閑伏筆。至此乃奇趣橫生。自從鸚哥在能靜樓上報告以後。於是乎讀者心目中。乃覺十六金釵中。有一天然足之

素琴在內，其他則無非蓮瓣輕盈，香鈎瘦蹙，與大同之小脚會無異耳。人衆我寡，素琴素琴奈何。

素琴生今之世，宜可以大出風頭。彼纖纖蓮鈎，已在肅清之例，惟天然足，乃真美人。惜乎十六世紀，見不及此，不但盈座女寶，咄咄稱怪，卽素琴亦自慚形穢，抬頭不起。行令之時，頻遭譏諷。一則曰：「赤足觀音。」二則曰：「周二嫂卸鞋，不會墮下一面弓來。」素琴羞的把一雙蓮船，縮入裙裏。此皆感受小脚時代之精神痛苦。在此時代，不受時代化者，惟唐周二才子耳。唐解元對於素琴天足，以西子王嬌爲比，頗有相當之懇詞。周解元娶得素琴，未嘗以天足爲嫌。一唐一周，復乎遠矣。素琴不生於二十世紀，俾得見賞於一般摩登青年，素琴之不幸也。素琴生於十六世紀，猶獲見賞於唐周二解元，素琴之幸也。

唐解元題壽詩。變詛咒爲頌揚，亦有所本。蓋見六如居士外集云。

張恨水 銀漢雙星

張恨水先生啼笑姻緣繼第二部成功作品
有極大刺激力
能使人百讀不厭！

本書所寫，係電影界一
種極大刺激力之活
潑而天真之少女，以
其入電之一般誘惑
氣。受其男角之但異
界。竟訂盟。見其思
感。復在外流。名之
角。遂成心碎。乃離
遷。少深居，脫之局
人。世界，日以哀鳴，不
影。事，閉，紅顏，玉
世。自，而，已，老，讀
樓。重，不禁，人，然，下
之。張，不，運，婉，情
啼。笑，登，之，極，作
說。中，登，之，極，作

請看本書哀感頑艷之情節

普君及張君作品，為全國人仕所愛讀；惟
市上所有，率定重價，向隅
致不能普及，幸蒙本局
之誠，自所難免，本局
有見於此，特將本書以
最低廉之價發售，但求
普及，不計利之厚薄。

楚歌、詩人、嫵老、盈盈、舞、應、子、無、愁
蓬、場、作、東、繁、語、憐、人、心
亦、真、亦、幻、弟、妹、情、傷、心
情、願、莫、道、笑、淚、何、車
一、天、頭、上、笑、淚、何、車
廣、天、頭、上、笑、淚、何、車
柔、天、頭、上、笑、淚、何、車
玉、檢、重、開、少、女、歸、心

楚歌、詩人、嫵老、盈盈、舞、應、子、無、愁
蓬、場、作、東、繁、語、憐、人、心
亦、真、亦、幻、弟、妹、情、傷、心
情、願、莫、道、笑、淚、何、車
一、天、頭、上、笑、淚、何、車
廣、天、頭、上、笑、淚、何、車
柔、天、頭、上、笑、淚、何、車
玉、檢、重、開、少、女、歸、心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全書兩册 共四白面 原價大洋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

外埠函購 寄費另加 郵費三分 郵票代用 十足收用

四傑傳 第九十七回下 吉士佳人良宵阻夢

老身本覺希奇于全刻的
時光怎有二夫來探望你
的姑也原來是逼着俺來的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七回

秦姝顧女妙語解頤

吉士佳人良宵阻夢

丹桂軒中的羯鼓催花。正是再接再厲。一聽得華鴻山宴罷出門。唐解元和秋香忙着到八諧堂去恭送這位貴賓。那時八諧堂的陪賓都離座了。華老已有六七分的醉意。華平華吉在旁伺候。唐寅搶步上前道。岳父大人何妨小作勾留。夜間尚有菲酌。便在舍間有屈一宵罷。秋香也和小鳥依人一般。走到華老面前。頻頻的喚着爹爹道。爹爹。屈你盤桓幾天。爹爹不須客氣。這是女婿家中啊。和爹爹自己家裏一般。華老道。賢婿女兒。多承你們好意。但是今天已和杜親家有了預約。夜間和他剪燭長談。不能失信。華平華吉見了新姑爺和姑奶奶。都是屈着一膝謝宴。秋香低着頭。很有些不好意思。昔日同儕。今分階級。這姑奶奶三字。似乎難以接受。唐寅轉是從容不迫的說道。平哥吉弟兩位管

家。今天怠慢你們了。唐寅這般稱呼。卻在不亢不卑之間。平哥吉弟是同事者的口吻。兩位管家。是新姑爺的語氣。把來混合在一起。卻使平吉兩人。暗暗佩服這位新姑爺。可謂「君子不忘其舊」。華老臨走時。解下兩件佩挂的東西。便是珊瑚扇墜。和碧玉環。做了今天的觀儀。唐寅夫婦跪下謝賞。華老連喚請起不迭。比及站起。華老又道。賢婿還有一件東西也還了你罷。便在袍袖中摸出這紙我爲秋香的志願書。交還了唐寅。又笑着說道。從今以後。老夫要請你繪一幅中堂和幾幅屏條。料想不會拒諸門外罷。唐寅道。岳父說那裏話。岳父不嫌拙畫醜陋。小婿儘可効勞。於是新夫婦送着華老。直到外堂。外面沈達卿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四人。站班似的在輪香堂畔站着多時了。他們知道這裏是必由之路。拭抹着眼睛。定要把這位三笑留情的秋香。看一個「毫髮無遺憾」。但是苦了祝枝山。他的眼睛藏在衣袋裏。便是這隨身法寶。其名叫做單照。但聽得環佩丁冬。和那靴聲囊囊。知道秋香已隨着華老走近輪香堂了。

沈文周三人早把眼睛拭抹好了。惟有老祝的眼睛一時索摸不到。華老向着他們拱手道。四位賢才再會了。慌的他們都說。老太師慢請。待到老祝摸着他的隨身法寶。可惜時機已錯過了。唐寅秋香早已送過華老上轎。夫婦倆穿着備弄。自到裏面去了。沈文周三人都嘖嘖讚美秋香的丰神絕世。麗質傾城。一半是真的佩服。一半是故意在祝枝山面前擴大宣傳。明知他摸不到單照。宛比霧裏看花。不知是紅是白。枝山道。你們休得誇張自己的眼福。我的福分總得比你們大過幾倍。小唐已面許我的了。過了幾天。他便要強迫他的九娘向我祝阿鬍子三笑留情。周文賓笑道。老祝你真叫做「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咧。秋香見了小唐。自然三笑留情。秋香見了你的一團茅草亂蓬蓬。只怕便要不顧而睡。不是三笑留情。卻是三睡留情。枝山道。偷無老祝。他們怎有今日之下。秋香想到這裏。不笑也要笑了。秋香決不三睡留情。秋香一定三笑留情。沈文周三人聽了。疑信參半。那時華老去了。八壽堂上的一席盛筵。還沒有

吃到杯盤狼藉。而且尚有幾次菜不曾獻上。只爲華老離座。他們不得不隨着離座。其實呢。貴賓在座。他們多少有幾分矜持。這一席酒沒有吃得爽快。尤其是祝阿鬍子。他對於吃的問題。絲毫不肯放鬆。他雖是江南第二才子。他也是唐虞第四不才子。只爲左傳上說唐虞時代有不才子四人。第四個不才子。其名曰叫做饕餮。貪食曰饕。貪財曰餮。枝山正犯着這兩個字。當下吩咐僕人把入諧堂上的一席酒。搬到書房中去。以便他們知己四人。傳杯弄盞。不醉無歸。按下慢表。且說唐寅秋香送過華老以後。回到裏面。各歸原座。陸昭容道。我們繼續行令罷。賓筵上行過四次。我們只行了三次。二娘娘羅秀英道。那麼請令官傳令起鼓罷。時候不早了。行過一回令。也該歇歇了。於是大娘娘又吩咐鼓吏起鼓。這一回鼓聲停處。花枝兒卻在四娘娘謝天香手裏。昭容道。四妹你是慣說笑話的。也來說一個笑話罷。天香道。我只會講些老笑話。這是人人知曉的。聽了不發鬆。昭容道。便是老笑話也不妨。你只須加鹽加醬。再加些醃粉。白

會發髻。四娘娘想了一會子，便道：「有了。我把老笑話改造一下子，好教在席的諸位姊妹，多啣幾杯酒。原來有兩位美人，都是十二分的姿色。一個宛比王嬌，一個彷彿西子，所差異的。一位美人齒白，一位美人齒黑。那齒白的要給人家瞧見他的牙齒，要是瞧見了白如瓠犀般的牙齒，十二分姿色，便成了二十四分。那齒黑的怕被人家瞧見他的牙齒，要是瞧見了黑如焦炭般的牙齒，十二分姿色，便要降落至二分。有一天，兩位美人遇見了一個少年書生，向他們請問姓名。他們都不說真話。那齒白的只管賣弄他的瓠犀，那齒黑的只管掩護他的焦炭。少年書生先和齒白者扳談。先問尊姓。齒白的把唇一掀道：「姓秦。這個秦字出口。他的瓠犀般的白齒，早已一一呈露了。又問芳名。他說紅線。又問年齡。他說十七。又問貴府何處。他說天庫前。又問識字否。他說會讀詩經。又問有何技能。他說會彈月琴。又問彈的是什麼調。他說鸞鳳和鳴。齒白的每答一句，總把櫻唇一掀，只爲他的答語。句句可以呈露他的白齒。少年書生又和齒

黑者拔談。先問尊姓。齒黑者便把上下唇閉得緊緊的。道了一個顧字。那焦黑的牙齒便可以借此掩護了。又問芳名。他說素素。又問年齡。他說十五。又問貴府何處。他說桃花塢。又問識字否。他說會念彌陀。又問有何技能。他說會敲大鼓。又問敲的是什麼鼓。他說催花羯鼓。每答一句。總把朱唇緊閉。只爲他的答語。句句可以掩護他的黑齒。四娘娘講完這笑話。在座的聽了也都解頤。昭容吩咐丫鬢連斟了滿滿的八大杯酒。便道。在這酒令上。有六位都該喝酒。幾乎要喝一個滿堂紅了。傳紅六妹。你喝一杯。只爲酒令裏面有一個紅線。你在紅字上便該喝一杯。月琴七妹。你也該喝一杯。酒令裏面有一句會彈月琴。你在月琴兩字上該喝一杯。鳳鳴五妹。你也該喝一杯。只爲酒令裏面有一句鸞鳳和鳴。你在鳳鳴兩字上該喝一杯。春桃八妹。你也該喝一杯。只爲酒令裏面有一句桃花塢。你在桃字上該喝一杯。九空三妹。你也該喝一杯。只爲酒令裏面有一句會念彌陀。在座的會念彌陀。除卻你九空三妹是誰。該喝一杯。於是衆

美人都服從令官命令。三娘娘九空。五娘娘馬鳳鳴。六娘娘李傳紅。七娘娘蔣月琴。八娘娘春桃。都飲了一杯酒。謝天香笑道。我有意把你們的名字。嵌在裏面。好教你們喝一個滿堂紅。昭容笑道。四妹。你自己也該喝一杯。只爲酒令裏面。有一句天庫前。你在天字上面。也該喝一杯。謝天香道。這真叫做「扳了磚頭壓痛自己的腳」。咧。於是也把滿杯的酒。一飲而盡。尙有兩滿杯。昭容便傳喚鼓吏入內。罰令飲酒。只爲酒令裏面。一則曰會打鼓。二則曰催花羯鼓。罰你飲酒以後。簪一枝花。播一回鼓。唱一首詞。我們的酒令就此收束了。罷好在賓主兩席上的姊姊妹妹。不是應過令。定是喝過酒。十六人中沒有一人向隅。我們也可興盡而止了。唐寅服從闔令。乾了兩杯令酒以後。簪了一枝花。便要播一回鼓。唱一首詞了。他說。令官吩咐我的。是三個。一我唱的詞也有三個。一合在一起。便是六一居士了。於是播了一通鼓。接着唱一首蘇東坡的行香子道。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

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陸昭容要唐寅簪一枝花。插一回鼓。填一首詞。唐寅卻添了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湊成六一。本是六如居士。却變成六一居士了。酒闌席散時候不早。賓席上的七美人。紛紛作別。都是上轎而去。外面書房中沈祝文周四人都都醉飽而歸。周文賓在蘇州本有住宅。沈達卿住在祝枝山家中。他們都須有數日的勾留。唐解元送客以後。正待去陪伴秋香。陸昭容道。你該去望望你的姑母。我們本請他老人家前來吃一杯喜酒。上午他遣人來回覆。說略有感冒。今天不來。緩一天來了。他是我們的長親。又曾替你出過一番力。你在相府中和他見面。彼此各說隱語。你託他覓帶葉竹枝。他到了蘇州。曾經當面央懇枝山。託他早施妙計。所以老祝對於這件事。尤其十二分賣力。現在你的心願已遂了。華老上門的難關已過去了。姑母有病。你該親自去問候。要是不過偶有微恙。待

到我們大宴客的日子。還得邀請他們闔第都來飲酒。唐寅道。請問大娘。我們大宴客的日子。定於何日。昭容道。這是枝山替你定下的計畫。他說華老認你做了女婿。這一副盛奩。不日總得補送上門。相府補送粧奩。須得揀選黃道吉日。我們便在這一天大排筵宴。邀請親朋都來喝一杯喜酒。姑母是你的長親。趁着今天問疾。便該預先去邀請一次。到了臨時。再送請帖不遲。唐寅道。大娘。我今日擂鼓播的乏了。姑母那邊。明天去罷。好在華府送奩。不是即日的事。我們大宴客的日子。還沒有定。忙什麼呢。說到這裏。伸了一個懶腰。做出疲倦的模樣。又說。噲。噲。兩條胳膊。怎麼左一陣右一陣的痠麻。這是羯鼓催花太起勁的緣故。陸昭容笑道。不料大爺這般疲乏。姑母那邊。明天去罷。趁着賓客已散。請你早到能靜樓上。休息一宵。才是道理。唐寅聽得能靜樓三字。猛吃一驚。忙向昭容說道。你又要把我貶入冷宮了。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昭容道。我並無惡意。只爲你自稱疲倦。理該休息一宵。唐寅道。前言戲之耳。我沒有什麼疲倦。要

去探病。還是趁早便去的好。蘇州人規矩。上燈以後探病。是觸犯人家忌諱的。昭容道。你兩條胳膊。不是瘦溜溜麼。唐寅笑道。現在不瘦了。當下吩咐書僮。傳喚着靠班提轎伺候。於是整理衣巾。預備出門。卻摸着了方才華老交還他的。一紙平頭文契。便即取了出來。傳給九美觀看。依着唐寅的心思。看過以後。便想付之丙丁。秋香想要留作紀念。但是他異常乖覺。不肯自己作主。卻要請問大娘娘。這紙文契。可要燒毀。昭容道。不須燒毀。而且還得裝璜成冊。留作佳話。又向秋香說道。九妹。你的文契呢。太夫人可曾還你。秋香道。那天大爺點中了小妹。太夫人便把文契。擲還小妹。準許小妹脫離了奴籍。小妹在先也。想把文契燒掉了。後來一想。不如保留着。可以永永紀念着微賤時的苦楚。昭容笑道。那便再好也沒有了。兩張文契。裱在一個冊頁上。好在二妹會得裝璜。不須付託外面裱褙店。免得傳揚出去。被那編唱彈詞的當做了好資料。唐寅拍手道。裝璜以後。我還得繪一幅圖呢。昭容道。不但繪圖。便是恰才二妹填的一首蝶

戀花也好寫上。留爲風流佳話。唐寅聽了。好生歡喜。秋香的一顆芳心。也得着許多安慰。難得大娘娘這般賢慧。新人進門。毫無妬意。要是換了飽含醋意的婦人。把這文契摧燬。尙且不及。怎肯裝裱成冊呢。唐寅受了閩令。坐了轎去探望姑母。到了山塘。馮通政宅第。下轎入門。自有門役通報。馮良材出外相迎。笑說道。老表弟。這是千金一刻的時光。那有閑工夫。光降蓬廬。唐寅道。聽得姑母福躬欠安。特地前來探問。馮良材笑道。家母身子很安。今天知道府上開了一個美人大會。家母推託有病。不來赴宴。免得紅粧裏面。來了一個白髮婦人。唐寅道。原來姑母沒有病。這便好極了。過了一天。舍間還得大排筵宴。款待親朋。到了那時。一定要請闔府光臨的。老表兄。你可知今天四士伴相。把華老一腔怒意。吹作雲烟。他竟和我認爲翁婿了。他見了我和九娘。笑的扯開了嘴。和歡喜佛一般。只不過歡喜佛沒有這般的長鬚子罷了。馮良材道。府上的情形。恰才衡山來過。我都知道了。他們表兄弟到了裏面。馮太太知道姪兒到來。歡

喜不迭。坐定獻茶以後。唐寅便把前來探候的原因。道了一遍。馮太太笑道。我沒有病。我只爲今天府上的女賓。都是江浙兩省的著名美人。除卻祝大娘。娘年在三句以上。其他都是二十不足。十八有餘的妙人兒。做姑母的年老了一人。老珠黃不值錢。和他們年輕人坐在一起。益覺得老者愈老。少者愈少。唐寅笑道。姑母大謙了。姑母雖老。依舊是一株老少年。今天他們在丹桂軒中。飲酒行令。異常快樂。只可惜姑母沒有在座。馮太太笑道。正爲我沒有在座。他們方才這般快樂。要是老身也在座。至少要減他們一半樂趣。這是我一比自己人。我在少年時。也喜和那年齡相仿的姊姊妹妹。坐在一起。談談說說。十分起勁。要是同席有了一位老年婦人。累我們存着拘束之心。飲酒和談話。都不爽快。還記得十八歲這一年。同席吃喜酒的都是性情投契的小姊妹。誰料空了一位。我的表叔祖母便來和我們同席。他已是七十多歲的人。我們沒有人和他講話。他卻向我們絮聒不休。假如我們磕着瓜子仁吃。他便羨慕我。

們的齒勁。他又自述年邁了。硬的東西都咀嚼不動了。他又背着每個牙齒掉落的年歲。兩邊蟠牙是什麼時候掉落的。當前門牙是什麼時候掉落的。說的時候。還把嘴兒扯開着。要我們看他剩餘的牙齒。我們小姊妹聽的厭煩。卻又不能不和他敷衍。他又倚老賣老。專講些陳年古董的話。三十年前梳的髮髻。是怎麼怎麼樣的。四十年前風行的繡鞋兒。繪的是什麼時新花樣。絮絮叨叨的講了一件。又是一件。我們小姊妹誰敢剪住他。這一席酒吃得最沒趣味。後來每逢赴宴。我總約齊了小姊妹湊成一桌。再也不肯空着座位。使那老年人和我們合席。向我們談那毫不相干的老景。好姪兒。年矢催人。從前憎厭老人的。現在也成了老人。想起十八歲上的事。因此做姑母的託病不來赴宴。待到你大宴親朋的日期。做姑母的一定到來。我便可以拉着幾位老太太同坐一桌。暢談我們的老景。唐寅道。告稟姑母知曉。大宴親朋。爲期不遠。待到擇定日子。務請姑母和表嫂光臨。那天的女賓一定很多。老年人自有老年人作伴。中

年人自有中年人同席。姪兒先來面請。屆時再行補柬。馮太太笑道：「一定前來叨擾你的喜酒便是了。但有一層請你們八位姪媳原諒。我們玉英並非放刁。知道你在相府中做書僮。不向他的表嫂們給個消息。實在地位使然。有種種難言之隱。」唐寅道：「姑母不須吩咐。以前姪媳們略有誤會。現在都明白了。馮太太道：「只怕不見得麼。他人或者肯原諒。你的大娘娘不見得肯原諒罷。多少總有些怪着我們母女。」唐寅道：「昭容對於表妹毫無怨言。對於姑母卻萬分感激。只爲老祝來授錦囊。大半是姑母傳言之力。因此聽得姑母玉體欠安。逼着我來……這句話沒有說完。自己便知道出了漏洞。待要縮住。早已不及。」馮太太笑道：「老身本覺希奇。千金一刻的時光。怎有工夫來探望你的姑母。原來是逼你到來。好姪兒。我不留你了。快請回府罷。」唐寅聽了。又不好意思。走依舊坐着。說些閑話。馮太太傳喚丫鬟。快去預備四色佳肴。一壺美酒。唐寅連忙離座告辭。道：「姪兒恰才喝過酒。緩日再來叨擾姑母罷。」說罷。返身便走。馮太太笑道：「這

是老身下的逐客令。不如是你不好意思便走咧。馮良材送着唐寅上轎。自回裏面。不須細表。唐寅坐了轎兒。經過山塘。進金閨門。入桃花塢。早已是六街燈火的時候。下轎回家。不多時便即夜宴。只爲日間醉飽。夜宴的時候很短。不久便即散席。隔了一會子。秋香先已上樓。昭容笑道。你去實行你的蝶戀花罷。唐寅似得了將軍令。恨不得搶步上前。高喊一聲。小將得令。於是笑吟吟的上樓而去。自信千金一刻。便在須臾之際。誰料到了香閨門外。卻見雙扉緊閉。正是繡幕紅絲仙眷屬。碧紗朱箔小吟窩。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秦姝顧女對客時。一炫其齒。一掩其齒。此舊笑林也。謝天香乃能推陳出新。將衆美人一網打盡。幾使全座爲之飲滿堂紅。天香口才。殊不弱於陸昭容。然天香明察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竟於天庫前三字。自犯芳名。遂與衆美人同受一樽之罰。飲人者人亦飲之。殊覺發笑。以余思之。秦女欲

自炫其齒。答人地點之間。謂爲申衙前可也。謂爲范莊前可也。不此之答。而答以天庫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天香。天香。欠商量矣。

陸昭容飲衆人酒。其所據之理由。爲天也。月琴也。鳳鳴也。桃花塢也。羯鼓催花也。衆人受飲。固不容辭。惟桃花塢三字。不宜專罰春桃。自大娘娘至於小丫頭。無一不居於桃花塢者也。卽無一不宜飲罰酒者也。假使我在丹桂軒。主持觴政。當使唐府男女上下。無一不浮大白。卽無一不飲滿堂紅。春桃與九空。更宜多飲一杯。春桃旣居桃花塢。而又以桃字爲名。九空不但居桃花塢。且時時焚修於桃花庵。罰飲雙杯。誰曰不宜。

催花令罷。唐寅真個銷魂之期近矣。不僅唐伯虎望雙眼。卽閱者諸君亦莫不望穿雙眼也。陸昭容好作狡獪。促令往候馮太君。一急驚風。遇着慢郎中。一不獨唐伯虎心懷悒悒。卽閱者諸君亦莫不心懷悒悒也。其實不是陸昭容好作狡獪。著者好作狡獪耳。一篇相思帳。不肯輕易勾銷。直至回尾。以

爲好事從天降矣。偏又香闥門外。雙扉緊閉。闖者至此。諒應同喚奈何。

錦帳低垂不短不長雙綉索
繡念同擁難分難解九連環



四傑傳 第九十八回上 唐解元巧對一雙綉索

四傑傳 第九十八回下 祝希哲妄思三笑姻緣

你快回去覷老祝哥的報應在
所不若若要我向他三笑當
情今生休想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八回 唐解元巧對一雙絡索 祝希哲妄思三笑因緣

唐解元待入香閨。却見雙扉緊閉。推了一下。裏面已落了門。只得輕輕的喚了一聲娘子。裏面秋香低應道。大爺得罪了。請到大姊那邊去罷。唐寅道。娘子又來了。這是卑人奉了大娘娘之命。來伴娘子的。秋香道。有屈了。請你能靜樓上休息去罷。唐寅暗暗好笑。什麼得罪了。有屈了。全是那天本人在鴛鴦廳上。挑選芳姿。向那落第者慰勞的話。今夜秋香套着本人論調。有意爲難。這不是替那落第者出一口不平之氣麼。於是在門外央告道。好娘子。賢娘子。不要作難。你不開門。卑人便顧不得「男兒膝下有黃金」。要在門外長跪了。秋香道。且慢。有一個上聯在此。請大爺對就了。門便開放。唐寅道。娘子。你學着蘇小妹三難新郎麼。你出了「閉門推出窗前月」的上聯。我沒有東坡一般的內兄。

助我一臂。對就這「投石衝開水底天」七字妙聯。這便如何。秋香道。我非蘇小妹。怎敢三難新郎。我出的對聯。無非紀念良宵。說幾句吉利語。大爺是聰明人。一定可以應對如流。上聯是說的本地風光。叫做

錦帳低垂。不短不長雙絡索。

唐寅在門外說道。娘子容想。他以為這上聯確是本地風光。而且絡索雙垂。不長不短。是祝頌我們齊眉到老的意思。對仗不難。難在本地風光。又要說些吉祥句子。秋香在門內催促道。大爺號稱江南第一才子。似這般淺近對仗。難道還要搜腸索肚麼。快快對來。恕我不能久候了。說也希奇。文思泉湧的唐伯虎。今夜竟被窘於秋姑娘。這不是江郎才盡。却是心無二用。他上樓的時候。他的心絃竟隨着樓梯聲而顫動。六個月來的相思債。全仗着今夜同夢。一筆勾銷。古來相傳的佳話。叫做真個銷魂。其實呢。人生最爲銷魂的時候。不在真個。也不在假個。却在待要真個。而又不曾真個的當兒。他跨上一步樓梯。他距離真

個銷魂便接近了一步。待到樓梯已上。他和秋香只隔着繡闌雙扉。他的方寸中正洶湧着熱戀之潮。却把文潮都壓下了。銀漢隔紅牆。正是待要真個而又不曾真個的時候。這時候的銷魂真夠他捱受。那有情緒玩這對句兒呢。只得在門外央告道。娘子放了卑人進房。卑人便可對就。秋香笑道。好一個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也有受窘的時候。這下聯便是敲門磚。下聯不成。門兒不放。大爺再不對來。我不久候了。請你明天交卷罷。唐寅聽得明天交卷。陡的一驚。熱戀之潮。受了這打擊。漸漸下退。曾經壓迫的文潮。便漸漸提高起來。笑說道。有了。娘子聽者。

繡衾同擁。難分難解九連環。

娘子這下聯對得何如。既係本地風光。而且又確切。你這位如花如玉的九姑娘。快快開門。和你實行這下聯罷。但聽得一啐一呀的聲音。同時並作。啐是秋香。口頭的啐。呀是呀的一聲。門兒開放了。唐解元再也玲瓏不過。進了房門。便

把門兒掩上。又落了門。絕不容第三者闖入香閨。誰是第三者。便是區區的一枝筆了。列位看官。編書的告了一個罪。他們緊閉房門以後的事。究屬如何。這一枝被擯在門外的筆。竟無法替他們去描寫了。明知才子佳人破題兒第一宵。也該有一番描寫。只恨門外漢不能插身而入。匆匆數語。便可表過。不比編那彈詞唱本的一枝筆。寫到這裏。也會鑽入錦衾裏面。做那運動場的評判員。什麼秋姐含羞寬小衣。什麼露出那如霜如雪的嫩冰肌。什麼卻被大爺摟入紅綾被。什麼此刻大爺慾興迷。以下還有許多專寫下層工作的話。恕我不轉載了。似這般的惡扎。簡直是侮罵才子。污辱佳人。金聖歎所說的。「見了唐突才子佳人的惡扎。真個要效法王藍田拔劍驅蒼蠅。着屐踏雞子。胸頭此怒。未可卒解。」編書的不把彈詞唱本的話。盡量轉載。便是恐怕引動讀者諸君的胸頭大怒。一宵無話。已到來朝。房門開放。這時候可不早了。唐寅盥洗完畢。用過點膳。正待要「水晶簾下看梳頭。」外面傳來消息。說有一個搖船人。要向

大爺取畫扇。說是大爺面許他的。唐寅笑了一笑。知道是米田共來了。便道。娘子暫時失陪了。他雖是一個村漢。卑人却少不了他。來時節。仗着他。去時節。也仗着他。他來索扇。我却要儘先發落。這分筆債。秋香點頭道。『君子不忘其舊。』正該如此。唐寅便在能靜樓上取兩頁扇面。隨意畫了幾筆花卉。又另封着紋銀十兩。算是謝意。遣人授給米田共。米田共得了。感謝不絕。回去以後。不久便和他的情人阿福。成爲夫婦。表過不提。唐寅繪扇以後。依舊要去陪伴秋香。樓下又傳來消息。說道。祝大爺來了。唐寅道。請他在書房裏坐。我便來也。他口中這麼說。他的身子却是依依不捨的。坐在粧臺旁邊。秋香道。你別冷待了好友。若沒有他。你依舊做你的伴讀。我依舊做我的丫鬢。唐寅道。讓他坐一回。不妨。我怕見他。他挾有勳勞而來。我沒有法兒填他的慾壑。秋香道。不過多送些謝意與他罷了。值得和他較量。唐寅道。金錢上面。我是很慷慨的。他要多少。我已應允他了。秋香道。金錢以外。他還要些什麼。敢是要你的畫件麼。唐寅道。我

也應允他了。他要我替祝大嫂繪一幅照像。我和他說明。只須擇定了日子。便可替雲裏觀音寫像。秋香道。那麼他還有什麼要求呢。大爺你瞧着朋友分上。可以應允的。便應允了他罷。唐寅道。我是應允了。只怕娘子不肯。秋香道。大爺。你太輕視了我咧。我雖出身青衣。却也器量寬宏。不肯效學小家子氣。大爺應允的。我沒有不應允之理。唐寅笑道。娘子真個肯允許麼。只怕不見得罷。當下便把那天祝枝山在吉甫堂參相。華老喚本人送他登舟。他在舟中親授錦囊。要求着事成以後。須得秋香如法泡製的向他三笑。本人急於要向他問計。便胡亂應允了。在先。以爲他故意戲謔。並不當真。誰料我們到了蘇州。他又向我第二次要挾。事在必行。那便使我左右爲難了。假使一味抵賴。我便是食言而肥。真個要你向他三笑留情。非但我不願。只怕你也不肯。秋香聽到這裏。不禁嗔怒。便道。大爺。這事萬難應允。一擧一笑。豈可濫施於人。你快去回覆老祝。旁的報酬。在所不吝。若要我向他三笑留情。今生休想。唐寅道。我也知道娘子不

肯應允。所以那天他催着你出外向他三笑留情。我便回絕他沒有得到新人的允許。這事便不能實行。他便允許着七天的限期。滿了七朝。無論你允不允。總得如法泡製。把去年的三笑留情。向着他複演一遍。定要把他鈎魂攝魄。才肯罷休。秋香道。老祝這般無賴。難道大爺真個應允了麼。寅唐道。其時聽得華老已到蘇州。準備上門尋仇。我正要央求他的錦囊妙計。沒奈何又只得承認了。好在有三天之期。還可設法對付。現在既然娘子不肯應允。我只得去回絕了他罷。樓上正在討論對付之策。樓下又有人來催着大爺去見客。說方才來的祝大爺。在書房裏大發脾氣了。他說。大爺寵了新入。忘却了舊友。若沒有舊友。新人怎會到手。他說。大爺再不下樓。他便要到街坊上去講給行人知曉。教他們判一個誰是誰非。唐寅道。娘子失陪片刻。這鬍子是說得出做得出的。秋香道。大爺千萬不要和他翻臉。你只婉委曲折的回覆他。唐寅點頭稱是。趕忙下樓。經過八諧堂上。八美都向他取笑。唐寅不暇回答。便到書房裏去看老祝。

枝山幾聲冷笑道。子畏。你居然也會下樓的麼。我只道你把我乾擱在這裏了。唐寅陪着笑臉。再三道歉。彼此坐定以後。唐寅便問他此來有何見教。枝山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的來意。你也該知曉了。唐寅道。敢是索賬而來。這一千兩紋銀。今天一定可以送到府上。枝山道。我此來非專爲索這賠款而來。唐寅笑道。敢是索畫而來。大嫂的玉容。我一定替他寫照。只不過略緩數天便是了。枝山道。我此來也非專爲索畫件而來。唐寅道。那麼還有什麼呢。沒有了吧。枝山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唐寅道。三月初五。枝山道。你結婚以後的。第幾天。唐寅屈着指道。我是三月初二結婚的。從結婚日子算起。今天是第四朝了。枝山冷笑道。你也知是第四朝了麼。你說過了三朝。新娘子向我留情三笑。誰知道你過橋拔橋。你已經真個魂銷。却把我老祝拋在九霄。唐寅笑道。老祝出口成章。句句叶韻。聽得我們大娘娘說起。那天他把你拔去蛇鬚。着你出外尋友。你向他立誓。也是出口成章。句句叶韻。老祝老祝。你將來把大著祝枝山集付刊的。

時候。這兩篇韻文一定要選在裏面的啊。枝山道：「好好。你還要嘲笑我麼。今天老祝到來。不專爲着索賂。也不專爲着索畫。『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到來。便是專爲索笑而來。你嘲笑我。拔去鬚髮。你嘲笑我。喃喃宣誓。你可知道我吃的是什麼苦。我吃的是三笑留情的苦。你是甜了。我是苦了。今日裏也得使我甜這一甜。唐寅道：「老祝不要放刁。旁的事情。我答應了。不會爽約。惟有這一樁事。須得我們新娘子答應了。才能作準。恰才我遲遲下樓。便是和新娘子相商這件事。枝山道：「他可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唐寅道：「他說請你祝大伯原諒。三笑留情。萬難從命。枝山道：「我不管他應允。也要三笑留情。他不應允。也要三笑留情。正在談話時。卻聽得有人笑將進來道：「什麼三笑留情。四笑留情。我也來湊這一笑。原來進來的便是周文賓。他是唐寅的熟友。不須通報。聽得唐興說。我們大爺和祝大爺在書房中談笑。他便闖將進來。做那不速之客。入幕之賓。彼此坐定以後。僮兒送茶。不須細表。文賓便問唐寅道：「你和老祝討論些

什麼事情。唐寅便把枝山要求的三笑留情一一說了。又道：「這件事請你下一斷語。究竟老祝這般的要求。合理不合理。文賓笑道：「若問合理不合理。自然不合理。俗語說的好。『朋友妻不可欺。』」新娘子向你三笑留情。是在情理之內。老祝見獵心喜。也要博一個三笑留情。這便出乎情理之外了。枝山道：「老二。你也是個過橋拔橋的人。你擁着嬌妻美妾。便忘却我老祝了。你不幫老祝。却幫小唐。文賓道：「你休性急。我話未畢。老祝既有這不合情理的要求。子畏便不當買貿然的允許。現在一諾再諾。而且約定了三朝以後。便教新娘子見了老祝。三笑留情。』」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既允許了老祝。休說三笑留情。便是三抱留情。也只好踐你的諾約。文賓口裏這般說。却向唐寅頻頻做眼色。又在他衣袖上拽了兩下。文賓遞過照會。唐寅點了點頭兒。已是心照不宣。老祝便吃虧在目力不濟上面。很得意的說道：「老二。這幾句話。才是公平之談。無論如何。小唐既允許了我。萬萬抵賴不得。唐寅已知道文賓幫着自己了。但怕

老祝生疑。假意向文賓說道：「二兄，你也是這般說，不像我的好友了。自古道：『推己及人，謂之恕。』試問二兄，假使老祝也向你這般要求，你可肯把你的夫人向他三笑留情？」文賓說道：「蒼蠅不鑽沒縫的蛋。」老祝見了我，決不會有這無理的要求。要是他有這要求，只消我罵他幾聲狗頭，他便不敢存這妄想了。我所怪的，只怪你不知輕重，竟一口應允了。既已應允，還有什麼話說呢？新娘子情願，也要他三笑留情。新娘子不願，也要他三笑留情。你要是翻悔前言，休說老祝不答應，便是我也要編派你的。不是文賓口中這麼說，手中又不住的拽着唐寅的衣角。枝山大喜道：「老二的說話，句句中肯。小唐你還有什麼話說？」唐寅道：「責我悔約，我確是無話可答。但其中自有許多妨礙，彼此都是知己，總得原諒一二。」枝山笑道：「你太小氣了。我老祝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只不過請你這位新夫人，如法泡製的向我笑這三笑。他既沒有損失些什麼，我也不希圖佔他什麼便宜。你向他切實的開導一番，他自然應允了。」唐寅道：「我

已開導過了。無奈他存着瓜田李下之嫌。堅不應允。文賓道。我來定一個折衷辦法罷。子畏呢。既有諾約在先。無論如何。不許他自食前言。老祝呢。不窮通融一些。展緩一天。好教子畏儘着一天的工夫。在新娘子面前。百般開導。開導不聽。則繼之以長跪。長跪無效。則繼之以涕泣。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新娘子也只好冒着瓜田李下之嫌。再來一個三笑留情。枝山道。老二的辦法。我也首肯。只要他肯向我三笑留情。便展緩一天。也沒有妨礙。但是到了來日。新娘子依舊不肯。這便如何。唐寅眼看着文賓遲遲不答。文賓向他顛眉霎眼。似乎教他一口應承。唐寅道。展緩一天。包在我身上。穩教他向你三笑留情。枝山道。我是個近視眼。新娘子離着我太遠了。休說三笑。便是三百笑。也不過俏媚眼做給瞎子看。今天申明在先。相見的時候。愈近愈妙。唐寅又有些遲疑模樣。文賓拽着他的衣角。唐寅才敢應允道。依你便是了。總在不即不離之間。離得太遠了。你便是霧裏看花。離得太近了。他也不肯。總在相距三四尺的光景。你道如何。枝

山點頭道。三四尺差不多。倘有些模糊。我可以湊上去瞧個子細。但是還有幾句話。須得聲明在先。說便是二笑留情。却有道地的笑。搭漿的笑。甚麼叫做道地的笑。明天和我見面。也將和你們去年相見的笑。一樣的情致纏綿。甚麼叫做搭漿的笑。只是皮笑肉不笑的笑了三笑。急匆匆的返身而走。那便使我老大的失望了。小唐。你願教新娘子向我搭漿的笑呢。還是道地的笑。唐寅不敢率爾回答。眼看文賓。文賓又是點眉雲眼的向他示意。他才敢回答道。老祝放心。明天重演那三笑留情。是道地的笑。不是搭漿的笑。枝山道。空說一聲道地。是不中用的。講給我聽。是怎樣的道地。唐寅道。這倒好笑。怎好畫一把刀給你。看道地便是道地。你只放心便是了。枝山道。「嘴上無毛。說話不牢。」和你們年輕人講話。滑頭滑腦。動不動便要上當。須得根老果實的聲明在先。單說一聲道地。我不敢信。唐寅道。依你的意思。怎樣才算道地。枝山道。你休問我。須先問你。第一笑。怎生模樣。唐寅道。第一笑在虎邱山上。邂逅相逢。他便盈盈的笑。

了。枝山道。也要他和我做出邂逅相逢的模樣。向我盈盈的笑。這一笑。第二笑。怎生模樣。唐寅道。第二笑在唱歌追舟。銀盆潑水。他又吃吃的笑了。枝山道。也要他做出銀盆潑水的模樣。向我吃吃的笑。這一笑。第三笑怎生模樣。唐寅道。第三笑在舍舟登陸。情話初通。他又微微的笑了。枝山道。也要他做出情話初通的模樣。向我微微的笑。這一笑。總而言之。他怎生的向你笑。也該怎生的向我笑。你畢竟允呢不允。唐寅又看了看文賓的面色。才敢道個允字。於是三人又談了些閑話。文賓道。我不錯誤你的黃金時刻了。新婚宴爾。你還是上樓陪伴新夫人去罷。枝山道。我也不坐了。你快到新夫人面前去開導一番。依着老二的話。開導不從。則繼之以長跪。長跪不從。則繼之以涕泣。我今天還得到杜頌堯那邊去吃酒。他備着盛筵。請他的親家。我做陪客。又可以實行一句「徒舖啜也」的經訓。唐寅也不強留。便送着祝周兩人出門。回到裏面。很有些躊躇不決。枝山要求的同樣三笑。告訴了新娘子。一定要惹動他的嬌嗔。不告訴

新娘子。到了來朝。老祝又來索笑。教我如何對付。轉念一想。方才周文賓向我再三示意。他一定有什麼神機妙算。他的心思。並不在老祝之下。不過老祝專喜賣弄心機。所以博得洞裏赤練蛇的綽號。文賓藏而不露。且不肯輕易的侮弄他人。所以他不會出過什麼惡名。今天籌商對付老祝之策。非得遣發家人。把文賓追回不可。唐寅正待遣發家丁出門追趕。却聽得外面笑將進來。道。子畏子畏。你不用憂疑。若要問計。須問我周二。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九連環對雙絡索。可謂妙語雙關。尤注重在不短不長。難分難解八字。作形以上觀可也。作形以下觀亦可也。秋香聞之。那得不啐了一聲。乎。啐者嬌嗔之聲也。嗔有真有僞。嗔而真也。則啐了一聲以後。必不會鬥兒呀的一聲也。今也一啐一呀。同時並作。秋香之啐。非真啐也。秋香之嗔。非真嗔。

也。一寸芳心。早已可。借一啐字以遮羞云爾。然則啐也者。銷魂之聲也。我於紙上聞一啐聲。心爲之怦怦焉。況在唐寅。其如何消受此一啐耶。

呀的一聲以後。吾深望作者一枝筆亦應聲以入也。一枝筆旣應聲而入。則吾之兩道目光亦必應聲而入也。於是乎唐解元勾銷此一篇迴腸盪氣眠思夢想之相思帳。吾可以一一目擊情形。與會計師之核帳無異焉。然而吾有疑焉。作者一枝筆。未必肯寫床第之事。如其肯寫。則全書一百回。早已書不勝書矣。作者旣揭樂而不淫四字。爲全書之宗旨。豈寫至最後數回。而自破其例乎。吾旣作此想。乃徐徐觀其下文。果然大書特書曰。門兒落門以後。絕不容第三者闖入香閨。誰是第三者。便是區區一枝筆。不禁慙然曰。竟不出我之所料。筆旣被拒。我之目光。當然亦在被拒之列矣。

樂與淫之界說。至爲明顯。卽以此落門之門爲鴻溝。作者寫至一啐一呀。樂的文章。早已如題而止。設或一枝筆作第三者之參加。則非樂的文章。而爲

淫的文章矣。宜乎作者之斬釘截鐵拒絕參加也。

唐文祝周四傑傳 第九十八回

一六七九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詳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殺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護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關闡教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尙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里長？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鯉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鴿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魂？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全書八册 大厚六册 一百餘面 插圖二百餘張 價七元

特價四元

寄費三分 購書一册 贈書一册 丁雲先先生 翰立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祝老爺果然折回小人給
他一個空城計走了



四傑傳 第九十九回上 一番秘策有意戲狂徒

四傑傳 第九十九回下

兩字羅幃無心成佳兆



今夜羅幃月
明人靜又添砧杵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十九回

一番秘策有意戲狂徒
兩字羅幃無心成佳兆

唐寅見文賓折回。笑逐顏開的說道。二兄。我正待遣人奉邀。難得你半途折回。我被老祝逼得走頭無路了。你向我示意。你總有妙策啊。文賓笑道。子畏兄。且和你到書房裏去運籌帷幄。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於是一賓一主。重入書房。唐寅正待問計。文賓道。且慢。老祝這個人。詭計最多。你去吩咐家僮門役。要是老祝折回。問及周二爺可在裏面。須得一口回絕他。解他的疑。唐寅依言。便即吩咐唐興。傳諭家丁門役。要是祝大爺到來。問及周二爺。只說周二爺出門以後。並沒折回。他若相信。最好。他若不信。你們悄悄的進來。通知一聲。免得被他闖將進來。看破機關。唐興領了主命。自己去通知。不在話下。唐寅道。二兄。現在可以授計了。你有什麼高見。請道其詳。文賓笑道。老祝這個人。心計雖工。但是吃了

眼睛的虧。董仲舒說的好。一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要是有了老祝這般心計。還加着敏銳的眼光。那麼便似猛虎生翼。還當了得。唐寅道。聽說他在杭州。也曾吃了你的虧。文賓笑道。他吃了虧。卻不肯輸東道。這頁扇面。我至今還藏着。他再三要向我取還。我怎肯放手。唐寅道。他要取還做甚。他的面皮堅似城堵牆。難道還怕人議論他麼。文賓道。他不怕誰。只怕家中的雲裏觀音。當年老祝略施詭計。把雲裏觀音騙得到手。他的志願是遂了。不過趙姓那邊。卻定着一種約法。便是不許老祝納妾。也不許老祝在外面尋花問柳。老祝應允了。才把雲裏觀音娶到家中。所以老祝家中。除卻趙氏大嫂以外。沒有一位偏房。一者他這一副尊容。端的歡迎者太少了。二者爲着約法的拘束。便是有人歡迎他。也不敢在外面黏花惹草。這一頁扇面。便成了他的供狀。扇面上的稱呼。便是「許大好妹妹」五個字。有了這把柄。落在我的手裏。他若倔強。我可以到趙氏大嫂那邊去告發。虧得他存了這三分忌憚。要不然。這張老鴉

嘴。怎肯替人家牢守秘密。恐怕沸沸揚揚。弄得滿城風雨了。正在談論時。唐興進來回話。說祝大爺果然折回。見了小人。還想冒這一冒。他說。你去請周二爺出來。我有話說。小人說。周二爺不是和祝大爺同時出門的麼。祝大爺道。他走了一程。便即折回。要和你們大爺在書房裏說幾句密話。現在想已談完了。你請他出來罷。小人見祝大爺一冒再冒。便也給他一個空城計。小人說。祝大爺既不相信。請你到書房中自去看罷。小人一壁這麼說。一壁卻向唐壽做手勢。假使祝大爺真個來闖書房。唐壽便可搶先進來報告。誰知祝大爺號稱足智多謀。今天卻中了小人的空城計。他說。周二爺既不在裏面。我也不進去了。說罷。便搖搖擺擺的向城隍廟那邊去了。唐寅點頭道。你對付得妙。少頃有賞。唐興謝了主人。返身出去。文賓笑道。果然不出區區所料。他走了一程。竟會回來。唐寅道。你的預料。爲什麼這般正確。好似當年范睢料王稽一般。文賓道。恰才我幫着他說話。要你踐約。要你跪求新夫人向他做一套三笑留情。這些話。句

句都中着老祝的胃口。他雖然十分快活。但是時時拈着亂蓬蓬的鬚髯。向我好笑。我已看出他的懷疑態度。卽起身告辭。免得被他猜破了機關。他見我走他也走了。走到巷口分道而行。我見他走遠。便卽折回。好和你商量對付的方法。但是料定老祝的疑雲未釋。不久也要折回。現在他中了計。不會再來了。我便可以和你商量這一件事。我們唐祝文周彼此都是至友。互相調謔。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是老祝這番的要求。未免過火了。不由我不代抱不平。卻也怪你忒煞媽媽虎虎了。三笑留情是你的一生豔遇。怎麼可以允許老祝享受這同樣的豔福。子畏子畏。我贈給你八字的評語。叫做「偷香手妙。應變術疏」。唐寅道。你的評語。確是切中我的病根。我有了應變之才。便不會在老祝錦囊裏面討生活。受他種種的挾制了。那天在舟中爲着急於要向老祝問計。才把不該答應的。也便媽媽虎虎的答應了。二兄。你是個義俠心腸的男子。你該替我想一個解圍的方法了。文賓道。解圍的方法是有的。只是怕你。唐寅道。怕我

什麼文賓道。怕你聲價自高。要你繪一幅畫。千難萬難。不是我在網師園中扮了美人兒。你怎肯替我發落這一張紙。唐寅道。以前的話不須說了。只求你把解圍的方法傳授與我。躲過了這個難關。你要繪什麼。我決不聲價自高。有意爲難。文賓道。聽說你肯繪一幅桃塢三結義圖。可是真的。唐寅道。承蒙嫂夫人和衡山夫人杜女士。不遺鄙賤。要和我的第九內子結爲金蘭姊妹。這是非常榮幸的事。待到花前結義的一天。我便效法桃園三結義圖的筆法。繪一幅桃塢三結義圖。桃園三結義。是英雄三結義。桃塢三結義。是美人三結義。聽得三結義的次序。杜女士排行第一。嫂夫人排行第二。內子恰是排行第三。文賓道。這一幅畫圖。我希望你早日繪成。但是我還有一種請求。爲的是內人秀英。很賞識你的畫筆。意欲請你另描一幅小影。你肯俯允否。倘蒙俯允。這幾天內。便要請你描容。只爲過了幾天。我們便要回杭州去了。唐寅道。悉聽尊命。決不延誤。你若性急。便在來朝。請嫂夫人光臨舍間。便可以渲染丹青。描寫玉容。好在

祝大嫂也要我寫照。我可以請他來湊這現成。描好了嫂夫人玉貌。按着便好替祝大嫂寫照。但求你把解圍的方法。告我知曉。文賓聽說雲裏觀音也要唐寅措容。不覺心生一計。便道。子畏兄湊耳過來。我有一個妙策。傳授與你。唐寅真個湊過耳去。文賓便把這八字祕密。傳授唐寅。便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唐寅大喜。便即稱謝不絕。文賓坐了片刻。便即告辭。唐寅送客以後。回到裏面。這時秋香已下了堂樓。和那八位娘娘在八諧堂上談話。見了唐寅。便問老祝的來意。可是爲着索笑而來。唐寅坐定以後。便把恰才的經過。述了一遍。說到祝枝山癡想豔福。衆美人都把銀牙咬了又咬。說到周文賓巧授妙計。衆美人又把笑口開了又開。陸昭容道。「十個鬍子九個騷。」老祝在杭州鬧過了笑話。在這裏又要鬧第二回笑話了。唐寅笑向昭容說道。說來說去。都是你大娘不好。昭容奇怪道。和我何干。唐寅道。去年大娘擗他的鬍子。可惜只擗去七十五莖半。要是手腕辣了一些。把他全部鬍鬚拔個一乾二淨。他便不是鬍子了。他

便不騷了。他便不會在杭州鬧了笑話。又向蘇州鬧笑話了。說到這裏。八諧堂上早已是一片笑聲。昭容笑罷。便道。幸而我只拔去他的七十五莖半蛇鬚。損失單上的銀兩。大爺還擔當得起。要是把他拔的牛山濯濯。他在損失單上。正不知要開着多少銀兩咧。他的鬚鬚是光了。只怕大爺的財產也是一個光。二娘娘羅秀英道。周二叔既授錦囊。我們還得從速行計。祝大嫂那邊。大姊先走去一趟罷。昭容道。我想還是你去的好。老祝見了我。多少總有些忌憚。我去走一趟。防他生疑。二妹上門。老祝便不會疑惑了。你見了祝大嫂。只說是問候問候。昨天飲酒回來。身子可好。還約着他到我們家裏來。以便描寫小照。那麼老祝便在旁邊。也不會疑惑了。覷個機會。便可以依計行事。衆美人聽了。大家都贊成。二娘娘去走一遭。秋香尤其感激。他說。爲着小妹分上。卻要二姊去勞神。說不出的心頭感激。羅秀英笑道。九妹。你要感激我。卻不在今天。秋香知道下文的話。多少總帶些調笑性質。便低着頭不敢盤問。唐寅很贊成他們彼此調

笑的便問秀英道。不在今天。是在那一天。秀英掩着嘴說道。便在昨天。若不是我贈給他一首蝶戀花。只怕十二巫峯。還不免有咫尺天涯之感。咧。說到這裏。還套着蝶戀花詞中的最後數語。換了幾個字。笑向秋香。曼聲吟哦道。

昨宵曾否夢巫山。夢夢夢。今夜羅幃。月明人靜。又須跨鳳。

秋姑娘羞的伏在案上。隔了半晌。才肯抬頭。陸昭容道。大爺既把八諧堂改作九成堂。上面的匾額。合該早日更換。唐寅道。這九成堂三個字。須得請一位大手筆的先生。寫成字樣。才好更換。昭容道。便請老祝一揮何如。唐寅道。枝山擅長狂草。堂額寫了草書。覺得不大好。看羅秀英道。文二叔的書法。很是秀媚。請他一書可好。唐寅道。衡山的書法。擅長楹聯屏條。要作擘窠大字。氣魄尙嫌不足。須知寫字一道。也須和身分相配。名公鉅卿的書法。雖然未必盡皆佳妙。但是一種氣魄。畢竟比衆不同。昭容道。我想着一位名公鉅卿了。趁着你的丈人峯華太師尙在蘇州。這九成堂三字匾額。請這位老太太師大筆一揮。豈不是好。

他的身分要算是高的了。他的氣魄一定比衆不同。唐寅笑道：華老的身分是高的了。他的筆墨卻不高。這句話不打緊，卻惹動了秋香的嬌嗔，便道：大爺怎麼譏評你的丈人峯？你太覺目無尊長了。唐寅才知道出言不慎，正待向秋香陪話，外面傳來消息，說道：天庫前文二爺來了。唐寅皺了皺眉兒，覺得平日所患，患在良友太少，今日所患，又患在良友太多，怎麼祝周才去，小文又來。昭容便催着唐寅出去應客。文二叔不比老祝，他是個好人。唐寅離了八諧堂，自去應客。九位美人依舊在堂上閑談。昭容道：老祝這個人，心腸是很熱的，我們都少不了他，只是他喜占口頭便宜，而且口不擇言，只說些瀆瀆之言。在這分上，他以爲便宜，其實他吃盡了虧。周二叔定下計較，卻是謊而不虛。這個騷鬍子，非得這般的懲治他不可。他們對付老祝，須得恩怨分明。他的好處，我們不能忘却他。他的壞處，我們也不能饒恕他。秋香道：要是被他看破了機關，這便如何？昭容道：九妹放心，老祝的心計雖工，但是爲着女色面上，他的方寸便亂了。

更兼着一雙眼睛不濟事。所以他在杭州。瞧不出周二叔的真相。只道他真個是鄉下姑娘許大秋香道。老祝在杭州鬧過什麼笑話。大娘可肯告訴我知曉。昭容道。老祝在杭州的事。都瞞不過周府的錦葵丫頭。錦葵嫁了祝僮。同到蘇州。昨天也在這裏幫忙。他把老祝的笑話。悄悄的告訴我侍婢。侍婢又轉告訴我聽。因此我便得知大略。周二叔向錦葵借了女人裝束。打扮一個鄉下姑娘。自稱許大。去試老祝的眼力。老祝居然上當。說了許多肉麻話兒。又替他寫了一把扇面。上面的稱呼是許大好妹妹。下面落款便是老祝。聽得周二叔得了這個憑據。便可以挾制老祝。老祝要是口不擇言。他便要把這扇面在祝大嫂面前出首告發。衆美人聽了。都覺得聞所未聞。十分好笑。談了一會子。唐寅送客回來。面有喜色。衆美人問他見了衡山。道些什麼話。唐寅以手加額道。衡山此來。我得到兩樁喜事。昭容道。喜從何來。唐寅道。第一喜。是爲朝廷喜。第二喜。是爲家門喜。爲朝廷喜者。喜朝廷得了輔弼之臣。煥新政治。爲家門喜者。喜我

們堂上的匾額。有了這一位燕許大手筆的老先生題寫。從此九成堂三字。可以流傳後世。播作詞林佳話。昭容道。大爺倒也好笑。我們急於問你。你卻不慌不忙。對這空策。畢竟得了誰人喜信。唐寅道。我正糊塗了。向你們報喜信。卻沒有把這位老先生的姓名說出。此人是誰。便是告老的少傅王守溪王鏊老先生。他的年齡。還不到致仕之年。只爲宸濠跋扈。奸佞滿朝。他老人家曾向當今天子上過幾次諫章。無奈忠言逆耳。留中不發。他老人家見時事不可爲。才乞骸骨歸鄉。享受那林下歲月。他身在江湖。心在廊廟。每每談到國事。動輒痛哭流涕。可見他忠心耿耿。不忘君國。現在好了。奸王已伏法了。奸黨已廓清了。撥雲霧而見青天。朝堂上漸有煥新的氣象。那天璽書下降。宣召他老人家進京。仍任舊職。輔弼聖躬。他老人家感激當今天了知遇之恩。把家事料理以後。便須進京面聖。他有書信寄給衡山。說要繪一幅出山圖。非得門下士唐寅執筆不可。他問衡山。究竟唐寅失蹤以後。可得着正確消息。要是有了消息。須把這

層意思。告訴唐寅請他從速着筆。繪就以後，還得請吳中諸名士賦以詩章。俾成全璧。衡山把王少傅的書信給我看過。我便一口應允了。只爲王少傅是我的恩師。平時謙恭下士。對於區區。誇獎逾分。爲着知己之感。這一幅出山圖。須得儘着兩三天的工夫。趕緊繪寫。但是我托衡山轉向王少傅代求這九成堂三字匾額。料想他老人家爲着投桃報李的分上。這三字題匾。一定可使區區如願以償。這不是兩樁喜事。上爲朝廷喜。下爲家門喜麼。昭容道。那麼大爺的畫件源源不絕了。要繪王少傅出山圖。又要繪桃塢三結義圖。又要繪祝大嫂雲裏觀音的像。又要繪周大嫂王秀英女士的像。又要繪本人賣身投靠的像。唐寅道。大娘取笑了。賣身投靠。何用繪像。昭容道。大爺忘記了麼。賣身文契。裝裱成頁以後。你不是也要繪一幅畫麼。這幅畫定是你的賣身投靠圖。春桃笑道。大爺還得繪一幅河濱別別圖。唐寅道。大娘錯了。只有河濱送別圖。那有河濱別別圖。春桃笑道。聽得那天老祝說起。他到東亭鎮時。你恰在相府的水牆

門外。別別的倒一把臭夜壺。你若繪入畫圖。不是河濱別別圖麼。唐寅笑道。你和大娘總是一鼻孔出氣。大娘取笑我投靠。你便取笑我倒夜壺。須知投靠是真。倒夜壺是假。老祝的嘴裏。那有好話說出好了。明天眼前報了。二娘要去訪祝大嫂。午前去呢。還是午後去。羅秀英道。我想午後去的好。午前去了。要忙着他們留飯。反而於心不安。這天的瑣事。編書的不須細表。到了午後。羅秀英去訪祝大娘。恰值老祝在杜翰林家中。午宴未歸。羅秀英和祝大娘接洽的結果。竟是十分圓滿。這圓滿兩個字。是對於文賓的計畫而言。若說雲裏觀音的心中。對於丈夫這般行爲。認爲很不圓滿。羅秀英回家以後。無多時刻。又是傍晚。吃過夜飯以後。無多時刻。又是黃昏。那便論到同夢的問題了。論到宴爾新婚。唐寅當然要去陪伴秋香。但是親於新人。未免要疎於舊人。況且六個月以來。拋卻了如花如玉的八位娘娘。要是今天再宿新房。非但秋香不允。便是唐寅也覺於心不安。唐寅到了大娘娘房中。卻被大娘娘拒卻。他說。二妹今天

所改的蝶戀花詞。已許你今夜羅幃。月明人靜。又須跨鳳。你不如仍到新房中去罷。唐寅到了新房中。又被秋香拒卻。他說大爺的存心何忍。拋撇了他門半載有餘。怎麼不去陪伴大姊。大姊不納。還有二姊呢。唐寅沒奈何。又去求見昭容。才知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昭容笑道。有了。你到二妹那邊去罷。唐寅道。要是他又擋駕。這便如何。昭容道。他歡迎你去。怎會擋駕。唐寅聽了。茫然不解。昭容道。你休觀望自誤。我來送你進場。好在二娘娘的房間。便在隔壁。於是攜着唐寅的手。出房進房。已到了羅秀英那邊。秀英也表示拒卻。昭容笑道。二妹。你是拒却不得。方才你唱的蝶戀花詞。大有留髻之意。大爺該在你房裏住宿。秀英道。大姊冤枉我了。我唱的詞。是叫大爺住在九妹房裏。昭容道。你昨天填的詞。是叫大爺住在九妹房裏。只爲詞中說的是「今夜香衾。月明人靜。應難逃避」。這香衾二字。是指着秋香的衾而言。自然叫大爺住在九妹房裏。你方才把來調換了幾個字。叫做「今夜羅幃。月明

人靜。又須跨鳳。」把香衾二字換做羅幃。可見要留着大爺住在姓羅的幃中了。大爺所跨的鳳。只怕不是九妹。卻是你二妹罷。說時丟卻唐寅返身走了。急得秀英連連剖辨道。這是我無意巧合。並非有心。大姊你喚他出去。但是昭容並不回答。已把房門反扣住了。正是

畫欄鸚鵡聲初喚。錦帳鴛鴦夢亦酣。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周郎機警。不讓老祝。一番妙計。使老祝笑不得。哭不得。妙在謔而非虛。且能使癩蝦蟆有所做。不敢忘想天鵝。不謂四才子傳。闔至終卷。有此後勁文章。

羅秀英所填之蝶戀花詞。妙語如珠。芬流齒頰。所謂一字中有一個銷魂使者也。不謂變換幾字。又成絕妙文章。「今夜羅幃。月明人靜。又須跨鳳。」此種巧妙之筆。確係調侃。如是云云。以後之第二度春風。彼所謂鳳。非秋香而

誰屬。孰知易香衾爲羅幃。竟成留髡之詞。所跨之鳳。羅幃之鳳。非香衾之鳳也。無意巧合。彷彿有心。一經昭容點破。秀英有口難辨。雖然此何必辨。得便宜處且便宜。秀英亦何樂而不爲哉。

稗官家言。不盡虛誣。多少亦有幾分事實。唐寅爲王少傅繪出山圖。確有其事。卻非空中樓閣。出山圖爲子畏得意之筆。佐以祝枝山文徵明。張夢晉三名人之題詠。可稱四賢合璧。枝山題詞。有春風夜雪門牆夢。祕洞靈邱杖履將。一二語。蓋少傅爲洞庭山人。而祝係其門生也。夢晉題一絕句云。「贊化調元屢重臣。相君歸國節旄新。大廷入覲明天子。四海應沾鼎外春。」夢晉詩不多見。本書謂周文賓係張夢晉化身。故鄭重錄之。出山圖曾收入於明人張青父之清河書畫舫。數百年後。不知尙在人間否。

四傑傳 第一百回上
扮演假秋香逢場作戲



四傑傳 第一百回下 結束真才子對酒當歌

你讀書多年的李吉全
不認道朋友妻不可欺麼
民國廿一年夏吳門朱鳳琴言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一百回 扮演假秋香逢場作戲 結束真才子對酒當歌

想不出羅秀英的蝶戀花詞。本要調笑秋香。却調笑了自己。把香衾二字換了羅幃。他辯白是出於無心。陸昭容却道他出於有意。究竟是有意。是無心。編書的不贅一詞。請讀者自下判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倒是一個頑意兒。且說來日是二月初六日。唐寅結婚以後。已是第五朝了。勞苦功高的祝枝山。爲着唐寅今天履行這苛刻條約。肯把他的愛人秋香。犧牲色相。複演一次三笑留情。他越想越快活。隔夜在牀上喜而不寐。雲裏觀音祝大娘娘已知道他的用意。却假意兒問他爲着何事。值得這般喜而不寐。祝枝山道。我愈想愈有興味。自從去年陸昭容打上門來。拔去七十五莖半的鬍子。我的晦氣星。也被他連根拔去。從此以後。到處都得着利市。在杭州混了幾個月。業已滿載而歸。此番

小唐回家。全仗我的錦囊妙計。這千兩紋銀的損失。日間已遣人送來。也可以供給我一年的娛樂費。我老祝的脾氣。有了銀錢。夜間翻來覆去。便睡不穩。娘子你睡你的便是了。祝大娘娘道。你說千兩紋銀。夠你一年的娛樂費。你難道有了金錢。便想到外面去嫖院不成。枝山道。娘子休出此言。以前沒有娶你時。我沒做沒保。難免在花柳場中走動。自從娶你的時候。定下約法。我便奉着金科玉律。再也不敢在外面胡行亂走。那天入諧堂上。衆美人在那裏大會串。我却避席而去。目不邪視。可見我和你做了夫婦。一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只有和你相親相愛。旁的婦女。便是撲入我懷中。我也成了坐懷不亂的魯男子。祝大娘娘明知老祝說謊。却也不去點破他。只說你既不貪女色。你說的娛樂費是什麼。枝山道。我所愛的。只有飲酒賭博。有了這一千兩紋銀。儘可供給我的飲酒和賭博了。說話時。睡在後房的官官。忽的哭將起來。慌的乳媽趕緊餵他。又嗚嗚的唱着乳娘曲。祝大娘娘埋怨枝山道。都是你睡不穩。

帶累寶寶也醒了。到了初六日。枝山一骨碌便即起身。祝大娘娘道：「你又沒要事。爲什麼這般無事忙。」枝山道：「今天小唐約我去小酌。祝大娘娘笑道：「那有清晨小酌之理。你便去看他。他也不見得起身。」唐家叔叔新婚宴爾。你何苦去擾亂人家的好夢。」枝山自覺好笑。果然起得太早了。盥漱已畢。用過點膳。自到書房中去寫些東西。只爲昨天華老取出兩捲上好宣紙。交付枝山。一捲是央求枝山的墨寶。一捲是託枝山代交唐寅。請他繪一幅中堂。四條屏對。便在十天以內繪好。以便早付裝池。輝生四壁。華老交付枝山的寫件。已預納了筆資。惟有轉交唐寅的畫件。非但不肯預付潤金。而且還得定下限期。華老以爲唐寅聲價自高。架子太大。現在做了自己的女婿。看他還能擺出以前「四不繪」的架子。什麼潤金不豐。不繪。箋紙不佳。不繪。期限不寬。不繪。心緒不佳。不繪。華老的一幅中堂。四條屏對。完全要。女婿當差。自己不費分文潤資。他以爲是便宜之至了。誰知他把秋香認作女兒。這女兒可以輕易承認的麼。西廂記上說的。

「賠錢貨。」不賠錢。不成其爲女兒。不賠很大的錢。不成其爲相府中的女兒。華老自從初三日赴宴認女以後。當夜便打發華平回去。把詳情稟告老皇封比及太夫人得知消息。立時忙個不了。替義女趕辦盛粧。以及義女要求的利益。一一都是照辦。剋日用着大號船舫。載往姑蘇。好教人家知曉相府嫁女的盛況。列位看官。華老以爲佔了唐真的便宜。不出潤資。及其強迫他如期交卷。誰知自己府上準備的一副盛粧。比甚麼潤金還重。不吃虧處正是他的大吃虧。得便宜時。正是他的失便宜。按下慢表。且說祝枝山爲着時候太早。且在書房中揮灑幾副對聯。再往桃花塢去領略秋香的三笑留情。也不爲遲。向例寫對。總是祝僮磨墨。現在不見祝僮。他便高聲呼喚着祝僮。却不聽得祝僮答應。拍着書案。大罵着祝僮該死。却被管家老媽子聽得。站在書房門口說道。大爺說祝僮該死。祝僮真個該死。枝山道。祝僮怎樣該死。老婆子笑道。祝僮快活的要死了。他吃了晚飯。洗過臉。便陪着他的新娘子進房。砰的一聲。房門便閉上。

了。我和他要講一句話。他也沒工夫回答。睡到這時。依舊鴉雀無聲。真個快活。的要死了。大爺要喚他。我可去敲他的門。枝山才想着祝僮也在新婚宴爾的時代。這是人生難得的樂事。我何必去破他的好夢。這幾副對聯。什麼時候都好寫的。何必忙在今朝。便向老媽子說道。你不用去敲門。由着他們自己起身罷。我沒有什麼要事。只不過要他磨墨罷了。待他起身以後。再叫他磨墨不遲。老媽子笑着去了。且笑且說道。這小子還有氣力磨墨麼。他昨宵已磨着半夜的墨呢。枝山暗暗好笑。這麼大年紀。還要說風騷話。可見愛色之心。到老不減。難怪我聽得今朝重演。三笑留情。昨夜便百般的睡不安穩。枝山在自己家中。耽擱了多時。才到桃花塢去訪問唐寅。他以爲時候不早了。誰知到了唐宅。唐寅還沒有起身。他在書房坐了長久。才見唐寅出來。款客。見面以後。便道。老祝來得這般早。枝山道。今天爲着索笑而來。理該早起。小唐小唐。三笑留情。可以開始了。唐寅道。你你性急。且在這裏坐談一會子。待他梳粧完畢。和你相見未

遲。枝山道。周老二昨天出門以後。可曾來看你。唐寅道。他昨天忽忽出門。並未折回。你爲什麼問及他。今天可要他到場。我這裏可以遣人請他到來。慌得枝山搖手不迭道。不要他到場。他的花樣很多。我有時還得吃他的虧。唐寅見枝山手裏執着一捲紙。便道。老祝。你手裏的一捲紙。可是接到了什麼寫件。枝山道。不是老祝的寫件。却是小唐的畫件。這是你丈人峯交下來的。非但沒有潤資。而且要限期交卷。只許十天。不許逾限。逾限不交卷。須得頂着家法板長跪受責。唐寅笑道。到了你嘴裏。總是裝頭裝尾。定限是真。受罰是假。我到了蘇州。畫件接續而來。既要替王少傅寫一幅出山圖。又要替丈人峯繪堂幅。長者命不敢辭。只好抽調工夫替他們趕一下子。當下收着畫紙。插入筆筒裏面。枝山道。今天會串這三笑留情。定在什麼地方。唐寅道。待他梳洗完畢。先請你到八諧堂行相見禮。枝山道。行了相見禮便怎樣。唐寅道。行過相見禮。便是煩演這一齣三笑留情了。第一笑在花園中太湖石畔。這是替代虎邱山上初次留情。

的第二笑。在花園中旱船旁邊。這是代替官舫中兩次留情的。第三笑。在花園中迴廊左右。這是代替東亭鎮上三次留情的。枝山道。你去年見了他怎樣的。區區也要如法泡製。唐寅道。我已向你說過了。枝山道。還沒有十分子細。唐寅道。他第一笑時。我只是目逆而送之。並未扳談。他第二次笑時。我的衣襟上被他把銀盆內的水濺濕了一大塊。他第三笑時。我向他一揖到地。謝他銀盆中的甘雨。濺濕了半身。枝山很得意的說道。你怎麼樣。我也怎麼樣。亦步亦趨。便是了。唐寅道。但有一句話。聲明在先。我去年遇見他時。袖子裏不曾藏着單照。你若取出單照。我是不許的。枝山道。小唐。你太不相諒了。我和你的眼光不同。怎好相提並論。唐寅道。老祝我和你訂約的時候。並沒提起隨帶單照這四個字。你臨時橫生枝節。這是萬萬不能。枝山道。不用單照便是了。你休着急。不克得取出單照。便會把你的新夫人攝入其中的。枝山口頭這般說。心頭生疑。他想小唐不許我取出單照。定有道理。不要又有周老二在內使弄機謀。我吃了

他一次的虧。決不再吃他兩次的虧。少頃沒有可疑之處。便罷。若有可疑之處。我依舊可以取出袖中的法寶。照他一下。雖不是牛渚的犀。却也可以算得秦宮的鏡。是真是幻。總逃不過我這單照之用。唐寅陪着枝山。坐了一會子。裏面出來一名使女。前來啓請枝山。說我們九娘娘已梳盪好了。請祝大爺在內堂相見。唐寅便陪着枝山入內。枝山道。何必相陪。我不是老虎。難道會得銜了他去。唐寅道。你非猛虎。却是毒蛇。被你咬了一口。非同小可。兩人說說笑笑。已到裏面。枝山上。了八諧堂。却見兩名婢女。捧着一朵生香活色的解語花。從遮堂門後。緩緩行來。他便凝神注視。却恨這一雙不掙氣的眼睛。仍不免霧裏看花。但見那朵解語花。上截穿的是桃紅衫子。下截繫的是蔥綠裙兒。舉步時。很有一種嫵媚婷婷的態度。而且弓鞋細碎的聲音。歷歷在耳。一陣陣的麝蘭香。做他的先導。其人未到。其香先來。枝山暗忖。銷魂使者來了。待要制止這題活躍的心。却恨制止不得。依舊七上八下。跳個不停。唐寅道。枝山。這是內人。和你

行相見禮了。枝山彷彿見美人向他萬福。他便深深答揖。連聲九娘不敢。却聽得對方回答了一聲祝。大伯這聲音的輕圓流利。竟似「嚶嚶鶯聲在花外轉」。老祝的滿腹疑團。至此打破。他吃過了周文賓的虧。知道周老二慣會撲朔迷離。裝做女人模樣。今天八諧堂上的美人。不要又是周老二的化裝罷。上一回疎忽。這一回却要子細了。他雖沒有取出單照。但在步調和聲調上面。便見得眼前的美人。是真非假。周老二的步調。只會描摹着鄉下姑娘的行路。怎有現在這般鞋弓韃窄。欵欵盈盈的模樣。周老二的聲調。只會描摹着鄉下姑娘的口吻。怎有現在這般柔媚婉轉。入耳不煩的效力。祝枝山號稱辯士。到了這時。竟做了嚶聲寒蟬。轉是秋香向他敷衍道。請問祝大伯。那天祝大嫂從舍間散席回府。料想時候還早罷。枝山忙道。承蒙關切。多謝多謝。那天拙荆叨擾。盛筵以後。回家尚早。秋香道。什麼盛筵。只是簡慢之至。過了幾天。還得備着請柬。恭請闔第光臨。咧。秋香立談了幾句。才說祝大伯請寬坐。失陪了。話才說完。便似

驚鴻一瞥。扶着婢子返身入內。枝山忙取單照。賞鑒一下。只見着秋香的背影。已夠着他銷魂。唐寅忙道。老祝。你犯了場規。我不許你懷挾。你怎麼私藏這東西。快快交給我。代爲保管。出場後。再行還你。枝山道。小唐不要這般頂真。照了一回。我不再照便是了。現在已行過相見禮。待我到花園中去索笑罷。唐寅陪着枝山同入園門。枝山道。不用你相陪了。你的園中。我已走熟的了。唐寅笑道。還是陪着你的好。枝山搖手道。不用不用。我這番是如法泡製。試問你在去年時。和他三笑留情。可有人陪着你走。唐寅道。我不陪便是了。但是去年的三笑留情。他是無主名花。今年的三笑留情。他已是有了主名花了。去年的留情是真。今年的留情是假。一真一假。你須辨別分明。却不要過於高興了。自討沒趣。枝山怎知他言中微旨。只道小唐不放心。防着他動手動腳。便道。你放心便是了。我不過遊戲三昧。借此陶情。「發乎情止乎禮義。」決不會過於高興的。唐寅道。這便是自己便宜。你自去索笑。我不奉陪了。待你索笑完畢。再來看你說罷。

拱手而別。枝山少了一個監視的人，便覺得骨節輕鬆，不受拘束。他穿着回廊，隨意走了幾步，忽又停蹤，似乎接到了什麼警告一般，摸着自己的頭顱道：且慢。莫非有詐。小唐對於財字上面，揮金不吝，確乎是很慷慨的。對於色字上面，滿園春色，只許他一人獨賞。要是好友們偶爾說幾句俏皮話，佔他便宜，他便要板起面皮，連說着狗頭放屁。今天他由着我向他的心上人索笑，只怕有些不近情理罷。轉念一想，我休得多疑。他既許秋香和我在八諧堂上相見，難道不許我和秋香在花園中三笑留情。他很得意的行了幾步，忽又停蹤，似乎接到了第二道的警告。搔着太陽穴，喃喃自語道：且慢。莫非有詐。要是唐寅用了「真假包公」「真假孫行者」的手段，和我開一場玩笑，這倒要格外注意的。只怕八諧堂上的秋香是真，花園中的秋香是假。依舊周老二喬裝打扮，把我哄騙一場。那麼我在杭州鬧了一回笑話，又要在蘇州鬧第二回笑話了。轉念一想，我休得多疑。周老二哄騙我時，趁着我多飲了幾杯酒，又在燈光之下，人

影迷離。今天是春光明媚。我又不曾飲過酒。老二雖然狡猾。未必再敢嘗試。我放膽前行罷。枝山行行止止。已近太湖石畔。他便站住了。這是指定的初次留情所在。他怎肯錯過這好機會。延着頸。翹着脚。只是遠遠的望着前面。可有這桃紅衫蔥綠裙的妙人兒行來。和他一笑留情。誰知「修近不修遠」。便在他近。飄起着一陣香風。趕快回頭。他渴望的妙人兒。已從假山洞中鑽出。向着他輕輕一笑。枝山只聽得笑聲。却不會細認笑態。待要摸出單照。妙人兒已似驚鴻一般的過去。單照裏面。只照見驚鴻的背影。覺得嬌模嬌樣。和八諧堂上的妙人兒一般體態。待要追上前去。又聽得那邊有婢女的呼聲道。九娘娘快到旱船裏來坐坐。枝山只得停止了脚步。暗自好笑。這一笑留情。已演過了。妙人兒的一笑。但聞其聲。未見其貌。這是一樁缺憾的事。待到二笑留情。快不要仍蹈前轍。這單照待我執在手中罷。他想定了主意。穿過假山。踏着落英滿地的芳徑。待向旱船旁邊去索笑。誰知到了那邊。旱船兩旁的紗窗。都是緊緊的閉

着。却不見妙人兒演那銀盆潑水的趣劇。但是隱隱聽得紗窗裏面有婦女談笑的聲音。枝山的聽覺最靈。鶯啼燕語。秋香的俏聲音已在其中。他想紗窗不拓。妙人兒怎會一笑留情。去年唐寅追舟。是從唱歌聲中。引出秋香的。自己不會唱歌。便乾咳幾聲。嗽代了唱歌罷。他想定了主意。便即乾咳連聲。咳聲才定。接着便是屈戌聲響。枝山怎敢怠慢。立時擊起了單照。這一回要把秋香的笑容。看個清澈。說時。那時快。紗窗開處。妙人兒重又漏臉。呵呵。這不但老祝要看個清澈。便是讀者諸君也急於看個明白。但是妙人兒第二度漏臉。却是高捧着銀盆。他的杏臉桃腮。半被銀盆遮住。枝山心中怎不懊惱。好在銀盆中的水。是要潑去的。待他潑水的時候。嬌容逗露。便可在單照中間。欣賞他的秀色。那麼第二度的索笑。比第一度益發魂銷了。誰料枝山所遇的事實。竟和他的理想相反。妙人兒把盆中的水。向枝山迎頭澆來。枝山趕緊躲避。已淋得滿頭滿臉。他忙着要擦抹水痕。誰有功夫在單照中飽窺秀色。比及水痕抹去。早船

的窗兒已緊閉了。但是裏面的笑聲很多。似這般的二笑留情。覺得太沒趣味。三笑之中。已經兩笑。只剩最後的一笑了。枝山暗暗惱怒。這一回銀盆潑水。秋香太不情了。他在去年潑水。沾濕小唐的衣襟。還向着他盈盈一笑。他在今天潑水。潑的我滿頭滿臉。睜眼不開。他又隔着紗窗而笑。秋香秋香。未免太惡作劇了。他喃喃的念着。便到迴廊左近去守候。他又打定主意。他想。「烏龜扒門檻。全在此一番。」秋香戲我。我也得戲一戲秋香。徘徊一會子。却見桃紅衫蔥綠裙的妙人兒。又從那邊分花擘柳而來。孃孃娜娜的繞着迴廊。向着枝山。款移蓮步。枝山一拱到地道。九娘承蒙你玉手銀盆。淋得我滿頭滿臉。我在這裏謝賞了。那妙人兒見這情形。扶着欄干。笑的花枝招展。枝山覺得這笑聲有異。忙把軍照湊上前去照這一下。不照猶可。一照時。不由的慌了手脚。但聽得那妙人喃喃的罵道。你這鬍子。太沒規矩。讀了多年的書。全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枝山諾諾連聲。不敢置辯。原來那人不是秋香。却是雲裏觀音祝大娘。

娘。枝山到了外面，扭住了唐寅。要和他講理。唐寅道：「老祝，你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只有你和我們大娘娘定下計較，把輪香堂改作佛堂，把新娘子藏匿內室，嚇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現在小試狡獪，演一齣真假秋香，在八諧堂上的是真秋香，在花園中的是假秋香，便是府上的大嫂。枝山笑道：「知道了，這不是你的計較，一定是周老二傳授你的錦囊。」又拈着髭鬚，冷笑道：「周老二，你不要凶。你的憑據落在我的手裏。你有一首遊戲詩，竟把陸昭容喚做雌老虎。我一定告發，也教你周老二領略他的虎威。」唐寅笑道：「老祝，你也有憑據落在老二手裏。這一頁『許大好妹妹』的扇面，若被大嫂知曉了，怕不要醋海生波。我勸你們都不要告發罷。我來做一個中間人，把文賓手中的扇面和你手中的一首遊戲詩，仿着交換俘虜的辦法，彼此歸還了罷。」枝山聽了，也贊成這般的辦法。這一天，唐寅整理丹青，替祝大娘娘、周大娘娘各繪了一幅肖像。從此唐祝文周都有了圓滿的結束。過了數天，華相府中的全副嫁奩，送至解元府。

中一切富麗堂皇。無須贅敘。單就這兩本五寸厚的懋奩簿。要是一一的轉載。在小說上面。至少又要添着兩卷書。唐府迎懋以後。便即大排筵宴。款待男女嘉賓。這一天的筵宴。可算盛極一時。親戚朋友。足有二百餘人之多。傳杯弄盞。行令猜拳。比上一次還得熱鬧數倍。然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寫到酒闌席散。便覺乏味。編書的所編的四才子全傳一百回。是以樂觀二字做前提。趁他們酒未闌。席未散時。編書的也得放下羊毛筆。喝一壺完工的酒。而且飲酒中間。還得唱着唐解元的進酒歌道。

吾生莫放金叵羅。請君聽我飲酒歌。爲樂須當少壯日。老去蕭蕭空奈何。
朱顏零落不復再。白頭夢酒心徒在。昨日今朝一夢間。春花秋月寧相待。
洞庭秋色儘可沽。吳姬十五笑當壚。翠鈿珠絡爲誰好。喚客那問錢有無。
畫樓綺閣臨朱陌。上有風光消未得。扇底歌喉窈窕聞。尊前舞態輕盈出。
舞態歌喉各盡情。嬌癡索贈相逢行。典衣不惜重醪酌。日落月出天未明。

君不見劉生荷鍤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惡。又不見畢君拍浮在酒池。蟹螯酒杯兩手持。勸君一飲盡百斗。富貴文章我何有。空使令人羨古人。縱有浮名不如酒。

滄浪生曰。唐解元邂逅秋香。相傳至今。若問其事之有無。則請以昔日查辦大臣之口吻答之。曰。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曷言乎事出有因也。曰。三笑彈詞之事。實大抵根據於今古奇觀。按今古奇觀爲明人所撰之段頭故事。所載唐解元扁舟追美。大抵與桐下聽然涇林雜記所載之子畏豔史相類。桐下聽然祇言華家小姬。涇林雜記祇言華婢名桂華。皆未云秋香也。然無論婢女爲誰。而唐解元之豔史。不但今日播諸絃索。卽在明朝亦已編爲說部。流傳人間。故曰。事出有因也。

曷言乎查無實據也。曰。三笑彈詞之事實。既屬子虛。卽所根據之今古奇觀。以及桐下聽然涇林雜記等書。亦屬烏有。蓋在明朝社會中確有此一段風

流佳話。惟其主角並非唐寅耳。按耳談載「陳玄超登虎邱。遇宦家豔婢。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狀。傭書以待其二子。主人乃以豔婢香秋賞之。」然則邂逅秋香乃陳玄超事。而非唐子畏事。玄超吳人。其父官侍御。因論嚴分宜而謫死者。此與唐解元不涉。胡爲乎張冠李戴耶。又按西神叢話曰「俞見安偶從舟次遇一女郎。心悅之。尾至吳門。則某富室青衣也。因鬻身爲僕。侍其子。且捉刀焉。塾師偵得其實。以告主人。乃以青衣妻之。女蓋名美娘云。」然則賣身投靠乃俞見安事。而非唐子畏事。見安爲俞是堂之次子。此與唐解元何涉。胡爲乎代人分謗耶。彈詞言子畏有妻八人。得秋香而成九美。其說尤謬。祝枝山撰唐子畏墓志銘云「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尤西堂祭唐解元文云「生世不諧。知音蓋寡。無妻無子。中年殂謝。」是唐寅歿於中年。身後至爲索寞。妻旣先亡。安有九美。故曰查無實據也。

前人筆記有言秋香爲祝枝山之戀人者。而三笑彈詞中竟攛爲唐寅所有。

枝山有知。未免難堪。此回以重演三笑留情作結。雖係遊戲筆墨。而真假秋香。迷離恍惚。使老祝在最短時間。有色授魂與之樂。此非著者之節外生枝也。蓋秋香既有屬於枝山之說。則本回文字。自有微旨。不得以滑稽家言視之。

以桃花庵歌始。以進酒歌終。章法井然。妙在不肯寫至酒闌席散以後。卽此結束。自有餘音繞梁之樂。（完）

文唐
周祝
四傑傳終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六' and '八'.

若元氣亨寧
左學師者銀人吾國



胡寄塵 四

何海鳴 大 名

包天笑 家 合

徐卓呆 著

喜 怒 哀 樂

喜怒哀樂，人之常情，現在本局以之編成一部絕妙小說，內分四大長篇：胡寄塵先生編「喜」，何海鳴先生編「怒」，包天笑先生編「哀」，徐卓呆先生編「樂」，真個喜怒哀樂，各盡其妙

胡何包徐四位先生 都是文藝泰斗

著作界之前輩 名重一時的

這幾年他們大都從事政治生活 不多著述

本局因感到近來小說界之沉悶——

多方請託 得四君之允許 方成此書！

他們文筆的流利 描寫的動人 都已盡人皆知 毋用贅述

諸君一看此書——則喜怒哀樂，即不由你自主

看「喜」則喜 看「怒」則怒 看「哀」則哀 看「樂」則樂

請一看下面回目——即可推想內容之精彩

喜 怒
哀 樂

共計八大厚册六十餘萬言原價大洋五元特價三元五角（寄費二角三分）茲爲優待老顧客起見請剪下列九折券則祇須三元一角五分

喜 怒 哀 樂

此券祇限向大眾書局

直接購買方爲有效

九 優 待
折 券

此券祇適用於喜怒哀

樂一書購他書無效

此券有效期爲二十年十二月過期無效



喜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村夫子解字發蒙……………小學生著書祝壽
- 第二回 王樂天發表翦鬚名言……………楊百川討論欺世妙計
- 第三回 酒邊反唱擊筑歌……………飯後高談救國訣
- 第四回 樂道人登報尋鬚……………張先生招人傾牙齒
- 第五回 提倡改革鐘錶制……………商量廢除晝夜名
- 第六回 柳如聲演講新生活……………王樂天闡明舊思想
- 第七回 談化妝小巫見大巫……………開玩笑假面變真面
- 第八回 仿漫畫發明新片……………觀試演博得佳評
- 第九回 宣傳難助王樂天……………妙言逼退許其昌
- 第十回 祕密公開萬人赴會……………玄虛說破一笑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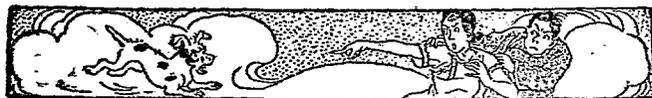
喜 第二集目次

- 第十一回 兩口合來剛是呂……………長鬚翦去便成仙
- 第十二回 人生九事盡成問題……………愛情三角勝過牛羊
- 第十三回 雌貓相思演員得意……………金魚浴美看客受窘
- 第十四回 覽贈品畫師寓深意……………看題名作家弄玄虛
- 第十五回 爭辨白警博士銜……………發揮紅樓人種論
- 第十六回 提倡學生殺先生……………主張報紙代書籍
- 第十七回 萬里結婚兩邊行禮……………四字演說努力做人
- 第十八回 以國嫁人作媒失敗……………將妻公世賴婚有辭
- 第十九回 家庭中造謠解頤……………清明時題詩罰跪
- 第二十回 約赴聚餐乘興回來……………暢談貢獻盡歡而散



怒 第一集目次

- 楔 子 苗秀士咏石濱物語……………李將軍射虎作寓言
- 第一回 身世伶仃災童得主……………風塵勞碌戰將還家
- 第二回 政局占機先熱中工弄巧……………閻規分博進馭下恨無恩
- 第三回 小廝遊上京賞心悅目……………窮東候閩客攪肚翻腸
- 第四回 花國觀光馳聘饒雅興……………柴房臥病憔悴隱芳蹤
- 第五回 羨軍職師爺求保舉……………搶財神倡女啓爭競
- 第六回 弱妹作犧牲新交意淡……………妖姬懷嫉妬舊愛情濃
- 第七回 拾墜歡消磨永晝……………偷靈藥困頓良宵
- 第八回 孽海無邊皆色慾……………殘花到處有啼痕
- 第九回 禍不單行一夕惡緣身受累……………數由前定三天清恙局翻新
- 第十回 側室信蕭閒品題馬弁……………孤星同搖落拜倒鴉環



怒 第二集目次

- 第十一回 雄圖謀捲土浪女善更張……………密誓洩屬垣情人留表記
- 第十二回 慕狡童主僕同愛戀……………爭俊僕妻妾費周章
- 第十三回 互認螟蛉可恨婆娘無出產……………難爲蛤蟆坐看兒女結姻親
- 第十四回 拂袖相爭偃依共命……………量衣有待寄拜成行
- 第十五回 賀喜筵又來撮合……………辦公處如此安排
- 第十六回 意見紛歧且捧媽媽玩耍……………曲文深奧試教侬侬幫腔
- 第十七回 輕歌曼舞沸熱熾柔情……………飲泣吞聲淒清聞密語
- 第十八回 表射藝壯舉現英姿……………講嫖經冶游憐弱質
- 第十九回 破題兒啣盃勸酒忙裏偷閒……………可憐虫廢寢忘殮苦中作樂
- 第二十回 沉溺波遇冤孽捨肉到豪門……………發揮怒詭激英雄掉頭遊草澤



哀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一杵鐘聲清游破寂境……………三更燈影小笑證禪心
- 第二回 紫藤碧艸大好家居……………玄鬢朱顏自然愛好
- 第三回 幽篁夾道竹徑深深……………危磴盤崖籃輿緩緩
- 第四回 幽人避暑山上成家……………姪女通神溪邊故事
- 第五回 綠陰翠蓋甜蜜生涯……………白石清泉溫馨工作
- 第六回 白雲飄渺夢繞慈親……………皓月空明情淒佳侶
- 第七回 西風刀尺翠袖殷勤……………南國舟車青衫潦倒
- 第八回 埋首低心十年曳白……………伸眉吐氣一旦飛黃
- 第九回 白蠟營心僑商事業……………赤繩繫足文學因緣
- 第十回 玉怨瓊愁同情揮涕淚……………珠聯璧合夙世訂姻緣



哀 第二集目次

- 第十一回 竹枝留賓座多俊侶……………郊游約梓村號麗娃
- 第十二回 秋花如錦點綴鄉居……………電炬零星喧騰餐席
- 第十三回 逞玲瓏嬌婢謔餘音……………多惆悵戀人遲好夢
- 第十四回 良友有情尊邊傳戲謔……………佳人無恙夢裏得安恬
- 第十五回 淒涼殘照游子動深悲……………蕭瑟寒風聞人繫遠念
- 第十六回 細針密縷熨貼製絨衣……………宛葉尋根低徊解羅帕
- 第十七回 冬雪初飛圍爐小坐……………春雲乍展拔幟先登
- 第十八回 靜中動思開展覽會……………閑忙裏激起勞資家
- 第十九回 是素非丹戀成三角……………看朱作碧禍起雙胎
- 第二十回 碧海黃泉拚彼同命……………緇衣素納了此餘生



樂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高僧妙語乞丐勝常人……………女僕貪心廚房多冷飯
第二回 貧婦愁窮夢中踢行灶……………富翁讀畫嘴裏嚼香烟
第三回 殷勤款客不褲而裙……………勉強學人釣魚落水
第四回 薄粥一餐貧兒放溺……………空庭雙影處女談經
第五回 一紙何來商諸姊妹……………三年不育氣煞婆婆
第六回 慈母放生釣者樂……………觀音送子老人歡
第七回 阿姊觸機移花接木……………舅爺作伐戶對門當
第八回 洩妙計永留赤子……………發怪論願做烏龜
第九回 一紙書來錢翁尿遁……………雙槍夜襲秦老魂飛
第十回 俠客大名似曾相識……………舅爺脾氣亦應先知



樂

第二集目次

- 第十一回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
- 第十二回 娘子軍前懦夫洗臭脚……衆香國裏嫖客捉迷藏
- 第十三回 樓頭嬉戲男子拋彩球……殿上神通道人護票櫃
- 第十四回 欲看紅粧妓女驚心……不戴綠巾老爺滾蛋
- 第十五回 龍套多能表情十足……富翁好玩燒屋千間
- 第十六回 觀火登樓一宵痛快……塞茄養馬萬衆周章
- 第十七回 乾爺大捧坤角走紅……團主無情行頭作抵
- 第十八回 天上人間柳樹精發浪……衣莊菜館大支票作威
- 第十九回 打鼓老報仇洋盤打傷……軟骨人治病玉皇軟化
- 第二十回 幾箱書本潤老百金……四個饅頭樂死萬歲



平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唐祝文周四傑傳第八集

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

編著者

吳門程瞻廬

有著

繪圖者

吳門朱鳳竹

作權

印刷者

大眾書局

不許

翻印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唐視文周四傑傳全書八冊

▲定價大洋七元

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不

編著者 吳門程瞻廬

有著許

繪圖者 吳門朱鳳竹

作權印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